Translated by permission of Scroll Publishing Co.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copyright © to the original English edition is held by Scroll Publishing Co., 22012 Indian Spring Tr., Amberson, PA 17210 USA. (717)349-7033. www.scrollpublishing.com

翻转世界的神国

David W. Bercot

“找不着他们，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使徒行传 17: 6.

除另有说明外，所有的经文引自中文圣经合和本

目录

[第一部分 与世界价值观相反的国度](#)

[第一章 是圣战吗？](#)

[第二章 世人接受的国度](#)

[第三章 不属世界的国度](#)

[第四章 你委身到神的国了吗？](#)

[第五章 重新认识玛门](#)

[第六章 一个新的诚实标准](#)

[第七章 神国在婚姻和离婚上的法律](#)

[第二部分 大绊脚石](#)

[第八章 爱我的敌人？](#)

[第九章 但如果...？](#)

[第十章 但不是经上说？](#)

[第十一章 对于地上的国度呢？](#)

[第十二章 在两个国度里的生活](#)

[第十三章 我属于这个世界吗？](#)

[第十四章 我们是否已成为和平公义活动家？](#)

[第十五章 有谁在现实中过神国的生活？](#)

[第十六章 这是历史上的基督教吗？](#)

[第三部分 什么是神国的福音？](#)

[第十七章 耶稣是得救之路](#)

[第十八章 如何进神国](#)

[第十九章 法利赛人也不属于神国](#)

[第二十章 神国不能保持沉默](#)

[第四部分 生出混血儿](#)

[第二十一章 神国的福音怎么变了？](#)

[第二十二章 神学权威](#)

[第二十三章 是上帝改变规则了？](#)

[第二十四章 基督教训的消失](#)
[第二十五章 虚空的黄金时代](#)
[第二十六章 奥古斯丁-“君士坦丁混合神国”的卫道士](#)
[第二十七章 冒名基督的名!](#)

第五部分 神国基督徒受逼迫的时代

[第二十八章 地下神国](#)
[第二十九章 华尔多教派 Waldensians](#)
[第三十章 支流](#)
[第三十一章 韦尔多派投入瑞士宗教改革](#)
[第三十二章 新锡安在日内瓦](#)
[第三十三章 重树神国的大旗](#)
[第三十四章 该我们了](#)
参考书目
注解

第一部分 与世界价值观相反的国度

第一章 是圣战吗？

这是 1099 年 7 月 8 日，星期五。一行神职人员，穿着破烂的袍服，背着很多巨大的十字架和各种圣物，在炙热的太阳下，围绕着耶路撒冷的外墙行进。他们身后是 1200 个瘦弱赤脚的十字军骑士和 11000 名处于饥饿干渴状态的士兵，水兵和工人。城墙上的穆斯林士兵在轻蔑地讥笑这支队伍，甚至将污秽过的十字架吊在城墙上侮辱这些看上去精神似乎不太正常的基督徒们。

尽管如此，十字军继续赤脚前行，直到橄榄山才停住。在那里，其中一个主教开始训诫众人，他说：“我们现在就站在主耶稣升天的地方，没有比这里更能洁净我们自己了。因此，让我们每个人饶恕那些伤害过我们的弟兄，这样上帝也可以饶恕我们”。¹ 然后他又将他的预言提醒他们，如果他们继续谦卑洁净自己，耶路撒冷城将在下周五交付给他们。

如果守城的穆斯林能听到主教的这番讲话，他们并不会担心。要在 7 天攻取耶路撒冷城？那是不可能的。早在十字军到耶路撒冷之前，Iftikhar (在耶路撒冷的穆斯林统帅) 已经下令堵塞或投毒在所有城外的水井。十字军只剩一个间歇的水泉可作他们的水源。事实上，已经有许多十字军士兵严重脱水。此外，Iftikhar 已把所有牲畜转移到城里，使城里有丰富的食品供应。相比之下，十字军正在忍受饥饿。耶路撒冷能经受得住长期围困。而且，为了保证粮食供应和防止内奸，Iftikhar 驱逐了城里所有的基督徒。大部分的犹太人也离开了耶路撒冷。

相比之下，Iftikhar 和他的士兵有更多的休养，充足的水和食物以及更好的武器装备，还有牢不可破的城墙作保护。他们有 60000 名士兵守卫这座耶路撒冷城！另外还有埃及的援军正在路上。而可怜的十字军呢？约有 1200 名的骑士，加上 11000 名装备简陋衣衫褴褛的士兵，水手和工人。总共不到 13000 人，要对抗 60000 穆斯林的守城军队。更加上十字军来自法国，环境陌生，不习惯这里沙漠的炎热。他们被敌人嘲笑实在不奇怪。

但嘲笑只维持了五天，出乎穆斯林军队的意料，十字军建立了几个巨大的木制攻城塔，正对着耶路撒冷。十字军用找到的木材秘密建造了这些庞然大物。每个塔配备几乎所有中世纪军队所需用的：一个投掷器，撞击器，吊桥和高高的塔楼，十字军可以在上面向城上守军射箭。更重要的是，每个攻城塔里有一队十字军战士，随时可以冲入城里。

面对这些可怕的围困塔，穆斯林军队开始在面对木塔的城墙上建造防御工事。然而十字军在发起攻击前的一个晚上，悄悄拆除了部分的木塔，把它们搬到离城近一英里以外的地方，穆斯林军队在那里的防卫相对薄弱。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超人的举动，尤其是十字军正处在及其疲惫

软弱的状态下。当7月14日，星期四的早晨，晨光轻轻地投向耶路撒冷的时候，穆斯林军队大吃一惊，他们不能相信部分攻城塔在夜晚被转移了。

经过了一整夜的劳累，十字军已经筋疲力尽了。不过，他们早晨祷告上帝，相信上帝会让他们恢复体力。祷告后，十字军一边大声赞美上帝，一边向耶路撒冷发起攻击。他们开始慢慢向城墙移动沉重的攻城塔。随着攻城塔的前进，十字军开始弹射巨大的石块打击城墙和内部的房屋。当有些攻城塔达到了城墙，其撞击器开始撞击古老的耶路撒冷城墙。十字军士兵从塔顶向城里投掷木制火箭，火箭都浸着焦油，蜡和硫磺。这些火箭烧着了墙内的防御工事。

然而，穆斯林军队也将自己的火箭和石头投过来，试图烧毁这些攻城塔。战争双方来来往往激战了一整天。十字军虽经奋战，也没能争取到一个立足点。他们的一些攻城塔遭到破坏，其中一个已被烧毁。夜幕降临时双方都退出了战斗。

7月15日星期五早，十字军继续发起攻击。这天也就是主教曾预言他们将夺取耶路撒冷的日子。但事实离这预言相距甚远。从不眠之夜到前一天的战斗使十字军战士们筋疲力尽。到中午时分，他们已显出气馁，攻势没有进展，耶路撒冷城墙仍是坚不可破。

他们终于停止进攻，商量对策。其中约有半数的人愿意取消这徒劳的围攻，并吊死假传预言的主教。正在谈论时，一个骑士在橄榄山上开始挥动他的盾牌，指示军队前进。这信号又使十字军开始振作起来，撞击器又开始撞击城墙，并有些十字军开始用绳索和软梯攀爬城墙。

守城的穆斯林军队在城墙内叠放了大量的干草和棉包作为额外的防御工事。十字军的弓箭手在英雄戈弗雷 Godfrey of Bouillon 的指挥下成功地用火箭点燃了这些防御工事。风变了，巨大的烟雾挡住了守城军队的视线，并且烟与火迫使他们不得不退下城墙。

抓住时刻，戈弗雷很快从攻城塔上放下吊桥，和他的士兵勇敢地冲上城墙。十字军很快占领了一块突破口，这使得他们的战友用梯子攀上城墙。一些士兵占领了一个城门并打开了它。十字军从这里冲入了耶路撒冷。

虽然穆斯林军队人数占优势，却陷入了巨大的混乱。战局在仅数小时之内发生了彻底扭转。十字军蜂拥入城，穆斯林军队东奔西逃。整个城市被笼罩在恐慌中。妇女在尖叫，孩子在哭泣，十字军开始屠城。²

十字军战士把自己比作中世纪 Jehu 和他的军队（Jehu 曾屠杀了 Baal 的崇拜者）。一个十字军士兵给我们留下了当时大屠杀可怕的见证：“一堆堆的头颅、手和脚堆放在耶路撒冷街头。人只能在人尸和马尸中间穿行。但相比发生在索罗门圣殿的，这些算小的，那是宗教崇拜的地方，能发生什么呢？如果我说出真相，你会无法接受。我只能简单地说：在所罗门圣殿前的走廊，血到了人的膝盖和马的缰绳。这的确是神公义的审判，神的殿流满背逆之人的鲜血是应该的！因为神的殿已经遭受了太久的亵渎。城市充满了尸体和鲜血”。³

有人可能会认为，当十字军看到被屠杀的近10万人，其中很多是老人和孩子时，会有一些忏悔。一点儿没有，因为他们都相信是他们的大君王耶稣基督给了他们胜利，并从天上向他们满意微笑。这同时也是教皇本人发出的呼召，所有好的天主教徒都应该去把圣地从异教徒手里解放出来。他保证，参加十字军东征的天主教徒所有的罪都会得到完全的赦免。所以我们前面那名见证人接着说：“现在，我们夺取了这个城市，能见到圣徒们在圣地朝圣，我们以往所付出的劳力和艰辛都是值得的。看他们欢欣鼓舞，为神唱新歌！他们的心向神献上赞美的祷告，这种得胜和凯旋无以言表。新时代新喜乐！直到永远的喜乐！我们的牺牲化成了每个人心中的新词新曲。这一天将永远被历史纪念，因为我们的付出和痛苦化成了喜悦。这一天向世人展现基督教的真实和异教的虚假，必带给我们信仰的复兴。‘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诗篇118：24)’，因为在这一天，上帝向他的民显现，并赐下祝福”。⁴

耶稣真会看待这场屠杀为喜事吗？十字军真的在推进神国？还是他们在破坏神国呢？大约1100年前，耶稣已带来了爱的神国。它的中心主题就是彼此相爱。不仅如此，甚至要爱自己的仇敌。神国的王自己就是温柔卑微，如被杀的羔羊。这神国翻转改变世界靠的不是刀剑，而是真理和爱的行动。那么这些自称为这个爱的神国的子民从远道而来，残暴屠杀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说来话长，但有一点要被记住。因为你与我最终的归宿，紧紧与这个神国联系着，它翻转了世界。

第二章 世人接受的国度

我们很快将看见，那个翻转世界的神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度，它与世上国度的价值观截然相反。

在1978年，唐纳德 Donald Kraybill 写了一本书，题目是倒置的国度，他在其中探讨了一些这种价值观倒置的神的国度。但要充分认识这种倒置，我们先看看世人接受的国度。

在圣经出埃及记 19: 5, 6 节说明了这样的国度，上帝向以色列人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

这是上帝答应以色列人：他们可以作祭司的国度，以色列人接受了上帝的邀请。在西奈山他们与神立约。与任何契约一样，这个约对双方都有约束。如果以色列人听上帝的话，他们就会成为上帝的“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国民”。像任何其他国度一样，以色列民族有它的统治者和法律。但作他们国王的和立法审判的，就是上帝本身（以赛亚书 33: 22）。以色列的律法就是摩西的律法，是由上帝直接授予他们的。

尽管如此特别，以色列国仍只是一个人间的国度。在大多数方面，它类似于世上其它国度。它有地域领土，有种族国籍。它有军队，用刀剑，长矛和弓箭保卫它。与其它国度一样，以色列人也用他们的武器扩大在其领地。以色列在周边邻国眼中最与众不同的是它法律禁止拜偶像。

事实上，即使上帝对以色列人应允的祝福也都是物质化的：“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 …在你仓房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 …他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馀。… …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致向他们借贷”（申命记 28: 1-12）。

不仅祝福是物质化的，神对以色列人背约的惩罚也是物质化的：“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从天临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 …你带到田间的种子虽多，收进来的却少，因为被蝗虫吃了。你栽种，修理葡萄园，却不得收葡萄，也不得喝葡萄酒，因为被虫子吃了”（申命记 28: 24, 25, 38, 39）。

总之，历史上的以色列国是一个世人看得见的国度，其模式甚至被世界其它国度所认同。事实上，在很多方面，古代以色列国是仿照了其它国家兴建的模式。主要的区别是，其他国家相信，是他们的神建立起他们的民族，如果他们拜他们的神，他们就物质上的繁荣。如果他们的神不喜悦他们，旱灾和饥荒就降临他们。在许多方面，世界其它国家的世界观与以色列人的很相似。主要差别是在宗教和道德上，而不是国度。

但古代以色列国，尽管是世俗的，但它有特别的使命。它注定要引领以色列人进入一个更好的国度，一个不会属于这个世界的国度。

第三章 不属世界的国度

公元 30 年，这一年开始得很寻常。犹太祭司照常在圣殿献祭，农民在田间耕种，妇女在河边洗服，渔民在加利利海边晒渔网。但突然冒出了一个叫约翰的先知！他身穿骆驼毛，腰系皮带，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他传达了一个惊人的信息，天国近了！

天国近了？对犹太人来说，这意味着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即将到来，它意味着要推翻罗马的奴役！这意味着他们将很快复国独立。难怪约翰的信息引起众人的注意。人们开始涌向他，想知道怎样为这个新国度做准备。

然而，当约翰指明耶稣是他们期待已久的弥赛亚时，大多数犹太人兴奋不起来。拿撒勒的耶稣？他似乎一点儿也不像他们期望的救世主。他显然不是一个斗士。他甚至没有试图组织军队从罗马人手中解放犹太人。事实上，他甚至都不提这回事。

他来传讲了些什么呢？我想问问读者这个问题。耶稣传讲的主题是什么？人的需要救赎？上帝对人的爱？重生？耶稣要为人的罪而死？

耶稣当然谈到了所有这些事情，这都是重要的真理。但这都不是他传讲的主题。圣经只有一次记录耶稣谈到重生：就是他与尼哥底母的谈话。他提到他为人的罪而死也只有一次。关于救赎，圣经中只有五、六个地方耶稣使用“救赎”这个词。

耶稣的信息的主题是神的国。整个福音书有近百处提到神的国。此外，大多数耶稣用的比喻都是有关神的国。事实上，耶稣说他来到世间的目的就是传讲神的国：“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为此”（路加福音 4：43），这说法不是我们常听到的吧？我们都认为耶稣来的目的是为了把我们从罪中挽救出来。这当然肯定是他来世上的目的之一，但不是唯一的。

耶稣每到一处都传讲神的国。“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 …但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耶稣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得道，医治那些需医的人。…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马太 4：17，23；路加 9：11；马太 9：35）。

讽刺的是，虽然神的国是耶稣传讲的主题，在现今的讲道信息中几乎不见了，现今的主题多是个人的救赎，是不是？这不是神的国。

使徒们所传讲的是什么

你可能会想，“也许耶稣传讲的主题是神的国，但他的门徒不是。耶稣也许告诉他们要传讲重生和救赎，而不是神的国？”不，耶稣特别告诉他们要传讲神的国。

注意他教导他们：“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 …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的国，医治病人。… …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马太 10：7；路加 9：2，10；9），请明白，这些不是一些孤立的观点。耶稣给门徒几乎每次的教训，都告诉他们，去宣传神的国。

你记得有一个门徒要跟随耶稣，但他先要去埋葬他的父亲。耶稣告诉他什么？“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路加福音 9：60）。

请不要误会。我绝不是要忽略我们需要重生和救赎，这些都是重要的福音。然而这些是进入神国的途径。耶稣从来没有让他的门徒把神国与重生和救赎分开。神国是福音的一个绝对关键。当我们对人谈救恩而不谈神国，我们不是在传耶稣基督的福音。

耶稣说在末日要向世人传讲的福音是什么？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马太 24：14）。当今世界正在到处传扬的福音，是神国的福音吗？

神国是什么

每个国家有四个基本组成部分：统治者，国民，地域及法律。神的国也是一样。不过，神的国是革命性的，他的这四个基本组成部分有他特殊的方面。

首先，神国的统治者不属于这个世界。其统治者是耶稣基督，他从天上实行统治。世界的君王和政策会更换，但耶稣是永恒的，他的政策永不改变。“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希伯来书 13：8）。

谁是神国的国民？犹太人吗？不，耶稣相当尖锐地告诉犹太人，“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马太 21：43）。耶稣说他要把神国给谁？罗马人？英国人？美国人？都不是，因为经文告诉我们：“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加拉太书 3：28，29）。

所以我们所有属基督的人，所有重生的人，都是这神国的国民。我们都承受神的应许，是他新国度的民。彼得在给当时外邦的基督徒的书信中说：“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作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恤，现在却蒙了怜恤”（彼得前书 2：9-11）。

所以，神国的子民被称为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正如以色列人被应许的地位（出埃及记 19：5，6）。然而，这地位却从以色列人身上夺去，给予一个新的族类，他们是重生的信徒，能结出正义的果子。

神的国有一个独特的地方，就是其国民不占有一块土地。神国的国民分散在世界上各地。这也造成了持续的两种国度的冲突。就是神国与世界的冲突。

耶稣告诉撒玛利亚女子：“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约翰福音 4：21）。神国既没有首都也没有圣地。

这一切对犹太人和耶稣时代的外邦人都很难接受。以色列国有自己的地域，与世界任何其他国度一样。以色列人的圣殿和帐幕就在其中。那个地方一直是耶路撒冷，一千年来没有改变过。每个属世的王国都有它的首都，神国的却不是如此。

神的国在你们中间

如果这还不能使你足够兴奋起来，耶稣对法利赛人说的话也许能震撼人心：“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心里或作中间”（路加福音 17：20，21）。

神的国到底是怎样的？它在你们中间？耶稣的确是引进了一个新奇而有革命性的概念。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度。不管是犹太人或是任何外邦人都是第一次听到“这是一个住在你们中间的国度”。

“哦，我明白了，”你也许会想。“耶稣是在谈论一个精神王国，而不是一个实在的国度。”不，耶稣是在谈论一个实在的国度。历史上的以色列肯定是实在的，不是吗？它有真实的国王，国民和律法。神的国也是如此真实的。它也拥有一个真实的国王，真实的国民和真实的律法。其统治的疆土域包括整个地球，虽然大部分人不承认是它的国民。

耶稣说神国在你们中间是什么意思？Tertullian 是早期基督教作家，他评论这句话，说：“谁不明白‘在你们中间’的意思是，如果你听从并顺服上帝的诫命，它就在你们可以达到的地方吗？”¹任何人都可以选择成为神国的国民。一个人不需要旅行到任何地方或付任何费用来成为它的国民。

现在，许多希腊学者都认为路加福音 17：21 应翻译为：“神国在你们中间”，而不是“在你们心中”。换句话说，国王和他的一些国民已经站在那些宗教领袖们中间，而这些宗教领袖还在问耶稣神的国什么时候来。神的国已经在他们中间，但是他们没有认识它。

不管耶稣所要强调的是，是在你们的中间，或是在你们心里，中心是一样的。他的国没有国界，没有属世的王，没有军队。他的国民生活在世界，但世界却看不出这个神国。每个人都可以加入这个神国。事实上，是住在心中的圣灵使他们成为神国的国民。

神国在眼前

很多基督徒以为神的国度是未来的事情。不是的，神国就在眼前。保罗写信给歌罗西教会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歌罗西书 1：13）。保罗在这里用的是过去式。我们一旦重生，上帝就把我们带进了他的国，而不是等到我们死后。

奇怪的是，许多基督徒都没有意识神国就在我们身边。事实上，许多基督徒甚至不知道什么神的国。就如法利赛人，他们看不到神的国，因此，他们没有委身到神的国。

第四章 你委身到神的国了吗？

当一个外国人要成为美国的公民，他们必须做以下的誓言：“我在此宣誓，我彻底放弃并公开宣布停止效忠于我曾为其臣民或公民的外国领主，君王，政府，或主权国家；我将支持并且捍卫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和法律使之免受国内和国外一切敌人的危害；我将持真实的信仰和忠诚去做这一切；我将按法律所要求为了美国的利益而拿起武器；我将按法律所要求作为非战斗人员为美国武装力量提供服务；我将按法律所要求在非军事指导下做对国家有重要的工作；我自觉自愿毫无保留并且全心全意地履行以上所述之公民义务和职责；我为此请求上帝的帮助”。¹

美国政府正如大多数其他国家政府一样，不会让所有想成为公民的人都自动成为公民。如果一个公民不能同时宣称效忠于美国政府，又效忠于另一个国家政府。美国政府绝不会允许。它要申请公民身份的人完全的忠诚。

神国的君王耶稣也对那些要申请加入的人有同样的要求，而且他的要求还更高：“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聚的，就是分散的。…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丧失生命。为我丧失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 …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门徒”（马太 12：30；10：37-39；路加福音 14：33）。

美国并不需要那些要成为公民的人放弃一切所有。但耶稣要。在他的国度，人的忠诚不能打任何折扣，耶稣的地位不容许被放置在任何人或事之后。他要的是全部，而不是部分。正因为如此，耶稣告诉我们在决定加入他的国度之前，要认清代价。“你们那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路加福音 14：28-30）。耶稣并不希望我们开始一件工作，却不能完成。“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路加福音 9：62）。

如果我们真正了解神国，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它就会对我们更宝贵，胜过世上一切。“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他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梢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马太 13：44-46）。

事实上，在战争时期，即使是世上的政府也期望本国国民把忠诚自己的国家超过其他一切，包括他们对自己家庭的忠诚。有时在战争时期，父子可以成为敌人，兄弟可以互相残杀。事实上，在战争中，世上的国度期望其国民在必要时为国家利益放下自己的生命。

耶稣要求的不比这少。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国度才是真正的国度。与世界所不同的，神国始终处于战争状态（以弗所书 6：12）。正如耶稣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马太 10：34-36）。

耶稣要求他的国民的忠诚、爱和委身的程度，比那些在战争时期的热切的爱国者给予自己国家的，只会更高。作为一个神国的国民不是随随便便的，而是很严肃的事情。“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丧失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约翰 12：25）。

顺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对大量物品实行了配给制度。首先是橡胶，其次是汽油。不久，政府开始配给糖、咖啡、肉类、黄油、罐头品、干豌豆和豆类，以及其他很多种产品。最终，政府甚至对诸如鞋子和衣服实行了配给或加以限制。²

如果一个自称爱国的人，因忍受不了汽油配给带来的不便，被发现从当地炼油厂偷窃汽油？如果他还同时违反了其他许多战时法律？还会有人称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吗？不太可能！人们会叫他伪君子、骗子、甚至是叛徒。

在基督的神国也同样如此。耶稣已发出很多法律和诫命，而且都是战时法律。当我们违反了他的法律，就证明了自己是叛徒，证明我们并不真正爱我们的新国家。我们要享受神国的好处，却要逃避任何困苦或不便。耶稣当然能分辨这中虚假和伪装。

神国真律法？

也许你曾听说基督徒不再受律法约束。许多讲道人说：“我们不再受摩西律法约束，我们在神恩典以下，不在律法以下”。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请解释耶稣的这些话：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 …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约翰福音 14：15，21，23，24；15：14，10）。

我们只有恩典，没有律法？耶稣没这样说过！他说的才是标准。如果没有法律，就没有国度。没有国度，也就没有耶稣。任何淡化模糊耶稣原意的神学或诠释都不是出自基督。耶稣在他面临死刑前的那个夜晚，反复向门徒说要遵行他的命令，怎么可能到后来会告诉他们其实他没有任何诫命呢！

建在磐石上

在登山宝训的后面，耶稣已经提醒我们：“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阿，主阿，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麼。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马太 7：22，23）。所以耶稣说，他将拒绝那些不守他诫命的假信徒。我的字典对作恶 lawless 的定义为“不守法”。³ 那些作恶的假信徒，要么是拒绝承认耶稣的法律或诫命，要么是拒绝用在他们自己身上。

耶稣总结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7：26 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马太 7：24-27）。

这些话很直截了当吧？我们只有照着耶稣的教训去行，才能把房屋真正建造在磐石上。否则，我们的房屋只是建造在沙土上。就是那么简单。

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那些自称相信圣经的基督徒所行的与耶稣的教训相反，却坦荡地在主日高唱：

“我的盼望只在耶稣宝血和公义。

我不敢相信美丽的外表，完全信靠耶稣的名。

耶稣，磐石，我站立，其它都是下沉的沙土，其它都是下沉的沙土。

当黑暗遮盖他可爱的脸，我的安息在他永远不变的恩典里。

每次经历大风浪，我的锚总不离开他。

当他号筒吹响时，我就在他里面。只要穿着他的公义的衣服，就可无可挑剔地站在宝座前”。⁴

“My hope is built on nothing less than Jesus' blood and righteousness. I dare not trust the sweetest frame but wholly lean on Jesus' name.

On Christ, the solid Rock, I stand. All other ground is sinking sand, all other ground is sinking sand.

When darkness veils His lovely face, I rest on His unchanging grace. In every high and stormy gale, my anchor holds within the veil.

When He shall come with trumpet sound, O may I then in Him be found. Dressed in His righteousness alone, faultless to stand before the throne.”⁴

圣经中只有在我们前面提到的登山宝训经文中，谈到建造房屋在磐石上，不在沙土上。在那里，耶稣绝对清楚地表明，我们只有遵行他的教训，才能把房屋建立对磐石上。他的恩典仅对那些爱他，并顺服他命令的人永远不变。

然而，这首流行诗歌完全忽略了耶稣教训的关键，以为我们可以简单地相信耶稣的恩典和公义能遮盖我们，就能将房屋建造在磐石上，而不管我们如何生活行为。猜猜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选择相信的是什么：是相信耶稣自己，还是相信这倡导福音简易相信主义的诗歌作家和其他像他一样的人呢？

神国的价值观

我成长于美国的五十年代，经常听到谈论“美国方式”，“美国方式”是指美国的一套价值观念，它是相对于共产主义的一套价值观念而言的。美国的价值观强调信仰自由，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法律程序，以及选举可对话的代表人。

同样也有一个“神国方式”。耶稣的国度也有它自己的一套特别的价值观。在随后的章节，我们会看一些基于神国价值观而有的法律。这些价值观与现今世界多数人的价值观相反，这是因为它们许多与人的肉体需要相反。但最要记得的是，神国的价值观根植于永恒。在永恒里事物会彻底改变它的属性和意义。

正如水在不同的温度下会改变特性。当温度在 32 到 212 华氏度之间时，我们称它为水。它有流动性，可以流经管道。人可喝它或在它里面游泳。但低于 32 摄氏度，它就完全不同了。其属性突然颠倒了。你从前喝它，现在你可以吃它。你以前在它里面游泳，你现在可以在它上面行走。

永恒也是如此。从永恒的角度看，所有家产、才干、活动，价值观都有了完全新的特性。从世人眼里看作是祝福的事情，往往从永恒的角度看变成是咒诅。在神的国，永恒不是存在之一，它是唯一的存在。一切其它的最终都是无关紧要的。

所以我们知道神国的法律和价值观有本质上的不同。它们代表了永恒，当然不同于世界上的法律和价值观！

思维大转变 (Paradigm)

在神国里的生活行为需要彻底的思维转变。Paradigm 是指模型或规范。它也可以表示一个整体概念，或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它帮助我们理解（或误解）具体事物、变革或日常生活。通过对现实的思考使我们产生思维转变是一回事，但思维转变后再重新认识现实，又是另一回事。

举例来说，科学界一个最著名的思维转变是当哥白尼提出地球和其他行星围绕着太阳转的假说。当科学家们接受了哥白尼的日心说，他们不得不转变他们以往很多关于地球运动的假设。同样地，当路易斯巴斯德 Louis Pasteur 和其他科学家发现细菌引起疾病，它从根本上改变了药物的实践。

作家 Frank Koch 在美国海军学院杂志给出了一个很好的关于思维转变的例子：

训练中队的两只战舰已在海上演习了好几天，天气一直很恶劣。我任职于主战列舰，负责在夜间监视水面上的桥梁。因为能见度差，又有雾，所以舰长留在舰桥上留意所有活动。天黑不久，舰桥侧面了望塔报告：“右舷船头处有光。”“是正对我们还是偏离我们？”舰长叫。了望塔回答说：“正对我们，舰长。”这意味着我们有碰撞的危险。舰长立即命令信号兵：“发信号给对面的船：我们现正处于相对碰撞的航线。请转舵 20 度”。对方发回一个信号：“你转舵 20 度。”舰长说：“告诉他，我是舰长，命令他转舵 20 度”。对方答复：“我是二等兵希曼，你最好转舵 20 度”。舰长震怒，喝斥说：“告诉他，我是战列舰。命令你转舵 20 度。”对方传来讯息：“我是灯塔”。结果我们立即转舵。⁵

我们进入并留在神国所要做的思维转变也是如此！作为一个新的神国国民，我们发现，很多事情我们原以为是船，其实是灯塔。如果我们是真正神国国民，我们整个世界观都要转变。

这些都不是空想

我们要来看看神国一些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法律和“彻底颠倒”的价值观，我先再说最后一句。我们大多数人听到这些耶稣的教训许多次，对它们的真实意义却几乎麻木了。耶稣这些具有革命性的教诲对很多人已变成了陈词滥调，老生常谈的空想，与实际生活脱离了。

在我的圣经里，登山宝训的前面七句是用诗歌的格式印出来，好象这些只是用来欣赏的，不必太认真。这些是诗歌吗？耶稣不是在背诵诗歌给那天来听他教训的人群。他不希望他们带回家的只是一些美丽的诗词。不，耶稣要震撼他们的灵魂。他要给他们一个新的价值观，新的律法和新的生命。

下面，我们将看一些具有挑战性的神国的新价值观和新律法。不过，我们不是要鉴赏或分析它们。我们要将它们对照自己。它会让我们不舒服吗？很有可能的！

第五章 重新认识玛门

首先，让我们来看其中一个最具挑战性的耶稣的律法。是有关多数人所追求的：财富。地上的国家政府很少禁止其公民积攒财富。但耶稣的国度不同。我们的国王要求我们：“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马太福音 6: 19, 20）。

什么？我不能够积累财富？为什么呢？耶稣解释说：“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马太福音 6: 21）。在前面我们看到，耶稣不要他的国民在他们的生命中把耶稣降低到次

要的地位。事实上，他接着说：“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马太福音 6：24）。

简单地说，耶稣必须是我们的唯一主人。世上的政府只要我们承担应当的义务，一般不会反对我们追求财富。然而，在战争时期，即使是世上的政府也期望我们把国家利益看作高于个人利益。政府征兵是不考虑会对个人的收入或业务有什么影响的。在这种时候，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

神的国在这里并没有什么不同，它只会要求更多。正如我前面已经说过，神的国始终处在战争状态。对物质的追求总是与我们对神国的委身有冲突。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离开我们的工作或生意呢？不一定。耶稣解释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么，身体不胜于衣裳麼。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么。你们那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或作使身量多加一肘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那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哪，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妆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马太福音 6：25-33）。

耶稣没有说，我们不能为我们自己和家庭提供物质供应。但他的确说，我们要先寻求神的国。如果我们要留在他的国，我们在世上的事物必须处于从属地位。

如果我们先寻求他的国，耶稣答应我们什么？物质的富裕吗？不，他只是许诺我们说，上帝将提供我们的基本需要：食物，衣服和住处。

价值观的大转移

当谈到物质，不只是神的国有不同的律法，它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价值观：“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路加 6：20）。我们大多数人已经对耶稣的“诗歌”变得这么麻木，甚至不知道耶稣在那里说的是什么。

贫穷的人有福？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相信这句话？真的相信吗？当我们开车经过一个破旧的基督徒的房子时，我们心中会这样想吗：“看看上帝给这家人多大的祝福啊！？”诚实地说，我们很少会这样想。那是因为我们从心里不相信贫困是一种祝福。

相反，我不知道多少次有基督徒向我显示他们可爱的房子和丰富的家业，说：“看，我们的主给我们的是多么丰富。”我心里很想反问：“真的吗？主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知道为什么上帝要这样诅咒你吗？”我们何时才能醒来相信耶稣呢？他告诉我们：“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路加 6：24）。富裕是一个陷阱，而不是祝福。因信耶稣而贫困是祝福，而不是诅咒。

这种思维转变就如我们曾经以为是一艘船，原来是一个灯塔。“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提前 6：6-10）。

神国的穷与世界的穷

如果我是穷人，这是否意味着我会自动地和基督站在一起呢？不，没那么简单。仅仅因为我们穷，并不意味着我们把寻求神国放在首位。在耶稣的登山宝训中，用了一个与记录在路加福音 6 章稍有不同的表达。在马太福音 5：3 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里用的“poor in spirit”在全圣经只有这一处。许多现代评论家认为它的意思是“谦卑”或放下自己。也许如此。

但是，第二个世纪的基督教会长老，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 Clement of Alexandria，却有不同的理解。他解释耶稣这句话说：“Blessed are the ones who are poor in their souls.”¹意思是，他们财产或多或少，他们的心已脱离了物质本身。一个人可以在生活上贫穷，但仍在灵里有强烈的渴慕。世间绝大多数的穷人不是耶稣这里说的“poor in spirit”（放下自己，追求圣灵），因为他们所关注的是玛门，不是神的国。

世间贫穷不是出于自愿。许多世间的穷人甚至追求获得更多的物质。他们羡慕贵族和中产阶层，他们借贷来购买那些他们负担不起的东西。他们中有些行为不诚实，甚至偷窃。比较典型的，是欠债不还，违背和约。有的选择出走，或宣布破产，让信用卡公司承担欠债的后果。世间的穷人的消费有时与有钱人一样奢侈，他们想穿最时尚的衣服，驾驶醒目的汽车。事实是，他们像有钱人一样贪图财富。

另一种的世间穷困的原因是懒惰或不负责任。他们可能会花一点时间赚钱，这算是不错的，但他们最后成为对教会、父母、朋友或政府的一个负担。（我不是指无法工作的如老人，病人或残疾人），他们把钱都挥霍在喝酒，赌博，抽烟，毒品以及其他诸如此类。他们自称基督徒，也的确没用心追求世上的财富，但也很少为神的国做什么事。

相反，因神国而穷的人是自愿的。有些神国的穷人以前是富裕的基督教徒，他们的财富都用来帮助有需要的人。有些人原来就穷，它们仍然选择继续穷。属神的穷人不仅外表贫穷，而且在灵里也是不贪恋财富。他们的心关注神国，而不是如何获得更多物质财富。神国的穷人并不羡慕别人的富裕，因为他们相信生活贫穷是一个祝福，他们怎么会嫉妒呢。有钱人会错过其中的祝福。

神国的穷人勤劳不懒惰，他们有些要靠全职的工作才能满足家庭的需要。他们清楚地知道圣经的教导：“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吃饭”（帖撒罗尼迦后书 3: 10）。但不管他们是否做全职工作或兼职，他们同时还是神国的工人。

神国穷人没有虚荣。他们不买他们承担不起的东西，不拖欠债务，履行应尽的义务，因为他们的原则是实事求是。神国的穷人可以是靠福音养生，他们为神的事工勤勤恳恳，使神得荣耀。他们不依赖父母，朋友，或福利机构。他们不成为别人的包袱。

富人可以是虚心的人“Poor in Spirit”吗？

理论上，一个人可以在物质上相对富有，同时又“Poor in Spirit”（放下自己，追求圣灵）。也就是说，玛门是他的仆人，而不是主人。保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正如他告诉腓力比教会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景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馀，或缺乏，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腓力比书 4: 11, 12）。他或有裕或缺乏，保罗都已脱离了物质的束缚。他会毫不迟疑地把他拥有的给有需要的人。

但是我相信，保罗即使在他物质财富充足的时候，也不能算富裕。我们都应该明白，当人处在物质富裕的条件下，是非常困难做到“Poor in Spirit”。正如耶稣说：“你的财富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如果我们的宝贝在地上，我们的心就会放在这个宝贝上。我们会费心去维护它，会担心失去它。出于这个原因，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马太福音 19: 24）。

正如我们在过去的一章提过，耶稣非常明白地告诉我们：“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门徒”（路加福音 14: 33）。很明显，我们越留恋的事物，越不能放弃。我们可以愚弄自己，相信我们仍是“Poor in Spirit”，但我们无法糊弄耶稣。他知道我们的珍宝在那里，即使我们没意识到。

耶稣这种对财富激进的教诲应震撼所有美国基督徒的心灵。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事实上，美国是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国家。在 2002 年，美国人均国民收入 36300 美元，包括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在内。² 也就是有一半的美国家庭每年赚取至少 56000 美元。³

但同时，多数美国家庭并不富足。这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水准与周围其他家庭相差不大。事实上，我们常抱怨如何时间紧张，让收支平衡多么困难。

但如果到第三世界国家看看，将打开我们美国人的眼睛，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国家多么富裕，不管我们是否承认，我们美国人实在是富裕。在世界绝大部分地区，一个家庭能一年收入 56000 美元，将被视为极其富有。

正如我刚才所说，目前美国人均收入 36300 美元。相比之下，罗马尼亚只有 6800 美元，只有美国的 1/5。⁴

而罗马尼亚的人均收入有高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它是洪都拉斯人均收入 \$2600 的两倍多。⁵ 而洪都拉斯的人均收入又是乌干达 \$1200 的两倍多。⁶ 乌干达的人均收入又是索马里 \$550 的

两倍多。7 所以美国人的收入是索马里人的 66 倍。换句话说，我们五天半的收入相当于一个普通索马里人一年的收入！

那么，这将把我们放在与神国怎样的关系上呢？我们美国人是富人，耶稣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与大多数基督徒认为的相反，美国的富裕不是来自上帝的祝福。把物质上的繁荣与上帝的祝福等同起来，是旧价值观的产物。它表明我们还没有作出必要的思维转变。在神的国，贫人得祝福，而富人进神国的努力如同骆驼要透过针眼！

我们这些美国的基督徒是没有希望了吗？不，耶稣给了我们一线希望。当他的门徒听到他的财主进神国困难的话时，他们感到很惊讶，就问：‘谁可以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可能的。在神凡事都能’（马太福音 19：25，26）。

这是给有钱人的希望，感谢神的干预。但是，如果我们以为我们都能因这句话挤进神国的针眼，那是自欺欺人了。我们要得救，一定要更努力地照耶稣所教训的，符合他的价值标准的去做：“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马太福音 25：34，35，40）。

所以，最好的投资就是投资到永恒的价值上去：给需要的人提供食物，衣服和住宿，探望病人、穷人和被监禁的人。如果我们富裕的美国基督徒想留在神的国，这些服侍他人的工作应当成为我们所最关心的，正如耶稣所关心的一样。

我觉得奇怪的是，一些相信圣经的基督徒把帮助贫民的服侍当作次要的工作。如果你不出来拯救灵魂，那么，他们就认为你的服侍基本上没有价值。然而，在神国，我们还是让耶稣决定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他认为帮助穷人是服侍的中心。事实上，他认为这一点是决定谁能继承神国的一个主要因素。扶助穷人与传耶稣的福音是同等重要的。

自我检查

大多数美国的基督徒会声称神国在他们的生活里是放在第一位的。“我确实在地上有相当的财富。不过，这些对我不算着什么。我的心在耶稣身上，而不是在这些人间财富上”。绝大多数的美国人会这样说吧。

也许你也是这样表明你自己。也许你说的是真的。但人心是诡诈的。所以我们都应该做一个彻底的自我检查，来确定我们的心真正关注在哪里。这里有一些简单的问题可以帮助你。如果你是家里主要的收入来源，请在一张纸上写下：

1. 你每星期多少个小时用来赚钱，包括通勤时间。
2. 你每星期多少个小时用来清洁，维护，采购，和照顾财产。
3. 你每星期多少个小时为神国谋利益。我指的是如作见证，探望病人，帮助穷人的温饱，学习圣经，祷告，团契，以及其他照顾家人属灵需要的活动或推进神国的工作。

现在比较一下你每星期用在神国利益的时间和用来赚钱和照顾财产的时间。看你的时间去哪里了？我们当然要工作来提供生活的必需品。但我们真的认为我们能对耶稣说，我们努力工作只是为生活的必需品，而不是维持舒适的美国式的生活方式？

当我们的工作和我们对神国的承诺发生冲突时，我们优先选择哪个？请问，我们的雇主约束我们去教会了吗？我们的工作使我们疲劳得无法为神国做任何有意义的事情了吗？如果我们每天只花 10 分钟与耶稣和天父交谈，能使我们满足对神国的承诺吗？

如果你是一个家庭主妇，你可以问自己这样的问题：

1. 如果我的丈夫赚得只够维持生活的钱，我会满意吗？还是他赚得越多我越高兴？
2. 我是不是花钱超过了丈夫的收入？
3. 我有没有向丈夫抱怨缺钱？
4. 家里百分之多少的物品是我必须拥有，而不是我丈夫必须拥有的？

丈夫往往会因为妻子的物质欲望而受苦。因为这会使丈夫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或换工作来争取高薪，这样就破坏了他的属灵生活。太太可能会抱怨丈夫工作时间长，但太太的开支和对物质的贪恋可能就是导致丈夫长时间工作的原因？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太太，你要把神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如果你确实是一个神国的基督徒，你要让你的丈夫知道你很满意只有基本必需品的生活。而且不仅口头上这样说，而且从你的生活，消费以及索取，向他显示你的态度。

这仅仅是开始

仅是这一个基督的教导，就需要我们有相当大的思维转变，不是吗？在神国对待财富的价值观与这个世界对待财富的价值观是相反的。但玛门还只是开始。还有更多的价值观的转变等着我们去适应神的国。

然而，不要绝望。耶稣从来不会要求我们做那些依靠他的能力不能做的事情。

第六章 一个新的诚实标准

“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是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或作是从恶里出来的）”（马太福音 5：33-37）。

所以耶稣明确向他的门徒指出，他们不可以起誓。因为起誓可能使我们枉称神的名。这是一个严重的罪。

但是，违背耶稣的命令带来的远不只妄称神的名带来的危害。耶稣给他门徒带来一个革命性的判断诚实的标准。起誓是古代犹太人社会和外邦人社会非常普遍。人们经常用它，特别是在商业，宗教，及政府的行为中。为什么呢？因为人们不能相互信任。

例如，让我们假设在公元一世纪的犹大地，约瑟的儿子利未要去市场买一个戒指。他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金戒指，他很想要，但戒指非常贵。但如果它是实实在在的黄金，那是很值得的。所以利未问卖主：“这是纯金？”“是的，这是纯金。”“嘿，”利未手指着戒指说：“你肯定吗？”“当然，我敢肯定。”“你绝对肯定？”利未问。“是的，我绝对肯定，我认识做这个戒指的匠人，他向我保证它的纯金。”卖主很从容地保证。

利未仍有疑虑。他知道即使是他的犹太同胞也不能信得过。因此他用手试试戒指重量。他仔细查找戒指上的划痕，想发现表面以下的情况。最后他终于对戒指有把握了。但还不能绝对肯定。最后他对卖主说：“我要你对着圣殿起誓，这个戒指是纯金，而不是镀金的”。

卖主就按照利未的要求起了誓。现在利未可以放心买这个戒指了，不会有太多的忧虑。因为他相信没有一个敬畏上帝的犹太人要说谎时，敢对圣殿起誓的。

这是过去人们日常生活的实际情况。值得信赖的人太少了。那时没有律师或政府机构如联邦贸易委员会可以起诉商家的虚假行为。所以人们只能依靠起誓。因为大多数人怕起假誓。甚至外邦人也很看重起誓，因为他们担心起假誓，从神那里会有报应。结果，起誓成为贸易，法律，商务和政府行为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使得社会得以正常运转。

然而起誓制度本身揭示了两个诚实的标准。一个是人们正常交流时用的，另一个是他们在起誓以后用的。

在耶稣的国度里，是没有双重诚实标准的。他禁止他的国民起誓，这是一个全新的诚实标准。他只有一个标准：是就是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说的话和起誓是一样有效的。

热爱真理

诚实和真理不仅限于贸易，法律，和政府行为。耶稣告诉彼拉多“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约翰 18：37）。耶稣只允许那些“属真理的人”在他的国里。爱真理必须渗透到我们的灵魂的每一个角落。如果我们真的被圣灵重生，我们就能做到。而且圣灵会继续带领我们。因为耶稣把圣灵称为“真理的圣灵”（约翰 14：17）。

然而，你认识有多少基督徒符合了神国对诚实的标准呢？你认识有多少基督教徒，他们说的“是”真的是“是”，他们的“不”真的是“不”呢？当一位基督徒弟兄告诉你一些事，你是否

完全相信呢？也就是说，你确定知道它不是谎言，不是夸张，也不是传言呢？当一个基督徒告诉你他会做一些事，你会完全指望他吗（除非出现完全不可预见的事，比如车祸）？也许他的“是”是“也许”的意思？

在工作中的诚实

当看到一个基督徒拥有的企业，世人都应该相信，他们的服务会是完全的公平和诚实的。但你我的经验告诉我们，事实却非如此。不幸的是，大多数自称是基督徒却不是真的神国的国民。他们的诚实的程度与世界其他人差别不大。

基督徒经常在纳税中作弊，经常对他们的雇主说谎，写不能兑现的支票，以及外出逃债。我是一个律师，我曾经在我住的城市的商业区有过一个律师事务所。我努力为客户工作，几乎所有的客户都能及时付我的帐单。在我的记忆中只有4个人赖我的帐。这4个人都是基督徒！我说的基督徒还不是名义上的基督徒。他们都是把基督信仰常常放在嘴上的。

基督信仰著作中的不诚实

许多基督徒的不诚实，不仅反映在他们的商业行为中，甚至也表现在他们撰写的属灵书籍中。当我们拿起一本基督徒的属灵书时，本来应该可以信任其中的信息。但是实际却不是这样。

麦克 Mike Warnke 曾是（也许仍是！）著名的基督徒喜剧演员，他写了一本书名为“撒但推销员”，首次出版于1972年。这本书卖出了数百万套，麦克成了基督徒名人，曾被“关注家庭”和“700俱乐部”等节目邀请做公开讲演。在该书中，麦克谈到了他以前如何是一名吸毒者，后来被招入撒但教。在那里他很快被提升到教主的位置，他主持过离奇的礼仪和狂欢。他还在书中说，作为撒但教的教主，他在三个城市有1500个信徒，形成一个秘密的撒但网络组织。这是一本引人入胜的书。

然而，在1992年，“房角石”杂志，一个福音出版机构，发表了一个封面故事，题为“兜售撒但：麦克的悲剧”。麦克本人也承认他们的文章有根有据。该文章揭示了麦克不仅在他的书中所描述的个人见证是虚构的，而且他本人还犯了很多其它严重的罪。例如，他募捐承诺要完成的项目一直没有付诸实施；他曾在事工中有严重的不道德行为。1可悲的是，几个现代基督教音乐机构的知情者知道真相，却都没有按照圣经的教导来解决问题。

我们可能会以为，基督徒都会非常感激“房角石”杂志揭露这一虚假行为。的确有许多基督徒写信感谢他们的调查工作。然而，杂志和它的编辑们也收到许多基督徒来信抨击他们的举动。许多人说：“无论怎样有错，毕竟麦克的见证也带领了成千上万的人接受耶稣基督”。

举例来说，这里有一些“房角石”杂志收到回应调查报告的信（浓缩形式）：

“我并不欣赏你们对麦克所做的调查报告，它与世俗新闻没什么两样。麦克的生活的确够糟糕，但你们描述得太过分了！圣经不是告诉我们：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

你讲了太多的谴责，把他当作一个骗子而不是帮助他重新振作起来，为他祷告。耶稣也没有谴责那个犯奸淫时被抓的女子啊。单是因为一个人常出现在公共场合，他犯的罪就与别人的就有不同对待吗？我们能不能看看你的生活是怎样的？是的，先生，我是很气愤。我是一个宣教士，做事也被人批评。你略提到饶恕，为何不能完全集中在振作起一个弟兄，而不是谴责呢？想想吧！上帝有没有在你一团糟的时候来谴责你呢？”²

另一读者写道：“为什么你想搞臭麦克 Mike Warnke？因他得救的人比你能想象的还多。也许他的生活并不是你认为的那么坏。我曾参加过他在 Pismo Nazarene 教会的三个音乐会，我和我的两个朋友都在那里信主。你知道撒但会编造谎言搞倒，因为撒但怕他。你的意见如何”。³

基督徒的反应使我震惊的程度，甚至超过我对麦克所做的虚假行为的震惊程度。显然，如果麦克真的悔改，我们应该原谅他。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把他的不诚实掩盖起来。他不是无意的过失，而是有意造假，并因此谋得了几十万元的利益。麦克的情况仅仅是一个例子而已。

在八十年代中期，我的妻子和我经营一个非赢利的基督教书店有数年之久。我记得我们在卖一本相当热门的书，题为“哭风”。这本书记载有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是关于一个印地安女人成为基督徒的故事。问题是，当出版社发现她的见证不真实时，就停止出版该书。后来我发现在我们所卖的书中，有不少出名的见证和神迹故事是完全虚假或夸大的了。

举例来说，在劳伦 Lauren Stratford 的“撒但的地下”一书中，她见证说她曾怎样从撒但邪教中逃出来，后又成为一个基督徒。她描述了她在那个邪教里的一些经历。例如，她声称她多次被性侵犯，并生下几个孩子，这些孩子被当作了祭物。然而，调查人员找到劳伦的母亲（被谎称死亡）、她从未被提到的妹妹、她的前夫、表兄弟和教师。所有的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表明这本书是虚构的。⁴ 因此，出版该书的基督教出版社收回这本书，却把这本书的版权转让给了别的出版商。

这些例子只是冰山一角。事实是，今天的基督教已经习惯于不诚实了。弄虚作假几乎渗透到教会组织从上到下每个角落。我大概不需要再提那些电视传道人了，他们的欺诈犯罪行为已经众所周知了。然而，即使是一些讲坛传道人在讲道时似乎也认同采用不诚实的方法传讲基督的信息。

举例来说，即使是一些有名望的传道人也常常在听众中安插他们的帮手。当传道人呼召时，那些安插的帮手就走出来，佯装是刚刚信主的。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使那些真正是刚信主的人比较容易获得勇气走出人群。或者换句话说，他们认为结果更重要，手段为目的服务。

但那是世界的价值观。在神的国，我们做事的方法与我们做事的目标是一样重要的。我们不能用世界的手段来达到神国的目的。你认为耶稣会在观众中安插假信徒吗？

这种不诚实的习惯在传统基督教组织中随处可见。许多传道人不用各种手法，以便能向他们的支持者报告他们的工作多么重要。基督徒常常掩饰他们的真实见证，以迎合需要。

假医治

也许在教会弄虚作假的行为中，神迹医治最普遍。耶稣和他的门徒曾治愈病人。事实上，在治愈病人与神国的信息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相信耶稣现今还在医治病人。医治的服侍也吸引了很多不诚实的人。

场景一：一个做医治释放的传道人站在会堂的众人前面。他走到一个坐轮椅的老夫人面前，大声命令她，“站起来行走！”老夫人用她柔弱颤抖的双腿，手扶着轮椅，慢慢地站了起来。最后，她离开了轮椅，靠自己的力量站直了。观众兴奋欢呼，会场回响着赞美的声音。但更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老夫人缓慢地迈出了一步，两步，三步...！众人都挥舞着双手，大声赞美神。一个神迹发生了！

这是真的吗？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的是，不少人坐轮椅的人是可以行走的。我的母亲已经 80 多岁了，她能走路，只是有点慢。当我们在一个医院或大商店，她不得不步行很多时，我们常常让她坐轮椅或电动车。这样，她就不会走得太辛苦。如果有人看到我的母亲从轮椅上站起来行走，他们会以为目睹一个神迹，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这与医治特会有什么不同。一个施行信心医治的人让一个坐轮椅的人站起来行走，除非他知道那个坐轮椅的人不能走路，否则只是表演而已。

但一些著名的信心医治者把这种轮椅欺骗的把戏更推进了一步。在 20 世纪 80 年代，医治释放的传道人格来特 W. V. Grant 和鲍夫 Peter Popoff 让招待员准备了很多轮椅，许多能走路的老人走进会堂后，被安排坐在这些轮椅上。这些轮椅都是一样的颜色，一样的型号，一样的产地。招待员把这些老人推到会堂的前面。因此，施行医治的传道人知道这些特定轮椅上的人是可以走路的，但仍故意呼召这些人站起来走路，好象是一个神迹发生了。格来特甚至坐在轮椅上让这些“被医治”的老人推他在过道中走来走去，来激动观众。⁵

鲍夫做得更过分，他让自己的妻子以丽沙 Elizabeth 在聚会开始前与不同的会众交流并做了记录。然后她离开会堂，进入附近的一辆旅行拖车。拖车上装有闭路电视和一个无线电发射机。她的丈夫的耳朵里有一个微型无线接收器与她保持联系，会众无从察觉。以丽沙在车里看着聚会的闭路电视，对她的丈夫报出那些人的名字，住处和所有的病症。鲍夫从台上走到人群中，假装接到从神而来的启示，呼唤出那些人的名字和地址，称上帝会在这天晚上医治他们。他终于在全国电视节目中被曝光，但这并没有停止他的活动。⁶

最可悲的是，揭露这两个欺骗行为的人还是无神论者，而不是基督徒。正如我说过的，现代基督教已经习惯不诚实了。基督徒不想揭露这些假冒的神迹。他们竭力要相信这些神迹都是真的，因为这些现代神迹表演布道家一般都鼓励财富积累，提倡一种轻松相信的福音。他们的“神迹”为他们的福音提供了证明。

毫无疑问，这将这些神迹表演者和他们的支持者们就是耶稣所指的在末世，“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阿，主阿，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麽。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马太福音7：22，23）。

因此，根据耶稣所说的，神迹的有无对一个人是否属基督没有直接的关系。真基督徒和假基督徒都可能经历真神迹。但真基督徒不会表演伪造的神迹，真神迹也不能证明这个人属神的。我们可以清楚知道基督不会支持伪造的神迹。基督不会通过诈骗传福音。

第七章 神国在婚姻和离婚上的法律

耶稣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马太福音11：6）。因为他知道，大多数人会因他的教训而跌倒。被跌倒的人通常会有两种反应。一种人干脆决定拒绝接受任何耶稣的教训，他们重新消失在世界中。另一种人被耶稣的教训跌倒后，加入一个属世界的教会。他们找到一个曲解耶稣教训的教会，这样可以使他们安心。在现今的时代并不难找到这样的教会，事实上，现今要找到一个不否定耶稣教训的教会倒很难。

现今，耶稣最得罪人的两个教训是他对财富和离婚的标准。我们已经讨论过耶稣对财富的教训。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他关于离婚的教训：“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作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马太福音5：31，32）。

这是相当清楚了吧？除了因为妻子淫乱的缘故，如果丈夫离弃妻子后妻子再嫁，她和她的新丈夫就犯下淫乱罪，那么，先前的丈夫就要承担使他们犯奸淫的罪。

摩西律法下的离婚

要充分把握耶稣的国度对离婚的法律，我们首先需要了解摩西律法对离婚的态度。耶稣在他的教训之前说：“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耶稣是引用申命记：“人若娶妻以后，见她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她，就可以写休书交在她手中，打发她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她，写休书交在她手中，打发她离开夫家，或是娶她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她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她为妻，因为这是耶和華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華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申命记24：1-4）。

所以在摩西律法的时代，如果他发现了“她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上帝允许丈夫休他的妻子。但上帝所指的“不合理的事”是什么？有些律法的教师说，这可以是几乎任何事情。但耶稣只允许男人在他的妻子淫乱的情况下离婚。

但如果是妻子要与丈夫离婚呢？事实是，上帝从来没有允许妻子与丈夫离婚。如果这对你有什么新鲜的，请你参考有权威的注释书，查找对“离婚”的解释。你会发现在旧约，每提到离婚，总是说丈夫休妻子，没有例外。

剑桥大学的犹太教授 Israel Abrahams，论述在旧约中犹太人的离婚说：“离婚总是从前至后，在犹太人的法律中，离婚是丈夫的行为。圣经中所通用的离婚是 shilluach，意思是‘送走妻子’，我们从来没有看过‘送走丈夫’，女性专用词 gerushah，意思是‘被推出来的女子’，是用于一个离婚女子。它没有男性化的形式”。¹

耶稣放宽了上帝对离婚的律法了吗？

现在，让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在耶稣给法利赛人的教训中，耶稣是放宽了对离婚的律法，还是加强了？

我想大家都可以看到他是加强了对离婚的律法。以前男人可以因为“不合理的事”休妻子，耶稣只允许男人在妻子犯淫乱的情况下休她。此外，摩西律法允许离婚的妇女再婚，耶稣完全禁止，说：“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马太福音5：32）。

所以耶稣没有在任何意义上放宽摩西的律法。而是加强了它。但不可思议的是，我发现今天的教会都在教导我们耶稣放宽了对离婚的律法。真的吗？你可能会问，怎么会呢？因为几乎每一个我知道的传统教会都教导，男人可以因淫乱的缘故与妻子离婚，同样妻子也可以因淫乱的缘故与丈夫离婚。耶稣是这样说的吗？他为了使现在的妻子可以离婚，放宽了摩西的律法吗？不，他没有做任何使离婚容易的事情。恰恰相反，他几乎完全关上了门，只给丈夫留下一个狭窄的缝。

妇女与离婚

但是，你可能问：“如果耶稣当时是在一个允许妻子向丈夫离婚的文化里，他可能会让妇女选择与丈夫离婚”。我们并不需要猜测。因为根据希腊和古罗马的法律规定，妻子可以与丈夫离婚。在耶稣生活的时代，有许多罗马人与希腊人生活在耶稣住的犹太地和加利利地区，其中有些人还加入犹太教。

正因为如此，耶稣在另一个场合，论到妻子想要与她的丈夫离婚。他说：“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马克福音 10：12）。耶稣一点儿没有改变立场。

为什么这很重要？由于现代绝大多数提出离婚的是妻子，而不是丈夫。在美国，有 67% 至 75 %（因不同的州而异）的离婚案是由女性提出的。² 在英国是 70 %。³

这些统计数据包括了那些婚姻中有或没有未成年子女的。如果我们只考虑离婚中有未成年子女的，女性提起离婚的比例更大。

我处理所有权法的案件已有二十二年了。我经手了好几千桩因离婚而产生的土地所有权的案件。我看到九成的案件是由妻子提出的。为什么这些案件中妻子提出离婚的比例那么高，高过全国平均水平呢？原因是我处理的对象都有自己的不动产。这些产业主一般都超过二十多岁，大多有未成年子女。

玛各瑞特 Margaret Brining 在文章“靴子是为了走路：为什么大部分离婚申报者都是妇女”中写道：“孩子们是婚姻中最重要的资产，先提出离婚的一方是最有可能获得监护权的”。⁴ 所以妇女都更愿意先提出离婚，她们最担心失去对子女的监护权。

然而，传统教会对此问题视而不见。几年前，我收到一封从得克萨斯州一个宣教士来的信，他反对得克萨斯州的无过失离婚法。我高兴地看到有宣教士站出来反对离婚，大部分所谓相信圣经的教会在这个问题上都相当沉默。但该信后面接着说，这个方便离婚的法律歧视了妇女和儿童。

歧视妇女和儿童？这个现代的唐吉珂德还以为，教会中数以千计的妇女的离婚是因为他们的丈夫选择离婚。这位宣教士没有做任何调查研究，他把这上千的离婚的根源当作是男人抛弃了他们的妻子去另寻新欢了。

然而，这却是大多数教会对于离婚的态度。他们完全忽视了今天离婚的现实。我听到牧师指责那些“抛弃妻子和孩子”的父亲，好像离婚主要是父亲提出的。他们把“单身妈妈”当作烈士，受害的英雄和属灵的寡妇，事实上，通常是她们选择要离婚。离婚不是一个没有受害者的罪。无论是丈夫带走孩子还是妻子，罪是一样的。今天，数百万人的父亲和母亲正在因为子女们被带走而深深的痛苦着。然而，极少教会有胆量大声反对离婚这一恶果。

保罗与耶稣的说法不一吗？

一些现代圣经评论家声称，保罗与耶稣不同，他允许离婚。他们甚至认为保罗对离婚的看法甚至比摩西律法还宽，因为他允许妻子离婚的丈夫。他们的依据在哥林多前书 7：10-15：“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信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丈夫原文作弟兄）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⁵

保罗与耶稣说法不一了吗？他允许离婚了吗？不，他没有。请注意圣经钦定版 King James Version 对丈夫和妻子说法的不同。它说到丈夫是“推开 putting away”他的妻子，但谈到妻子离开丈夫时，它用“离开 leaving”或“出境 departing”。

我注意到有几个现代圣经翻译给读者的印象是，保罗在这里谈离婚。然而，大多数译本，包括钦定版，都明确指出，保罗是在谈论离开配偶，而不是离婚。就是谈论离开，他也说，基督徒不应离开自己的配偶。

保罗用的希腊字是 *aphiemi*，在其它经节中通常翻译为“离开”，而不是“离婚”。当耶稣在马太福音 5: 32 谈到离婚时，他用的词是 *apoluo*。在圣经或历史翻译中没有把保罗这里用的 *aphiemi* 翻译为“离婚”的。

在保罗这段话的最后说：“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哥林多前书 7: 15）。保罗授权基督徒与他们不信的配偶离婚了吗？不，他一点儿也没有提离婚。整个这段话，保罗是在谈论离开配偶而保持不再婚的状态。他说，信主的配偶不应该是主动离开的一个。他说，如果不信主要离开，就让他离开。信主的没有必要跟随那个离开的不信主的配偶。

在神的国，耶稣是国王，他制定律法。他的门徒从未违背他留下来的诫命。耶稣只给作丈夫的留下一个很狭小的可以离婚的可能，他的门徒也是照此教导的。

夫妻二人成为一体

当耶稣给我们他的律法，他没有义务解释为什么给我们这些诫命。然而，在他对离婚的论述中，耶稣给我们做了解释：“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麼。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马太福音 19: 4-6）。

今天，我看到许多基督教关于婚姻的书籍，讨论“婚姻的伙伴关系”。耶稣从未把婚姻当作是一种伙伴关系。他说的是“二人成为一体”，这有很大不同。在法律上，当两个人成为合作伙伴，他们依然是两个个体。如果有人在他们的产业上因疏忽受伤，受伤人可以分别控告合伙人中的不同个体。法律把伙伴关系当作两个个体在一起工作。

但是，如果两个人建立了一个企业，这就不同了。就法律而言，当企业成立，个体身份失效了。如果有人企业的产业上受伤，他通常不能控告企业主个人，而只能控告该企业本身。法律把企业当作一个新个体。企业可以作为实体起诉或被起诉。

同样的，婚姻就像一个企业，而不是一个伙伴关系。一男一女结婚后，一个新的实体就形成了。他们不是合作伙伴，而是合成“一体”世界可能把夫妻关系当作合作伙伴，但耶稣却不是。耶稣说，是谁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通过婚姻结合在一起的？是神。所以男人和女人是在婚姻中进入永恒的国度。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婚姻是永恒的，但婚姻中有永恒性。婚姻不是人类社会的单元，却是天堂的单元。是上帝促成婚姻，但是人试图分离婚姻。

历史上的离婚

我并没有在这里标新立异。这是基督教的历史。早期基督徒就是这样理解耶稣教导的，在宗教改革前几乎所有基督徒都是这样理解耶稣的诫命的。不幸的是，一些改革者把对婚姻和离婚的指导权从教会移交给了这个世界，让人来决定他的是非。然而即在宗教改革后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离婚现象在相信圣经的基督徒中仍是相当罕见。后来一切都变了。

五十、六十年代发生了什么？世界改变了对离婚的态度。美国各州都修改法律，使离婚变得很容易。离婚不再被社会看作是羞耻的事。当世界改变了对离婚的态度，传统教会也跟着改变。换句话说，如果凯撒说，离婚是不对的，要禁止它，那么离婚就是不对的。但如果耶稣说，离婚是错误的，要禁止它，世界的反应可能是，也许它的没有那么差吧。教会在这里清楚显明谁是其真正的主，显然不是耶稣。

离婚在今天的福音派教会

1999年，美国著名的巴拿 Barna 研究所创始人和董事长巴拿 George Barna，研究了各宗教离婚的情况。他发现美国“重生”基督徒的离婚率和全美国的平均离婚率一样高。6 当然，有许多非基督徒男女未婚同居。因此，离婚统计数据没有考虑这种同居关系破裂的情况。所以，当世上人结婚起誓说“至死我们才分开”时，他们守誓言的程度与基督徒起誓说他们是“相信圣经”的差不多，也许还强一点儿。

虽然巴拿研究所是一个基督教组织，但它的研究结果引起了其他基督徒的抗议和批评。不过，巴拿先生相信他的统计数据是真实的。他回应说：“尽管基督徒的离婚率与社会其他人一样的发现使我们惊讶，但这种情况已存在相当一段时间了”。7 巴拿项目主任麦各 Meg Flammang 指出：“我们当然希望看到基督徒的生活是特别的，是能正面影响社会的，但是……但在离婚这方面，他们保持与社会其他人群一样”。8

巴拿研究所的调查结果与美国政府机构的统计结果相符。举例来说，除内华达州例外，离婚率在 Bible Belt 圣经地带（美国南部）高于美国其他地区。9 事实上，在圣经地带的离婚率明显高于新英格兰地区（美国东北部），而在那里，相信圣经的基督徒的比重明显少。10

真正使美国福音派基督徒脸红的是，那些所谓重生的基督徒的离婚率明显高于那些自称是无神论的离婚率。11 讽刺的是，虽然福音派基督徒的离婚率与美国社会的平均离婚率基本相同，但亚裔美国人（无论是基督徒与否）明显低于美国社会的平均离婚率。12 亚裔很少未婚同居。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亚洲文化胜过了内住圣灵所没能做到的！或许问题是圣灵并没有住在多数自称是重生的基督徒心里。

更令人尴尬的是，美国福音派基督徒的离婚率是加拿大全国平均离婚率的两倍多（加拿大不是完全以圣经为基础的基督教国家）。13 更糟的是，美国福音派基督徒的离婚率是中国平均离婚率的6倍多，意大利的18.5倍多，斯里兰卡的33倍多！14

离婚在南方的福音派基督徒中是如此普遍，以至在那里的离婚律师有时会把象征基督信仰的鱼的标志放在他的黄页广告上。这相当于一个犹太人开办火腿店，把大卫放在他的广告上！

很多时候当我讲论离婚这个题目，有基督徒问我：“但如果情况是...？”是的，的确有很多痛苦的可能，可以使婚姻成为一个十字架来承受。但情况与第一世纪，或第十，或十九世纪没有什么不同。同样是按照耶稣的教训对待结婚和离婚，为什么这么多的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觉得他们应该比以前的世纪的基督徒享有例外呢？

我得罪你了吗？

我知道我在这一章说的，在策略上非常不明智。我不怀疑很多人已经被我惹恼了，准备丢掉这本书。不过，在你毁掉这本书之前，请认真诚实地研究一下我已经说的。我当然不是说，出去找一本证明离婚是可行的书。这太容易了。

不，我的意思是：做一些诚实的研究。把我所说的关于离婚的问题核实一下圣经旧约。然后再看看所有耶稣关于离婚的论述。他是放宽了上帝对离婚的律法，还是大大地加强了？

如果我讲的是真理，那么，冒犯你的是耶稣基督，而不是我。也许你所爱的耶稣不是真正的耶稣。但如果我们不是服侍真正的耶稣，我们不会继承真正永恒的生命。正如他所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第二部分 大绊脚石

第八章 爱我的敌人？

正如我刚才所说，耶稣关于财富，起誓和离婚的教训得罪了很多人。这些肯定是很难接受的教训。然而，这三项还不是传统教会大多拒绝神国的主要原因。

不，最大的绊脚石是耶稣的“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和爱我们的敌人的教训。因为这些教诲是一个非常大的绊脚石，我用这本书的一整篇写它们。我们先看看耶稣说的：“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货的，不可推辞”（马太福音5：38-42）。

这的确是革命性的教训！不仅外邦不会这样做，犹太人也不会。可悲的是，绝大多数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也不会。

退让与使人和平

我们刚看过的几个诫命要求我们被动让步。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货的，不可推辞。实践这些诫命的行为有时也被称为退让。

但耶稣的教训里也有主动的部分：“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麼。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麼。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5：43-48）。

仅仅退让还不够。我们基督徒又是主动的，去爱那些被我们以前当作敌人的人。如果有人恨我们，我们应找出其中的原因。或许我们可以化解怨恨，变敌为友。耶稣告诉我们：“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马太福音5：23，24）。

因此，作为神国的国民，我们必须尽一切所能与人和解。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马太福音5：9）。我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以及与邻舍朋友的交往中，总是可能会有伤害，争论和纠纷。如果我们处在纠纷中，我们应该首先伸手请求和解。即使我们确信我们是有理的一方。

耶稣关于日常生活的教训

退让完全抵触了我们堕落的血气本性！我们不得不学。因为这绝不是我们天生就有的。

我从儿童玩耍就可看到这一点。如果一个孩子有个玩具，不可避免其他孩子也想要那个玩具。那个拥有玩具的孩子会说“亲爱的朋友，你可以玩我的玩具”吗？很难。要得到玩具的孩子通常直接去抓那个玩具，于是第一个孩子全力抗拒。通常就会有很多的尖叫，有时还会打架和厮咬。

我知道如果要我把另一边脸让别人打而不是反击，我的肉体会强烈地反对。我的本性当然不接受退让。十四年前，我和我的家人搬到我们现在居住的家。它位于郊区，约有三个半英亩。我们入住不久，我们看到了周围树林和野地有一些野狗走动。我们养了一些山羊，于是我们决定修起坚固的围栏保护它们。

我们请了一个专业围栏公司建造了一个坚固的五英尺高的围栏作羊圈。一天早上，我们被狗的号叫和山羊的叫声惊醒。我们跑到外面，发现狗已闯入了羊圈，正在攻击山羊。我们快跑过去，那些狗见到我们，很快都跑到邻居的土地去了。在这次袭击中我们死了一只山羊，另一只受到严重的惊吓，好几天几乎不吃东西。

因为是清早，我们没有看清楚这些狗，以为是野狗。于是我们打电话给县动物管理机构，请求他们的帮助。他们提供给我们几个无伤害作用的夹子，可以钳住但不会损害狗脚。该机构答应带走我们所捕获的野狗。我们当天晚上放好夹子，第二天早上我们再一次被外面的叫声唤醒。我们赶快跑出去，看到一群狗在羊圈外面。我们很快认识到这不是野狗，都是我们邻居的狗。狗看见我们就很快跑掉了，但其中一个被夹子钳住，无法脱身。它吓坏了，我们走近它时，它浑身发抖。

这时候我看见一辆小型卡车飞快开到我们的车道。背后掀起一阵灰尘。司机跳了出来，立即冲向被钳住的狗，原来这是他的狗。“哦，这是您的狗？”我和气地问。“是的。”他一边阴沉地回答一边帮我打开夹子放出他的狗。“你知道，”他接着说：“这样做只会让你的邻居反感。我搬到郊区就是想让我的狗自由走动”。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要反驳：“我搬到这里是想让我的羊自由奔跑。”但我没有，我也想过要说：“我们这样吧，你保证你的狗不越过我的土地，我会保证我的山羊不越过你的！”

但我想到了耶稣的打脸的教训。耶稣在这种情况下会怎样做呢？我毫无疑问地知道答案。于是我愉快地回答：“好吧，我愿意听任何建议。”

这个邻居（我以前没有见过）对我的回应显得有点奇怪。他阴沉的表情没有了，平静地回答：“你可以在围栏的底部和顶部安排电网，这样狗就不会再来骚扰了。”“我很愿意这样做。”我回答。我自己也感觉有点惊讶我自己的回答。“我会按你的建议做，我也会把这些夹子还到县里去”。

这似乎有点不公平，我不得不付出额外开支使他的越境的狗不伤害我的山羊。但我知道，我是按照耶稣的教导处理了这个小小的纠纷。

圣经中退让的例子

耶稣关于爱仇敌和退让的教导也许是最具挑战性，最革命性的教义。它们完全与世界的教导相反。退让邪恶人的侵犯？我们的父母、学校、政府和教会灌输给我们的刚好相反：要争取你的权利！不畏强暴！不要让任何人左右你！我们努力效仿的英雄人物很少是忍气吞声的。不，通常他们都站出来与敌人对抗。

退让不是一个简单的神学教义，它是一种生活选择。它反映在我们日常与人的交往工作中。不过，退让并不意味着作一个任凭人摆布的懦夫。耶稣和保罗都退让。然而，他们都不缺乏勇气和信心。他们都相当积极和有主见。但他们都选择接受伤害，而不伤害别人。他们都公开反对邪恶，但他们没有凭人的力量抵制邪恶。

看看保罗有多少次被棍和石头打。保罗可以武装自己，请一些强壮的保镖跟他走。但他没有这样做。保罗是历史上最勇敢的人之一，但他没有靠人力抵制邪恶。正如他后来说：“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争战”（歌林多后书 10：3）。保罗是一个特别的勇士，一位神国的带着与世界相反价值观的勇士。

控告

往往是无法无天的暴徒殴打或投掷石块打保罗。作为一个罗马公民，他可以控告那些非法的人。但他没有。他退让了。耶稣说，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这意味着如果有人夺了我们的里衣，我们不要向法院提出控告，把衣服讨回来。正如耶稣说的，给他他所要的。

但同时，保罗也告诉我们，基督徒可以依靠政府保护，免受迫害。例如，保罗为了避免受刑，对罗马的百夫长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例么”（使徒行传 22：25）。

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人重申耶稣的教训：“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麼。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歌林多前书 6：1，5-8）。

大约二十年前，我看到了耶稣教义与我的现实法律运作之间的冲突。如果我作为一个基督徒不应该把我的弟兄告上法庭，怎么能作为一名律师，代表其他基督徒把他的弟兄送上法庭呢？答案十分清楚。

但另一方面，这是我的生计。如果我放弃替人打官司，我还能做什么？只剩下替人写遗嘱和契约，以及审核土地产权。这些都不是法律行业中有挑战性或有财路的工作。对于我自己软弱的信心来说，这是一个很难的决定。但最后，我知道我必须听从耶稣。所以我拒绝处理任何诉讼或任何其他与耶稣教训相违背的法律生意。

怎样看待战争？

值得注意的是，只有那些已接受了耶稣其它教训，如“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门徒”（路加福音 14：33）的人，才会明白他的关于退让的教训。如果我们已经撇下一切了，我们需要去争的就没什么了，是不是？即使当涉及到我们的生命，耶稣告诉我们：“得着生命的，将要丧失生命。为我丧失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马太福音 10：39）。

耶稣告诉彼拉多：“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约翰福音 18：36）。从逻辑上说，如果我们的国能够靠肉体来保卫的话，那我们的国就是属世界的，不是吗？无论我们守着的是个人财产，房子，还是一个国家，情况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留恋世上的财富，我们必然试图去努力保护它。当我们守着财产、权力和骄傲而要同耶稣的教训相妥协，我们会发现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在试图调和两个无法调和的东西。

十九世纪基督徒作家爱丁 Adin ballou 写了下面的讽刺作品，用来表明那些试图调和耶稣神国诫命与政府军队法律的荒唐：“耶稣基督禁止我抵制邪恶者，不允许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以命还命。我的政府要求我的恰恰相反，它是以绞刑、刀枪作为自卫的手段来对付国内外的敌人。因而充满了相应刑具、监狱、兵工厂、战舰和士兵。维护和使用这些昂贵的杀人武器，我们可以充分对那些伤害我们的人表达宽恕的美德，爱我们的敌人，祝福那些诅咒我们的，为那些恨我们的带去好处。为此，我们有一串的基督徒祭司为我们祷告，为屠杀的圣工恳求属天的祝福。我看到了这一切，继续持守我们的信仰，联合政府，为自己能同时成为虔诚的基督徒，又能全心为政府工作感到骄傲。我不想认同那些无意义的关于退让的教训。我不能放弃我的权力，让那些败坏的人来掌管政府。宪法规定政府有权宣战，我赞同并宣誓支持它。我不因此停止作一个基督徒。战争也是基督徒的责任。杀死成千上万的同胞，强暴妇女，焚毁城镇，尽可能残酷，这不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吗？现在是丢弃那些虚情假意的时候了。这是宽恕伤害人的和爱仇敌最真实的方式。如果我在爱的精神下做这些事，没有比这种谋杀更像基督徒了”。¹

在前一章，我们看到那些所谓相信圣经的基督徒的离婚率比一般人更高。在退让方面可以看到同样情况。这些“基督徒”实际上在用武力反抗邪恶方面比世人更激进。当美国考虑参加战争时，那些现代“相信圣经”的基督徒往往是最坚决主张采取军事行动的。

当我写这本书时，美国已经进入两伊战争，以解除萨达姆侯赛因的独裁统治。很快，地方教会开始对教会草坪上插上美国国旗。教会的广告牌上出现：“上帝保佑美国”，“为我们的部队祈祷”，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广告说：“为伊拉克人民祈祷”，即使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清除侯赛因政权，因入侵遭受死亡的还是伊拉克的平民，妇女，儿童和婴儿。显然没有教会想到提醒我们要为他们祈祷。

第九章 但如果...？

如果你属于现代大多数基督教徒，那么关于退让和爱仇敌的教训可能对你很陌生。你可能会问自己：“也许你说的对，但如果...”？让我针对一些“如果”和其它问题来谈谈。

问题一：如果有人闯入你的房子，要伤害你的妻子和孩子？你肯定不会只站在那儿，让他们胡作非为！

这个问题是针对人自然有的强大的保护家人的本性。但一个神国国民必须给的答案，与他回答任何其它违背耶稣教训的情况是一样的。让我问你：“如果你的政府要你否认耶稣基督，为撒但献祭，否则就强暴你的妻子，并杀死你的孩子？你会怎么办呢？”作为神国国民，答案是很明显的。耶稣已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爱我们的家人超过爱他，我们就不是他的门徒。他还告诉我们：“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马太福音 10：33）。

现在，如果政府向我所要的，不是否认基督，而是命令我谋杀我的邻居，或强奸他的妻子呢？如果不执行，他们会伤害我的妻子和孩子？这种情况与向撒但献祭有什么不同呢？前一个是我用嘴否认基督；后一种情况是我用行动拒绝他。

如果一个外国政府命令我向美国的一个城市扔炸弹，或是暗杀美国总统，否则会伤害我的妻子和孩子？我应该怎样做呢？我认为大多数美国人会宁可让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受伤害，甚至被害，而不会损害自己的国家。

客观情况对遵行耶稣教训有什么影响呢？耶稣关于退让的教训是很清楚的。现在的问题是拒绝他还是拒绝我的家人。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抉择，但当我把我的生命交给基督时，我已经作出了选择。

这是否意味我对受害的家人袖手旁观呢？当然不是。我已对他们做了最好的保护：我把我家庭的安全交给了耶稣。这不是些天真幼稚的信任。历史上有成千上万的神国的基督徒变刀枪为锄头，把家人的安全交给了他们神国的王。虽然耶稣并没有承诺：我们的家人不会受任何伤害，但我敢说：除了宗教迫害，很少有神国的家庭被世俗的犯罪行为所伤害。

我想到一个例子，就是1988年5月在逃刑事犯卡尔 Stephen Roy Carr 在宾夕法尼亚州遇到遵行退让的 Mennonite 一家。早先卡尔从佛罗里达州逃出，在那里他因盗窃被通缉。他隐藏在阿巴拉契亚山区，准备杀死任何人威胁他自由的人。不久他遇见两名在阿巴拉契亚山路上来野营的女士，他用枪杀死1人，重伤另一个。

逃离杀人现场后，卡尔找到一个废弃的水泥缸，用它沿着 conodoguinet 河漂到 Chester 和 Esther 农场。当地人很保守，他们没有电视或收音机，因而没有听到有关谋杀的事情。卡尔向当地人要食品和住处，他们很乐意地帮助了他。卡尔在那里住了五天，他既没伤害任何人，也没有偷他们的东西。如果不是警方终于抓到了他，卡尔也许会留更长的时间。¹

独轮车的信心

我想起了基督徒作家和演说家 Winkey Pratney 描述的伟大的布朗丁 Blondin，一个十九世纪令人难以置信的天才空中走绳的艺术家。布朗丁为了证明他的能力，在尼亚加拉大瀑布上架起一条1100尺长的脚绳。为刺激广大观众，他在大瀑布上走过脚绳，表演各种精彩特技。他甚至在绳的中间向后反筋斗。如果他掉下来，是没有任何保护的。

一个报社记者，目睹奇观，非常钦佩，说：“我敢打赌，你在脚绳上没有什么你不能做的。”他告诉布朗丁。“你看我能推着独轮车走过绳子吗？”布朗丁问记者。“哦，我敢肯定你可以。”“你觉得我可以推着一个人坐在独轮车上走过绳索吗？”布朗丁再问记者。“毫无疑问！”布朗丁盯着记者，接着问：“你觉得我可以推着你坐在独轮车上走过绳索吗？”“嗯，嗯... ..”

真正的信心就是坐进基督的独轮车。别样的信心都不是真信心，只是说教。大多数基督徒只会随口承认上帝是全能伟大的。他们会称上帝掌管宇宙。他们会说，在上帝的既定或容许的旨意外，任何事都不会发生。他们在车的保险杠上贴着：“他的天使正保护着我！”但他们是不会坐入独轮车的。他们不会把家庭的安全交给上帝。

可悲的是，因为不相信上帝，每年都有基督徒家庭被自己的武器打伤或打死。几年前发生了一个令人心碎的悲剧，当一名男子和他的妻子回家。他们的女儿住在一位朋友家中。然而，女儿为了给她的父母一个惊讶，早了一点回家，并藏在自己卧室的壁橱里。当她的父母来到家中，他们听到壁橱里有声音。以为是盗贼，父亲拿到他的手枪，慢慢靠近壁橱。壁橱的门突然打开，父亲本能地扣了扳机。他随即发现是他的女儿，但为时已晚。女儿轻声说“我爱你，爸爸。”就倒下死去了。

这样的事并不罕见。一个人家里的枪支杀死家庭成员或朋友的可能性比杀死或伤害一个入侵者的可能性大22倍。² 我们可以用比枪更安全的方法对付邪恶。

数年前，我的基督秃朋友 Decio 和 Olivia，住在亚特兰大的一个汽车旅馆。城里已发生过多起武装抢劫和谋杀事件。在这些抢劫中，凶手命令受害者面朝下躺在地上，然后从脑后开枪。所以 Decio 是有警惕的。

这是一个温和的十月的傍晚，Decio 和 Olivia 临时把汽车旅馆的房门开着等他们的朋友。忽然两名十几岁的暴徒拿着枪出现在门口。他们命令所有人趴在地板上。Decio 犹豫一下，然后跪下祈祷，想着应对的办法。

他的妻子 Olivia 以为这是一个万圣节的恶作剧，仍坐在床上。一个年轻的劫匪挥舞着他的枪，命令她趴在地上。她却开始大声唱：“耶稣爱我”。一边站起来，慢慢走向两个男子。其中一人举起手枪，指着她的脸命令。但 Olivia 继续唱歌走向他，劫匪忽然大声对他的同伴喊：“这是一群信耶稣傻瓜！我们走吧！”于是两个青年男子很快消失在黑暗中。

多年来，我已经听到和读到许多有关通过祈祷、诗歌、或见证有效地解除了可能的窃贼或行凶的事件。如果我们只是嘴巴唱“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心里不相信，没有任何意义。

问题二：“如果是希特勒的统治下呢”？我常被人问这个问题。

其实，这是我要问那些拒绝退让的基督徒的问题：“但如果是希特勒的统治下呢”？你看，如果每个基督徒都遵行耶稣的教导，希特勒决不会成就任何事。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希特勒军队的士兵都自称是基督徒，他们自愿加入或被征召到德国军队，他们服务自己的国家就如与他们作战的英国和美国的基督教士兵一样。如果每个基督徒都遵行耶稣的教导，希特勒的邪恶永不会发生，因为没有士兵执行他的计划。

如果所有基督徒都遵行耶稣的教导，也许就不会有战争。这不是空想。Pax Romana 时期证明了这一点。Pax Romana 是历史学家们给罗马帝国从公元前 27 年到公元 180 年这段和平时期的名称。它是罗马帝国历史上最和平的时期。事实上，它是欧洲文明开始到现在地中海的地区为期最长的和平时期。在这段时期，罗马帝国没有遭受过一次领土入侵。有少数国内骚乱，如犹太人反罗马统治的起义。但没有罗马人之间的内战。

是什么带给罗马帝国这段和平时期呢？是强大的罗马军队吗？不，罗马军队最强大的时期大约在第四和第五世纪，那时没有和平。正是在第四和第五世纪，蛮夷终于被能够成功入侵了罗马帝国。

是因为有英明的统治者吗？可以肯定，这段和平时期当然有一些非常能干的皇帝，如凯撒 Caesar Augustus 与马库斯 Marcus Aurelius。然而，也有象 Caligula, Nero 和 Domitian 这样的疯子和恶魔统治者。尽管如此，在他们的统治时期，罗马人也享受了和平。

那么，这段时期到底有什么特别呢？历史学家没有明确答案。我相信这是上帝给地中海地区带来的一段和平时期，因为他的儿子，和平之君将要在哪里诞生。上帝带来这段和平没有用任何军队的帮助。我相信当时那里的基督徒保护他们的平安也不是用刀剑，而是用他们的退让、和平的信念和他们的祷告。

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信念。Pax Romana 时期的基督徒也坚信这段和平时期是上帝干预的结果。例如，希腊哲学家 Origen 告诉罗马人说：“福音和平的教义，甚至不让人向敌人复仇，怎么会在世上占了上风，难道是耶稣的降临把一种微妙的精神注入世界了吗？”³

另一位早期的基督徒作家 Arnobius 写道：“不难证明（在基督的名字被世人知道后），战争因为人们对愤怒冲动的抑制，大大地减少了。… …结果，一个忘恩负义的世界开始享受，并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享受从基督而来的好处。因基督的教训，人类的野蛮凶残被感化，伸向同胞的屠刀开始收回来。事实上，如果每个人都能用心听听他的有益的和平的教导，… …那么全人类都将和平安宁了。钢铁只会用在和平建设上，世人将和睦相处，彼此互不侵犯了”。⁴

用退让保卫国家

今天，很多自称基督徒的人批评神国的基督徒反对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国家。有趣的是，异教徒对早期基督徒提出过同样的批评，因为他们拒绝用刀剑保卫罗马帝国。当时的希腊哲学家回应那些异教徒的批评说：

“我们的祷告战胜各种魔鬼挑起的战争。魔鬼使人背约，扰乱和平。因此，我们的祷告比战场上的军队更好地帮助了王。我们通过不断否定自我结合公义地祷告和静思来参与公共事务，我们放弃追求个人快乐。所以我们为王所做的更好。事实上，尽管王要我们服从他的命令，我们却不是王的指挥下打仗。然而，我们却是在为他的好处战斗，我们是一个特殊的军队，一个向神祷告的属神的军队。王要我们带领军队保卫我们的国家，我们会做的。但我们不为个人的荣耀去做。在隐密处，在我们自己心中，我们为我们的同胞祷告，如祭司的祷告一样。所以基督徒对国家更有益处”。⁵

完全依赖上帝的工作大有果效。它带来地中海地区有人类文明以来最长时期的和平。如果他能对付所有古代地中海地区的好战民族，它也可以阻止希特勒。在事实上，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希特勒根本就不会掌权。

但有人会反对说：“你们有没有听说‘好人不做，恶人就得逞’的说法呢？”啊，这是问题的关键。大多数基督徒看不到我们对信心的依靠，把祷告当作‘无为’。无论他们是否承认，大多数的基督徒相信，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阻止邪恶，就没有力量可以。

但如果所有自称的基督徒坚持退让和爱他们的敌人，如果整个教会把上帝作为人类真正的保护，相信祷告的作用，结果会怎样呢？整个教会在最初的三个世纪的确是这样做的，他们生活的世界的确因此享受到了和平。我毫不怀疑地相信，如果我们今天的教会真的做到这些，我们将有一个同样的和平时期(a new Pax Europa or Pax Americana)。

邪恶永远不能战胜了邪恶，错误永远不会更正错误。撒但的手段不能赶出撒但。只有遵行基督的教训，才是唯一有效对付邪恶的方法。

问题三：耶稣的话不是仅适用于个人行为，而不适用于国家发起的行为吗？

有些基督徒认为，如果我们个人以恶报恶是错的。不过，如果我们的政府要求这样做，就不违反耶稣的教训了。这种说法使我想起Adin Ballou撰写的一本小册子，题为“多少人犯罪可以使之成为一种美德呢？”他在其中问：“废除上帝的诫命，并把他所禁止的变成合法的，需要多少人？把邪恶变成公义需要多少人？人不可杀人，如果这样做，就是谋杀。无论是1个人、10个人或是100个人，人人都要承担不可杀人的责任。如果他们这样做，那仍然是谋杀。但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就可随意杀人而不算谋杀。它是正义，必要，值得赞扬和正确的。只要获得足够多人的支持，大屠杀就是完全合理的了。但问题是要多少人支持呢？盗窃，抢劫以及所有其他犯罪也是如此。绑架对一个人或极少数人是一个大的犯罪。但整个国家去绑架，这种行为不仅是无辜的，而且非常光荣。所以整个国家可以大规模抢劫，胡作非为，用武力侵犯一个城市，不算犯罪。他们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惩罚，还要宗教人士为他们祷告。还肯定会有神迹！他们可以修改上帝的律法，至少可以根据他们自己的想象。但究竟要多少人就可成就这些呢”？6

如果国家命令我崇拜偶像，那就对了吗？换句话说，个人崇拜偶像不对，但在国家政府的要求下就对了吗？个人占卜不对，如果在国家政府的要求下就可以被接受吗？个人犯奸淫不对，如果国家政府要我这样做就对了吗？个人离婚是错误的，但如果国家批准就完全合法了吗？

假如政府为了国家的好处要求一个基督徒妇女堕胎，也许政府认为解决人口过剩的最有效的方法是降低人口出生率。请问，这使得基督徒女子通过人工流产杀死她的婴儿合法了吗？如果不是，那么同一个政府在战争中命令其公民杀害其他人就合法了呢？

当耶稣教训我们退让和爱我们的敌人，他是否区分是个人或是国家行为呢？没这回事。事实上，他用这个教训所取代的旧约的律法本身是针对国家的，而不是个人。你还记得，耶稣在他关于退让的教训的开始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马太福音5：39），他当时的听众在哪里听到“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呢？是在摩西律法中，有三处。

第一处记载在出埃及记21：22-24：“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坠胎，随后却无别害，那伤害她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请注意这里有多多个审判官参与，所以这不是对私人复仇说的。

第二处记载在利未记，一个人有一个埃及父亲和以色列母亲，他曾亵渎神。当以色列人问神应该怎么办，上帝回答说：“那亵渎耶和華名的，必被治死，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打死人的，必被治死。...人若使他邻舍的身体有残疾，他怎样行，也要照样向他行，24：20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怎样叫人的身体有残疾，也要照样向他行。...摩西晓谕以色列人，他们就把那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利未记24：16-23）。这段文字时针对个人的吗？恐怕不是！整个以色列民都参与了处罚。

最后一处记载在申命记：“若有凶恶的见证人起来，见证某人作恶，这两个争讼的人就要站在耶和華面前，和当时的祭司，并审判官面前，审判官要细细地查究，若见证人果然是作假见证的，以假见证陷害弟兄，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别人听见都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你眼不可顾惜，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申命记19：16-21）。这段话同样不是针对个人的审判。士师和审判官都参与了。

因此，耶稣教训退让是针对整个国家司法行为，而不是针对个人的报复行为。其实这就是“以眼还眼”所针对的。耶稣的教训取代了这个审判标准。

问题四：我们不能兼而有之吗？当我在美国军队服役，我是军队的一部分，执行杀戮的我不是个体的我。那是美国政府。根据罗马书13章，美国政府的权柄是神所赋予的。

因为大多数基督徒不相信神国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国度，所以以为这种说法合理。

为了说明这一点，假设一个美国公民在20世纪30年代住在德国。并假设德国陆军征他入伍。（政府有权力征召非公民的居民），我们假定这美国人接受加入了德国军队，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次战斗中杀害了他的美国同胞。假设他最终被美国军队抓获，送上审判庭。

在审判庭前，他做了以下辩护：“我知道作为一个美国人拿起武器反对我的同胞是错误的。不过，我被编入德国军队，我不再是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杀害其他美国人，而是德国政府兴起的合法战争反对美国的”。

你认为美国人民和政府会接受这样的辩护吗？当然不会！那么为什么我们想象耶稣会接受这样的辩护呢？

其实，现实生活中确实在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几年前，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兴起战争。在战斗中，美军抓获一名美国公民，名为林 John Walker Lindh，他加入了塔利班军队。假如林在审判中做以下辩护：

“我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永远不会伤害任何一个美国人。我的确加入了塔利班军队。但在我加入时，他们没有与美国打仗。我加入塔利班军队之后的行为不再是我的，而是塔利班政府的。我不是作为个人来与美国打仗，我只是塔利班政府的一部分。因此我是无辜的”。

你觉得美国陪审团会接受吗？我想不会。

反对退让的基督徒实际上是要耶稣顺服凯撒。他们希望耶稣承认，如果凯撒要求每个人听从他，耶稣就得废掉他的律法。相反，如果耶稣要人听从他，凯撒愿意废除他的律法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假设林先生辩护说：“我作为美国公民，永远不会伤害任何一个美国人。这样做当然是错的！如果我在阿富汗抗击美国人，我这样做纯粹是因为我是穆斯林。我对我的神Allah的效忠要求我杀死所有的异教徒。因此，作为伊斯兰教的一员，我杀死了美国人。但我这样做只是作为伊斯兰国际社会的一员，而不是作为我个人或作为一个美国人。所以，我是清白的”。

您怎么看？这样的辩护起作用吗？当然不会。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其公民杀死另一个公民，不管他们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如果有人杀死另一名美国人，他将被指控谋杀罪。他的宗教需要不可能成为借口。

如果我们的政府不会允许其公民因为宗教信仰的差异互相杀戮，我们为什么认为耶稣会允许他的公民因为他们的政治或民族区别互相杀戮呢？

第十章 但圣经上不是说...？

多年来，对退让的教训感到不舒服的基督徒常问我一些看似与之有矛盾的经节。所以让我们看看这些经节。

问题一：耶稣说，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这样说，他不是兴起战争了吗？

耶稣的确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马太福音10：34）。单从这句经节，听起来好象耶稣是要基督徒武装起来，为神国征战。但当我们从整段圣经来看就变得很清楚，这并不是耶稣所说的意思。

耶稣这段话是送十二个门徒出去传福音时说的。让我们来看这段话：“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鞭打你们。... 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10：22 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10：23 有人在这城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去。...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惟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

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10：38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丧失生命。为我丧失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马太福音 10：16-39）。

当我们读整段圣经，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没有授权他的门徒要拿起武器与那些反对神国的人战斗，相反，他告诉他的门徒说，他是把他们如羊送入狼群。羊没有武器，他们也不会杀狼。相反，狼会杀害羊。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要做好为主殉道的准备。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就不配做他的门徒。唯一他允许他的门徒可做的，是在面对暴力时，如果可能，逃到另一个地方去。

在远古时代，剑有两个目的。我们通常认为是在战争中用来杀人的。不过，剑也可以当作工具用来切割。圣经说神的话是“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希伯来书 4：12）。

在马太福音 10：34，耶稣不是在说剑的切割功能吗？他说：“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耶稣是说母亲和女儿用打仗的剑互相拚杀吗？他是授权基督徒杀害他们的父母和孩子吗？还是耶稣是说神国的福音会造成家庭成员作不同的选择呢？

我想大多数人可以看到他说的是后者。我们自己的家庭可能阻碍和逼迫我们。然而，如果我们爱他们超过爱耶稣，我们就不配作他的门徒。

现在，让我们反思一下耶稣在马太福音 10 章所说的有关优先次序的问题。他说：“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如果耶稣不让我们爱我们自己的孩子超过爱他，我们怎么能爱我们的国家超过爱他呢？

问题二：当一些士兵来见施洗约翰时，施洗约翰没有告诉他们要放下武器或离开军队。

让我们一起看这段圣经：“又有税吏来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作什么呢。约翰说，除了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作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路加福音 3：14）。

这里的“强暴”希腊文是‘diaseio’，它的字面意思剧烈震动。1 约翰在这里可能的意思是不攻击或杀人。

不过，无论我们如何解释 diaseio，事实上，约翰仍是一个旧约时代的先知。他甚至还不是一个神的新国度的国民。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耶稣曾告诉他的门徒：“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马太福音 11：11）。耶稣又说过：“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路加福音 16：16）。

简单地说，约翰是一个先行者，为耶稣准备了道路。虽然他传讲悔改的信息覆盖了很多耶稣所教训的，但他是犹太人最后一个先知，而不是第一个基督徒先知。上帝没有差遣约翰解释神国的福音。

问题三：对于罗马百夫长呢？耶稣没有让他离开军队。还有哥尼流呢？在他信主后圣经中并没有说他离开军职。

我们先看看有关百夫长的经节：“耶稣进了迦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阿，我的仆人害瘫疾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阿，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 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马太福音 8：5-13）。

实际上耶稣一点没有提这个人的职业。他既没有表示赞成也没有反对。事实上，这段经节的中心不是讲他是百夫长的事情。而是说，他是一个外邦人。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强调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马太福音 8：10）。这也预示着一个事实，就是外邦人后来证明比以色列人更听信福音。

耶稣遇见罗马百夫长很像他遇见撒玛利亚女子的情况。她与一个不是她丈夫的男人生活在一起。耶稣并没有要她离开那个男子，这难道意味着耶稣许可未婚同居吗？

至于哥尼流，圣经没有提在他信主后做什么。也没有证据表明他成为基督徒后继续动用武力。

实际上，圣经中很少记录那些成为基督徒的人后来做了什么。我想我们大多数相信那些以前从事不符合圣经教训的职业的人，他们会改变他们生活方式。举例来说，许多妓女接受了耶稣。我们应当相信她们离开了她们的职业，但是圣经没有提这些事（马太福音 21: 31, 32）。

问题四：但耶稣不是鞭打对换银钱的人，并把他们赶出圣殿吗？

让我们来看看：“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殿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作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约翰福音 2: 13-16）。

耶稣对谁用鞭子了呢？这里没有说，是不是？羊通常会跟随自己的牧羊人。耶稣怎样才能把羊和牛赶出圣殿呢？这里没有奇迹（耶稣的选择），最合理的解释是用鞭子。这里一点没有证据表明耶稣用鞭子在人身上。

不过，这里却给出重要的关于退让的教训。耶稣在这里表明，退让并不表示一个人不能充分表达对罪的立场。当然，作为神的儿子，他的权柄比你我多得多。他的门徒从来没有把兑换银钱之人赶出圣殿。

问题五：或许耶稣教训退让是暂时的。他后来不是告诉他的门徒买刀吗？

问题所指的是路加福音 22: 35, 36：“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

乍看起来，人们可能会很容易觉得这段话与耶稣早前的关于退让的教训相矛盾。但是，当我们读到这一章其余的经节，我们看到事实并非如此。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买刀后马上接着解释说：“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路加福音 22: 37），所以耶稣自己解释了他的话。刀的用处只是为了要实现以赛亚书 53: 12 的预言，那里说，耶稣被列在罪犯之中。

下一句经节说明得更清楚：“他们说，主阿，请看，这里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路加福音 22: 38）。显然，耶稣没有告诉他的门徒要准备武装冲突。毕竟，两把刀甚至不足以保卫他们十二个人。相反，两把刀足够实现旧约的预言。

路加福音 22 章后面是关于耶稣被捕的，那里说的更清楚：“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就说，主阿，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路加福音 22: 49-51）。所以在最后，耶稣没有允许他的门徒用两把刀自卫。他甚至补救了邪恶行为的结果。

耶稣用这刀的插曲给门徒一个实景教学。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犯罪即将发生。神的无辜的儿子即将被捕、受折磨，最后被杀。如果说有什么时候基督徒应该用刀的，这时候肯定是的！但耶稣没有允许他门徒用刀，无论是为他还是为他们自己。当他告诉他们不要抵制邪恶，他决不会改变！即使是在最邪恶的时候。

马太把耶稣告诉彼得的话记录得更详细：“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么”。当上帝要保护我们，他的天使是足够的。就如 Tertullian 后来说的：“耶稣使彼得放下武器，也使每个士兵放下了武器”。²

耶稣说：“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是什么意思呢？这与他先前说的：“得着生命的，将要丧失生命。为我丧失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马太福音 10: 39）相辅相成。如果我们信靠武器和世界的权力，我们终将因这种信任而灭亡。

我们后来再没有看到耶稣的门徒用刀剑为自己抗争。使徒行传生动地描述了门徒和其他基督徒的退让。基督徒被暴徒、犹太当权者以及外邦统治者迫害，但他们没有用任何武力抗争。司提反被暴徒抓住时没有反抗，即使在他被打死时，他仍显示对敌人的爱，他说：“主阿，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使徒行传 7: 60）。

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从司提反死后的那天：“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使徒行传 8: 1），耶稣的门徒做什么呢？武装起来回击吗？没有，路加告诉我们：“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使徒行传 8: 1）。面对迫害，耶稣允许他的信徒唯一可以做的是逃离。他们正是这样做的。

耶稣教训的永恒

在登山宝训的后面有许多神国的律法，耶稣告诉众人：“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7：25 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马太福音 7：24，25）。

我们知道，用岩石作基础的房子会持久。摩西律法持续了 1500 多年，但它最终还是被成全，因而是暂时的。但耶稣的教训是永久的。如果耶稣或他的门徒在几年里就把它丢弃了，这些教训恐怕不能比作岩石吧。不，他的教训并没有改变。它适用于我们就像适用于听到耶稣第一次讲这些教训的人一样，丝毫没有更改。

正如我刚才所引用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希伯来书 13：8）。

第十一章 对于地上的国度呢？

我已经谈了很多有关神的国度，但到目前为止，我很少谈到地上的国度。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其实，圣经只提了一点点上帝对世界国度的管理。在旧约，我们看到上帝对那些与以色列人打交道的国家，如埃及、亚述和巴比伦，有直接干涉。但圣经在此期间很少提到其它的国度，如中国、印度、日本、非洲和美洲。

我们可以推测，神兴起罗马帝国，使基督教更容易传播到地中海地区。毕竟，罗马建造了良好的道路，使地中海地区旅行安全。但为什么在中国兴起汉朝呢？墨西哥兴起 Aztec？印度为何有 Sunga 王朝掌权，而 Mauryan 统治者又被推翻呢？我们不知道。事实是，我们对上帝如何管理这个世界知道得很少。一个国家在战争中取胜，绝不表明他们作为一个国家被上帝认同。

不过，圣经揭示了上帝对待世界的五个原则：

- # 上帝是世界各国的终极掌权者；
- # 所有世界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上帝；
- # 上帝对待世界与神国的态度是不同的；
- # 所有地上的国度都只是暂时的；
- # 撒但正积极影响在这个世界里。

1. 上帝是世界各国的终极掌权者。尼布甲尼撒王是最有力的证明，上帝暂时拿走了他的理智和他的国度。圣经解释上帝这样做的原因说：“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与谁就赐与谁，或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但以理 4：17）。

所以上帝最终掌权。这也是为什么神国的基督徒不担心世界上的希特勒。上帝绝不会听任他们的邪恶。他们可能成功一时，但只是在上帝允许他们的一段时间里。真正相信上帝掌权的基督徒知道祷告是对付邪恶最有效的武器。

2. 所有世界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上帝。当彼拉多警告耶稣说，他有权力钉他十字架，耶稣冷静地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辨我”（约翰福音 19：11）。或者如保罗所说：“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罗马书 13：1）。

所以地上的国度有上帝赋予的合法的权柄。为什么上帝要给他们这些权柄呢？保罗解释说：“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麼。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13：4 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罗马书 13：3，4）。

所以上帝赋予世界权柄是因为人类的罪性。甚至邪恶的统治者也几乎总是比无政府状态好。在最近的两伊战争中，西方联军很快打败了萨达姆的武装。然而，萨达姆政府垮台到美军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建立临时政府之间的那几天间隙里，无政府主义就蔓延了。一个又一个商店被抢劫，武装暴徒劫持汽车，到处是仇杀。萨达姆侯赛因的邪恶的统治，比这种无政府状态还好一些。

当保罗说，执政者是“神的用人”时，当时罗马帝国的统治者 Nero 是一个地地道道十恶不赦的人。因此，大家不要以为保罗的意思是说统治者与上帝是伙伴或朋友。保罗用在这里的“用人

” (minister) 是 diakonos 。这个词在希腊问是“仆人”的意思。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说执政者是上帝的仆人，因为上帝是主人。

就如 Nero 皇帝一样，大部分君王和统治者都没有意识到上帝的权威。很多时候他们是反对上帝和属他的人的。过去的以色列国是这样，耶稣以后的世界也是这样。统治者几乎总是要行使超过上帝给他们的权力。他们没有满足于“恺撒的物”。他们也要“神的物”。

3. 上帝对待世界与神国的态度是不同的。耶稣对彼拉多解释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翰福音 18: 36）。

所有人间的政府都属于“这个世界”。它们与神国形成鲜明的对照，而且它们通常是神国的反面。地上的国度都不支持神国，因为它们的价值观完全相反。尝试将地上的国与神国结合起来，就像尝试把粘土与塑料结合起来，他们不会结合，因为它们的本质太不同了。

美国相信圣经的基督徒喜欢把爱国主义与基督教连在一起，他们以为美国在某种意义上与神国是伙伴关系。他们把美国称为“基督教国家”。但美国如法国、德国、还有中国一样仅仅是属世界的国家。美国只是在其硬币印着“我们信任上帝”，实际并不信任。它相信它的军队、坦克和导弹。

4. 所有地上的国度都只是暂时的。地上国度与神国相反的本性显明在但以理的预言里：“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但以理 2: 44）。

但以理没有说神的国会与一个或几个地上的国联合。他也没有说有些地上的国会与神的国成为伙伴关系。不，他说神的国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当然包括美国。地上的国只是暂时的，最终将灭亡。

5. 最后，我们必须一直记住，撒但在地上的国度中有很多作为。从历史上许多国家政府的行为中可以明显看到。但最直接的证明就是撒但引诱耶稣：“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但退去吧。（撒但就是抵当的意思乃魔鬼的别名）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事奉他”（马太福音 4: 9, 10）。

必须注意的，耶稣没有否定撒但有权力给他所有地上的国，如果这是不能兑现的谎话，就不会对耶稣构成太大的诱惑。事实上，耶稣后来把撒但称为“这世界的王”（约翰福音 12: 31）。耶稣诞生前几百年，但以理的预言显示地上的国是被“魔君”控制的（但以理 10: 13, 20）。

当然，如果上帝没有允许，撒但对地上的国是没有权力的。地上的国最终也是神掌权，而不是撒但。但地上的国度通常随从撒但，而不是神。

第十二章 在两个国度里的生活

作为神国的国民是不容易的。特别困难的是，神国不像地上的国度不占有任何地域疆界。它使神国的国民同时生活在两个国度里，地上的国和神的国。基督徒要顺服谁呢？

这与一个美国公民生活在海外类似。假设一个美国公民 Joe 搬到德国，并找到一份工作。他能因为是一名美国公民，就可以不必遵守德国的法律？完全没有这回事。如果他违反了德国交通法规，他不会因为是一个外国人得到原谅。如果 Joe 抢了银行，他将依照德国法律被起诉。他将在德国受处罚。此外，虽然 Joe 是美国公民，如果他在德国工作，他不得不纳德国的税。

同时，Joe 虽然是一个老外，但可以享受德国法律下的各种权利。他可以像其他德国公民一样享受警察的保护。他可以向德国法院提出申请。如果他在德国工作，他也像德国公民一样享受工作场所提供的安全保护。

我们作为神国公民与 Joe 的情况本质上是相同的。我们虽然是神国的公民，我们必须顺服地上的法律。圣经明确指出：“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彼得前书 2: 13-15）。

虽然我们是神国公民，但我们不把地上的政府看成是非法的或是敌对势力。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的权力来自于上帝。圣经明确地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罗马书 13：1，2）。

一个看起来有点儿滑稽的是，一个神国公民要顺服基督，必须首先顺服凯撒（地上掌权的）。事实上，神国公民通常比那些属世界的人更自觉地顺服地上的法律。

国度的冲突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我们前面讲的住在德国的美国人 Joe。如果德国的法律与美国的法律有冲突怎么办呢？举例来说，假如 Joe 为了要遵守德国法律，不得不去做对美国不忠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Joe 一定要决定他想将自己的永久公民身份放在哪里。因为当冲突发生时，他无法同时服从两个政府。他必须做选择。

为了说明这一点，假设德国和美国兵戎相见。即使 Joe 生活在国外，美国有权力征召他加入美国军队吗？当然可以。虽然 Joe 不是德国公民，德国是否有权力征召他入伍吗？的确可以。Joe 可以接受德国军队的征召，并且宣誓效忠德国吗？如果他还想保留他的美国公民身份就不行！他不能侍奉两个主人。他必须决定，哪个政府将是他的绝对主人，哪个将只能得到有限的顺服。

神的物当归给神

有些人从前面的罗马书 13 章得到这样的印象，地上的政府对我们有至高无上的约束力。他们以为我们有义务为我们所生活的国家效忠，甚至献出生命。但经文里并不是这样说的。

我们决不能忘记，法利赛人和希律党的人问耶稣，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时，耶稣告诉他们：“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马太福音 22：21）。

请注意，法利赛人和希律党的人没有问耶稣神的事，他们只是问纳税的事。耶稣把神放在他的回答里，证明提问的人目光短浅。他们的心只关心地上的事，没有看到永恒。他们当然要付税给该撒。为什么？因为该撒的头像印在他们的钱币上。上帝没有造这些钱币，是该撒造的。所以钱币应归给该撒。

我们是属谁的呢？该撒的？不。上帝用他的形象创造我们，我们属他。因此，上帝对我们的生命有至高无上的呼召。该撒只对他造的东西有权力。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不是他造的，因此他没有权力。

在罗马书 13 章，保罗告诉我们要顺服在上有权柄的。但他接着以划定顺服的范围：“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惟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罗马书 13：7-8）。

请注意保罗在这里只列出世界上的事情：税、关费（即征收运送货物的费用）、惧怕和恭敬当权的。所有这些都是该撒的权力范围。值得注意的是，保罗没有把征兵役当作政府的权力之一。

正如我先前已经说过的，地上的政府并不满足于只属该撒的东西。他们也要属神的东西。他们认为他们享有其所有公民绝对至高无上的忠诚，甚至享有公民的生命。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要他们的灵魂。但正如 tertullian（早期神学家）问：“如果所有的东西都是该撒的，什么东西才是上帝的呢？”¹

事实上，大多数自称基督徒的人还留下什么给上帝呢？他们通常是为该撒冒着生命危险，给出他们的金钱、青春、他们的灵魂和他们至高无上的忠诚。他们给基督的神国留下什么呢？只不过是一点点的奉献和一个星期几个小时的时间。他们以为这就能够让耶稣接受了！

当该撒要上帝的东西的时候

所以如果该撒的法律和上帝法律有冲突时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基本上和前面提到的美国人 Joe 的处境相同。他不得不决定他的绝对忠诚是给德国还是美国。他不能两个都给。同样，神国的公民也必须决定其绝对效忠的对象，是神还是该撒。

使徒们都经历了这样的考验。耶稣要他们宣扬神国的福音。然而，犹太的当权者把他们抓起来，不允许他们传讲耶稣。这些犹太当权者并不是通过造反当权的。他们中有被神直接设立的大祭司。罗马政府认可他们在犹太宗教里的权力。

但这并没有改变使徒们，他们有耶稣的命令。耶稣是他们的王，他们对他们的王绝对忠诚。所以他们回答犹太当权的：“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4：20 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使徒行传 4：20）。使徒们继续在街上传讲福音。

所以当权的很快又把他们找回来：“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使徒行传 5：28，29）。

我们从上面的例子应该学到什么？我们应知道，如果我们要成为神国的公民，并且保持这个身份，我们必须对它有绝对的忠诚。当神国与世界冲突时，去顺服谁应该是毫不犹豫的。答案永远只有一个：我们顺从神，而不是顺从人。如果我们要成为神国的公民，神国将主宰我们的一切。

地上的国度与上帝的关系类似于一个企业与国家的关系。因为国家授权才有企业存在。国家如果没有授予企业权柄，企业就没有权柄。这是否意味着国家要决定企业的一切行为呢？不是的。这是否意味着企业变成国家的合作伙伴？不会的。然而，由于国家授权给企业，企业雇员必须服从企业的管理。

不过这种服从是相对的。如果企业要员工做一些非法的事，国家允许员工拒绝服从。否则，员工将承担法律责任。事实上，员工如果违法，企业也无法保护他们。

同样的，如果上帝的法律和世界的法律有冲突时，神国是第一位的。人的法律必须让路给上帝的法律，而不是相反。耶稣不会因为一些地上的君王随意要求他的国民去做违反耶稣命令的事而原谅这些行为。

这类似于美国州法与宪法的关系。每个州都有权制定很多自己的法律。住在该州的居民必须遵守这些法律。但如果一个州的法律与宪法发生冲突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宪法就取代州法，绝不会相反。同样，上帝的法律总是取代那些与之冲突的人的法律。如果该撒要我们做一件事，而上帝说要做另一件，执行的总是上帝的法律，而不是人的。这是神国最明确的原则。

爱我们的敌人

除了宗教迫害，该撒的法律和基督的法律最可能发生冲突的是在对退让的态度上。举例说，地上的政府多要求年轻人必须参加军队，拿起武器，杀死那些国家的敌人。然而，我们的国王已经要我们爱仇敌，而不是恨他们。无论他们是佛教徒，回教徒，或无神论者，我们很难一面杀戮他们，一面声称我们爱他们。因此，我们不能既顺服基督又顺服该撒。

如果基督的法律不容许我们杀死那些不信他的人，怎能允许我们去杀害我们的基督徒弟兄呢。然而，在过去 1700 年以来，几乎每个有美国人或欧洲人参与的战争中，战争双方都有基督徒。如果一个外国政府对一个美国人下令去杀害他的美国同胞，大多数美国人都会拒绝这样做。但一个地上的政府命令基督徒去杀害他的基督徒弟兄，大多数自认为是基督徒的人却会这样做。

我们无法选择对两个国王全心效忠。当一个基督徒仅仅因为一些地上的统治者的命令而杀害他的神国的同胞，他很清楚他是对他在地上的统治者全心效忠。他是将他的国家利益放在神国利益和主内弟兄的爱之上了。

当然，基督徒拒绝拿起武器并不只限于那些有其他的基督徒参与的战争中。耶稣告诉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如果我们只是拒绝使用武器对待我们的神国同胞，我们与世界其他人没有多大差异。因为他们同样拒绝对自己的同胞使用武器。进入神国意味着我们要比世界多走一步，我们爱我们的敌人如同爱我们的同志。

尊重政府

根据耶稣对退让与爱仇敌的教训，有些基督徒产生错误想法，以为基督徒应该反对和轻视作士兵和警察的人。情况并非如此。耶稣和他的门徒总是尊重那些与他们交往的士兵。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授权给地上的政府使用武器。神国不需要使用武器，但世界通常需要。耶稣的教训是针对神国的。他并没有说地上的国度可以不需要武装力量就能运作。

因此，我总是对士兵和警察表示礼貌和尊重。事实上，我认为士兵的低工资是我们的社会中不公正的现象。他们忍受了种种困难，他们为同胞冒着生命危险。然而他们仍属于社会的低薪阶层。在2003年，一名有一年服役的美军士兵的基本年薪是15480美元。这只是略高于美国电影院招待员的平均工资水平（14144美元）和十字路口警察（15080美元）。²

我当然希望看到所有的士兵都成为神国的精兵而不是世界的。然而，这是一个他们自己要做的决定。但只要他们都是代表他们的国家服务于人民，他们理所当然要受到尊重，而不是批评。他们为政府所做的牺牲应该与政府给他们的收入相称。

第十三章 我属于这个世界吗？

我们在前面提过耶稣对彼拉多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翰福音18：36）

如果彼拉多在听到这些话以前对基督的国的特殊性有疑惑的话，那么在他听到后应该没有了。神国是一个无法，也不需要刀剑来保卫的国。耶稣没有什么可以让彼拉多害怕的。耶稣的国不会去推翻彼拉多所服侍的国，至少不会在彼拉多活着的时候，也不会用地上的刀剑来推翻。耶稣的国不属这个世界。它是纯粹依靠超自然的力量存在而不靠人的能力。

不仅基督的国不属世界，他的国民也不属世界。耶稣被捕后不久，就为他的国民祷告：“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或作脱离罪恶）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约翰福音17：14-18）。

因此，如果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国民，我们必须也是“不属这个世界”。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要隐居起来呢？完全不是。因为耶稣说，他差我们到世界里，而不是远离世界。

如果我们已被差到世上来，我们如何避免变成“属世界”呢？约翰解释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常存”（约翰一书2：15-17）。

所以，“不属这个世界”是指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但却对它的种种诱惑死了。我们只是空手经过世界，并没有把它当作我们永久的家。正如约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爱这个世界，就没有必要谈论我们是多么爱耶稣。如果我们爱这个世界，我们把耶稣的名字贴在我们的车上或房间里并不能帮助什么。因为如果我们爱世界，我们就是不爱耶稣。

正如雅各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哪，（淫乱的人原文作淫妇）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么。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雅各4：4）。

正因为如此，耶稣和他的门徒从来没有提过“基督教国家”的概念。这个名词实际上是自相矛盾的，好象“雷鸣般的沉默”不合逻辑。“基督徒”这个词总是连着“不属这个世界”的人与事。在另一方面，除非我们特指神的国，“国家”总是指“属于这个世界”的国家。

在整个新约圣经，神教导人如何处理各种权力关系。有教导作夫妻的，有教导主人和仆人的，有教导作父母和孩子的，有教导作牧师和被牧养的人的。然而，当谈到地上的政府，教导就不同了。新约全书只给基督徒作子民的教导，却没有给作基督徒作统治者的教导。如果上帝计划让基督徒在地上作掌权的人，为什么没有给他们教导呢？

世界的染料

当然，每个教会都声称爱耶稣。没有称它是世界的朋友。但说是容易的。但要看它是怎么做的。当审判的日子，耶稣要称我们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而不会说“又会说又忠心的仆人”（马太福音25：21）。

不少银行使用染料盒，以帮助制止抢劫事件。当劫案出现时，银行职员暗中把很薄的染料包放在现金中交给劫匪。大约十几分钟后，当匪徒逃离银行，染料包破开，红色染料到处染红了被盗的现金，常常也染红了匪徒。

1999年，在特拉华的威尔明顿，一个不太高明的强盗从一家当地银行抢劫了相当数量的现金后逃走。15分钟后染料包破开，染料都染红了现金和强盗的整个右手。强盗只跑几条街就发现，一名警察紧追不舍。他躲在一个公寓大楼后面，把钱袋放在背后，把他的手放在他的口袋里。

警察来的时候，他假装休闲的样子站在那里。但当他发现警察是一个熟人时，他从口袋伸出他的右手打招呼，这是那个染红的手。这就结束了他短暂的行窃生涯。¹

世界就像染料包，对它的的朋友都留下一个识别标志。当世界的朋友举手崇拜耶稣的时候，耶稣看到的是世界留下的红色染料。不论教会如何嘴上反对世界，那染料的印迹仍能分辨出来。

我们怎样分辨我们参加的教会是与世界为友的呢？与世界为友的教会会随着世界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态度和行为。相比之下，耶稣是“昨天、今天，直到永远都不改变”。他的态度、价值观和诫命，永远都不会改变。一个不属世界的教会与新约时期的教会有相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其道德标准不会10年或20年就发生变化。

然而，自从君士坦丁时代以来，传统教会已步入世界后尘。例如，当罗马人接受火刑，当时的教会也认同。当罗马人采用酷刑对嫌疑人逼供。当时的教会也接纳酷刑。当罗马人看不起各种“野蛮民族”，当时的教会也如此效仿。

君士坦丁时代后的教会继续宣称他们爱耶稣基督，但世界已经把它拖进来了。教会爱世界，接受了很多世界的价值观和做法。通常，教会会继续这些得罪神的行为，直到世界最后认识到这些行为是错的。举例来说，当世界后来看到火刑太残忍而废除它，教会才跟着这样做。当世界大多终于承认酷刑是邪恶的，教会才停止使用酷刑。

50年前，在南方，属世界的白人不会与黑人在同一饭店吃饭，用同一旅馆，或同一社交场合。当时的教会采取不同的立场了吗？没有，白人基督徒行事无异于世界。他们拒绝与黑人一起崇拜。但时至今天，南方的白人与黑人同吃一个餐馆，睡在同一个旅馆，并在同一场合社交。世界终于承认种族主义是错误的。你猜怎样？现在大多数教会也承认种族主义是错误的。在大多数的州，但不是全部，在南部教会，黑人现在可以和白人一起崇拜。但世界先改变，白人基督徒才开始去实践爱那些不同肤色的人。耶稣的教训似乎没能进入南部基督徒的心，是世界终于使他们实践了这些耶稣的教训。

我们在前面谈到了离婚。七十五年前，几乎每一个教会都反对离婚。今天，几乎没有这样的教会。什么改变了？耶稣肯定没有变。世界变了，属世界的教会也就随着改变。

在过去40年中一个显著的社会运动就是女权运动。当女权运动开始影响世界几乎每个角落的时候，它同样开始影响传统教会。突然间教会成为羞于谈论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有关男女差别的教导。教会已经“重新解释”了几乎每一处有关男女差别的经文。

虽然女权主义的口号是平等，但实际上它推崇两性之间的双重标准。当有人说了一句被视为有损女权主义的话，无论这话是怎样公平和准确，这人立即会被批评为性别歧视。但人可以自由地贬低男性，无论所说的是否公平和准确，完全可以被人接受。

即使那些所谓相信圣经的基督徒已接受这种世界的双重标准。现在的布道中贬低男性的话很普遍。圣经中几乎每一个对女性的诫命都被淡化或忽视，而有关男性的诫命被片面强调或夸张。

举例来说，很少有牧师今天还谈论作妻子的按照圣经要凡事顺服她们的丈夫。即使他们讲到这个教训时，也是轻描淡写。而许多牧师片面强调丈夫要爱自己妻子的教训，他们解释得使它变成一个沉重得几乎不能承受。

另一个例子是圣经关于蒙头的教训：“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讲道或作说豫言下同），若蒙着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凡女人祷告或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哥林多前书11：4，5）。

从初代教会直到十九世纪中期，几乎每一个教会都在这件事上顺服圣灵。男人祷告或在教会里时都脱掉自己的帽子。妇女祷告或在教会里时用布蒙着头。第一次女权运动在十九世纪席卷整个社会和教会。许多教会的妇女祷告时不再蒙着头。在大多数教会，妇女头上仍然有遮盖，但从面纱或布头变成了时尚的帽子。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在许多教堂妇女依然戴着帽子。但帽子很快就随着新的女权运动消失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乎所有的教会，今天仍然遵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前一部分的教训，就是男人要在祷告时脱掉帽子。男人到教会时，或有祷告时，仍被要求脱掉帽子。我记得曾参加过一个祈祷会，一戴帽子的男子进来。传道人立即告诉他们要脱下帽子。我从未见过一个牧师告诉一个女子在教堂或祷告时要蒙头。当世界对性别有一个新的双重标准时，教会也跟上。

乍一看，似乎今天的教会很尊重妇女。而事实上，他们是对妇女进行最恶劣的性别歧视。

我以前是一个企业的律师，直接向总裁和企业的其他管理人员提供有关的法律咨询。如果我故意把不合法的说成合法的，我是什么律师呢？当他们因为我进了监狱，他们还会因我的不诚实感激我吗？我想不会。

耶稣的法律也是一样。他亲自或通过门徒给我们的关于性别上的法律和教训始终是“昨天、今天直到永远都不改变”。当基督徒作家和传道人告诉基督徒妇女她们不需要听从耶稣，他们是使妇女不配进神的国。

右派和左派是同样属世界的

许多相信圣经的基督徒今天引以自豪的是，他们反对今天自由派对同性恋、堕胎，以及其他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以为这样就与这个世界分开了。他们以为作一个右派共和党就算有别于这个世界了。但共和党也属世界，起码是部分属于世界。事实上，它比自由党更趋向于军国主义，更积极地支持战争。其政治基础并没有比民主党多一点建立在耶稣的教训上。但值得肯定的是，共和党通常比民主党慢一点丢弃我们的传统的符合圣经的道德观。

耶稣并不关心我们是世界哪一派的朋友。如果我们与世界任何一派作朋友，我们就是耶稣的敌人了。

第十四章 我们是否已成为和平公义活动家？

从我已经说的，你可能以为我是要大家都成为“和平公义”活动家，也许我们都应该去纠察核电厂和军工厂。但那并不是我的意思。

倡导“和平公义”仅仅是倡导“上帝与国家合作”的反面。它们都把世界当作神国的一部分，或者至少以为世界的国度可以按照耶稣的教导来操作。但耶稣是否尝试过把世界改造成基督化的世界吗？当耶稣站在彼拉多面前，他是否向彼拉多指出各种罗马帝国的社会问题？初代教会的基督徒是否努力争取结束整个罗马帝国的死刑和酷刑方法呢？

“和平公义”活动家的矛盾

倡导“和平公义”的基督徒自以为清高，与那些右派劳力阶层的基要派基督徒不同。他们以为他们才是真正坚守耶稣教训的。但实际上，他们也一样是属世界的。他们只是与自由主义者分属于世界的不同部分，就像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属这个世界。

与右派相似，倡导“和平公义”的基督徒是有选择性地接受耶稣的教训。他们所选择的是左派在政治上认同的那些教训。他们积极谴责战争和贪财这样的罪。但他们通常对类似像离婚、堕胎、同性恋这样的罪保持沉默。他们设想他们可以同时是一个神国的积极国民，又永远不会在政治犯错误。

耶稣从来没有在政治上正确过。他在第一世纪时政治上不对路，在后来的一切世代也从来没有正确过。他没有给出一个改变地上政府和世界的教训。他所要的是个人生命的改变，而不是改造世界。他来邀请我们每一个人加入他的神国。

他从来不会说：让我们向富人多征税，来帮助穷人。不，他的信息是：“David Bercot（原著作者），你要放弃你的舒适去帮助穷人”。他和门徒没有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强迫撒该（路加福音 19：2）把他所有金钱分给穷人。不，耶稣改变了撒该的生命，使他愿意关心穷人。

倡导“和平公义”的基督徒强烈谴责死刑，美国大约每年有 100 人左右被判死刑。¹然而他们大多数对堕胎完全保持沉默，而美国每年死于堕胎的有 100 多万。²倡导“和平公义”的基督徒抗议对女性的歧视，但他们对歧视男性却只字不提。他们强烈反对迫害左翼革命者，但他们很少

提及对支持左派独裁的基督徒的迫害。像那些提倡“上帝与国家合作”的基督徒一样，他们的立场随世界而变。

属神国的基督徒反美吗？

许多倡导“和平公义”的基督徒认为，几乎所有世界上的邪恶都是美国造成的。他们不停抨击美国的政策和所犯的过错。但他们视而不见其它国家政府的邪恶和残暴。

美国当然不是什么“属神的国家”，和这个世界任何其它国家一样。它有它的不和谐，骄傲和自私，像其它国家一样。它用其巨大的财富和军事力量首先满足自己的利益。很少用其金钱和能力帮助落后民族，除非它们对美国自身利益很重要。

但同时，美国又是世界历来最慈善的国家之一。它不象历史上的俄罗斯、西班牙、罗马、巴比伦和亚述等帝国那么滥用暴力。它对基督教很友好，而不是只喜欢那些随波逐流的基督教。它已相当宽容神国的基督徒。我们对美国政府给予的自由应心存感激。今天，大多数欧洲国家也能提供同等的自由，但美国是最早这样做的。

神国的窄门不接受或左或右的政治活动家。神国的基督徒尊重和顺服他们地上的国度，但并不把它称为“属神的国家”或神国的合作者。他们知道神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

第十五章 有谁在现实中过神国的生活？

耶稣不只是教导我们神国的基督徒应如何生活。不，他自己在地上时过着一个属神国的生活，留给我们了一个真实的神国的生活模式。上帝选择最佳时间差他的儿子到地上，使耶稣所教导的都准确地通过他的现实生活显明给世人。要看到上帝时间上的完美，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些引出耶稣诞生的历史背景。

我们大多数人还记得犹太人如何被虏到巴比伦。后来，波斯征服巴比伦，残存的犹太人回到犹大地重建圣殿。但他们还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波斯继续统治他们二百多年。公元前 335 年，希腊打败波斯，成为犹太人新的统治者。

最后，公元前 142 年，在西门 Simon Maccabee 的领导下，犹太人获得独立。这是自巴比伦被虏后，犹太人第一次不再受任何一个外国君王的统治。这使犹太人非常欢欣鼓舞！

崛起的罗马

当犹太人挣扎于希腊人统治的时候，罗马正悄悄崛起，成为世界强国。希腊成为罗马和犹太人共同的敌人，犹太人与罗马签署了一项友好条约，条约中，罗马申明犹大地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警告希腊人不要试图侵占犹大地。¹

尽管有这个条约，罗马人在公元前 66 年自己侵占了犹大地。他们很快开始重重地向犹太人征税。这些税收用于做什么呢？是造福犹太人吗？没有，税收是用来维持统治犹太人的军队。

犹太人自由了 75 年，他们不愿意又要受罗马的奴役。所以在耶稣诞生的时代，犹太人的民族主义日益高涨。事实上，当耶稣成人时，已经发生了一些犹太人反抗罗马的起义。但罗马对他们施行了残酷地镇压。

犹太人的叛徒

然而，并非所有犹太人都仇视罗马人。事实上，一些犹太人受益于罗马统治。这是因为罗马人不是亲自在犹大地缴犹太人的税。相反，他们雇佣犹太人做这个工作。毕竟，用犹太人收犹太人的税比罗马人自己去做更容易。犹太人清楚他的同胞逃税可能使用的伎俩和手段。因为他们住在一起，了解实情，知道谁有钱谁没钱。

犹太人称罗马人的税吏是叛徒！犹太人憎恶这些可恨他们。“等着，等我们独立了，我们就把他们高高地吊起来”。大多数犹太人肯定是这样想。

自然，大部分的犹太民族都热切地渴望神所应许的弥赛亚的来到。他们坚信弥赛亚一定会把犹太人从罗马人的压迫统治中解放出来。如果西门一家能推翻希腊人的奴役，弥赛亚推翻罗马统治还有什么难吗！

来到他们中间的却是木匠的儿子名叫耶稣，他告诉他们要爱他们的敌人。要爱罗马人？这是叛国！什么？如果一个罗马士兵强迫你走一里，你要陪他走两里？这不仅是叛国，而且是羞辱！应支付该撒要求的各项繁重的税？这肯定不是人们期待已久的弥赛亚。更糟的是，这个耶稣和叛徒税吏在一起作朋友吃饭（路加福音 7：34）。

如果说有什么时间和地方需要一个爱国者，那就是在第一世纪的犹大地。罗马无权侵占犹大地。把他们赶出来唯一的出路就是拿起武器。耶稣对他的同胞来说简直是一个懦夫和叛徒。他不仅不会加入他们的反抗行列，他还把罗马人当朋友。

为什么耶稣不帮助犹太人争取独立？因为他只是一个地上的过客。他住在犹大地，但他的国籍在神国。神国与犹太国的事务无关。犹太人从罗马手里获得独立能给神国带来什么区别吗？争取地上的权力和独立对永恒的国度没有意义。人的爱国主义无益于神的国。

耶稣门徒做了什么？

有些基督徒解释耶稣不介入犹太人争取独立的斗争只是因为，他来是牺牲他的生命作人的赎罪。如果是这样，那他的门徒应该积极参与犹太人对罗马人的抗争。

但耶稣的门徒也与耶稣一样忽视了犹太人争取自由的斗争。事实上，一个人不会从阅读使徒行传和教牧书信看到有这场对罗马人抗争的存在。尽管大部分新约圣经的作者都是犹太人，却从来没有提到这场抗争。这就证明了犹太人争取独立的斗争与神国不相关。

历史表明，犹太地的基督徒没有参加犹太人的独立抗争。相反，犹太人有一段短暂的从罗马人手中获得自由的时间，基督徒却离开了耶路撒冷。他们不是在耶路撒冷帮助他们的同胞，而是逃到 Pella 城，离开了犹大地。2 象耶稣一样，犹太地的基督徒不是犹太人的爱国志士。他们不关心犹大地受谁的统治，因为他们对维护地上的犹太国度或外邦人的国度已没有兴趣！

这听起来很不爱国吗？的确是。耶稣的门徒所宣扬的不是“上帝与国家的合作”！而是只能取其。一个人的心要么全部归给神国，要么全部给这个世界。我们的心无法分开服侍于两个主人。第一世纪的犹太基督徒把曾经给犹太国的爱移交给了神的国。

在罗马的基督徒也是同他们在犹太地的兄弟一样。他们不关心犹大地是归罗马统治还是犹太人统治。他们没有参加反对犹太人的战争，在犹太地的基督徒和罗马的基督徒之间没有因犹太地的独立问题产生分歧。

正如我说过，取得神国的公民身份类似于获得在美国的公民身份。要成为一名美国公民，一个人必须要把他的忠诚，从他以前的国家转到美国来。他不能效忠两个国家。我们寻求神国的公民身份也是一样。

第十六章 这是历史上的基督教吗？

我已经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可能在灵里面触动了你，或者已经得罪了你。我知道我这里所讲的对大部分基督徒是第一次听到。但重要的是你能意识到，我在这里分享的不是我个人的观点。这本书也不是要说明，历史上人们都误解了圣经，只有作者是唯一一个最后搞明白的。这样的书籍并不少，我在这里并没有什么创新。

我所谈论的关于战争、退让和国度的立场实际上是基督教会历史上一直持有的立场。直到第四世纪君士坦丁时代以前，这些都是教会一直保持的教义，是当时基督徒一致或接近一致的看法。

你最好不要相信我的话，我要你听到最真实的历史记录。下面，我要与你分享近于使徒时期的基督徒的生活见证。请注意这些不是特意挑选的证据。我还没有仔细去分拣早期基督徒的著作，把那些有不同看法的剔除掉。我已经对早期教会研究了二十年，还没有找到一个生活在君士坦丁时期以前的人表达过与我下面介绍的有不一致的看法。

寄居的生活

教会在使徒时代后的一段时间，基督徒真正象寄居的陌生人一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按照神国的价值观生活，明显地与周围的世界分别为圣。因为他们关注的是耶稣基督和他的神国，他们的生活与这个世界的沉浮变迁从本质上不相干。

Hermas 生活在公元 150 年左右的罗马城，他这样说：“你们知道你们是神的仆人，暂时寄居在这个土地上。你们的城远离这里。既然你们知道你们将要去居住的城，你们为什么在这里开发土地，作昂贵的筹划，积累住房和无用的建筑呢？为这个城市做这样的准备使你们无法回到自己真正的居所。... 难道你不知道，所有这些东西都属于外人，在外人的权力之下吗？... 因此，请记住。住在寄居地，不要多为自己筹划，满足基本需要就当知足。要准备离开这个城市，因为这个城市的主人会因你不服从他的法律而把你赶出去”。1

住在中东的 Tatian，在公元 160 年左右写了下面为所有基督徒和基督信仰辩护的话，他说：“我不希望成为一个国王，我不渴望致富。我拒绝执行军事命令。我厌恶淫乱的行为。我不会因对金钱的贪婪而奔走海外。我不争竞名利地位。我鄙视死亡... 我向着这个世界死了，向着上帝活着。世界的疯狂与我无分！”2

Clement 是一个在埃及亚历山大基督教会教师。他的著作是在公元 195 年左右的时间，表达了早期基督徒与这个世界的政治、爱国主义和大小事务远离。他总结早期基督徒的精神时写道：“我们没有国家。因此我们可以撇开世上的财富”。3

Tertullian 的写作时间在公元 195 年到 212 年，他是一个火热的作者，属于北非 Carthage 的教会。像他同时期的基督徒一样，他见证基督徒对他们周围的政治和政府事务没有兴趣：“所有追求荣誉的热情在我们中间都死了，所以我们没有动力去参加你们的市民会议。也没有什么比政府的事务对我们更陌生。我们承认世界有一个共同利益。我们不欣赏你们的兴趣。... 在我们当中所听到的或看见的或谈论的与马戏团的疯狂，或剧院的夸张表演，或较斗场的残暴，或无意义的地上摔跤，毫无共同之处。为什么你们因为我们与你们的兴趣不同就攻击我们呢”？4

Tertullian 对他的基督教徒弟兄写道：“至于你，你是在这个世界上寄居的，是耶路撒冷的民，是属天的。使徒们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国籍在天上”。5

Origen 是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在亚历山大的教会担任教师有几十年之久。后来他搬到 Caesarea，在那里他被任命为教会长老。他的一个最可宝贵的作品是他给 Celsus，一个反基督的人的回应：“Celsus 也要求我们‘在政府任职，这样有益于维护法律和支持宗教’。但我们认识到，在每个州存在另一种全国性的组织，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的。我们鼓励那些有才能，生活无可指责的人管理教会。... 基督徒拒绝接受公职不是为了逃避社会责任。而是使他们可以投入更神圣和有必要的在神的教会中的服侍，使人得救”。6

Cyprian 在公元 250 年担任 Carthage 的主教。他留下了相当多与其他基督徒和教会的书信，给我们了解他那个时代基督徒的信仰提供了宝贵的信息。与其他基督徒说的一样，他写道：“我们应该一直记住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住在这里是寄居的陌生人”。7

退让

早期基督徒不仅自己不参与政府和其他世界的事务，他们也相当严格顺服耶稣对退让的教训。这里是我前面引用过的作家有代表的文字记录：亚历山大的 Clement 写道：“基督徒不可以使用暴力来对付罪”。8

Tertullian 也说：“挑衅的人和反抗的人有什么不同吗？唯一不同的是前者是首先做恶，后者是接着做恶。每个人都因伤害人而在上帝的眼里应受咒诅。因为上帝禁止和咒诅任何邪恶。做恶没有先后的差别。... 诫命是绝对的：不能以恶报恶”。9

Tertullian 接着写道：“神的民如羊一般，上帝在末日会拯救他们。... 没有人会称那些在战场上手拿武器的人为‘羊’，或那些在暴力冲突中被杀的人为‘羊’。‘羊’只有是那些在自己本位上被杀，他们心存退让，而不是自卫反抗”。10

Lactantius 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基督教，他的作品是在四世纪早期。他说：“当我们遭受邪恶，我们甚至不用言语反抗。相反，我们相信神会报应”。11 “基督徒不伤害任何人，不羡慕他人的财产。他甚至在暴力下也不捍卫自己的财产。因为他知道如何退让和承受伤害”。12 “我们不反抗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因为我们必须学会退让。”13

我没有介绍过的另一位早期基督教作家是 Athenagoras。他在公元 175 年左右论述基督教说：“我们学会不以牙还牙，不求助于法律去惩罚那些掠夺和抢劫我们的人。不仅如此，当有人打我们左脸时，我们学会把另一边也给他打”。14

基督徒在军队

在公元 170 年以前，无论基督教还是世俗罗马文学，没有记录显示有基督徒曾任职于罗马军队。然而，尽管早期教会谴责战争和杀戮，历史清楚地表明，公元 170 年后，在罗马军队里有基督徒。有些作者指出这个事实，并试图解释早期的基督徒并不反对战争。然而这不是历史的真实反映，因为所有早期基督徒作家都一致指出，所有基督徒拒绝参与杀戮。

如何解释这看似矛盾的事实呢？一本早期基督教的著作，名为使徒传统，是 Hippolytus 在公元 200 年左右编纂的，澄清了问题。在描述教会应该如何处理受洗请求时，Hippolytus 说：“当兵的必须被教导不能杀人，即使被命令也要拒绝这样做，并要拒绝宣誓。如果他不遵守，就不能受洗。穿着紫色衣服的军事指挥官或民事法官，必须辞职，否则不能受洗。如果申请人或信徒要成为一名军人，就不能受洗，因为他鄙视上帝”。15

公元 170 年以后教会的一般态度是，如果一名士兵接受基督，他不需离开军队才能受洗。相反，他只要同意不再使用武器和宣誓。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平民自愿加入军队，或复员军人心甘情愿地返回军队，这个人将被从教会开除。至四世纪初，这还是教会的一般态度。16

为什么教会不要求刚信主的士兵离开军队才可以受洗呢？因为通常情况一名战士必须服役 25 年。通常，他只有完成兵役或战死才能离开军队。留在军队而不使用武器不象我们现在这样难做到。应当记得，基督教早期的罗马帝国是在相对和平时期，基督徒即使一生在军队仍可以不会流血或使用暴力侵害任何人。事实上，在基督教早期，士兵主要用于维护市民和平，建筑道路、城墙和河道。

事实上，最早记录基督徒在军队的历史资料（公元 170 年）特别指出，当时基督徒士兵拒绝使用武器，只依靠祷告。上帝答应了他们的祷告，降大雨迫使入侵者不战而退。17 请你明白，我不是说公元 170 年以后的早期教会对刚信主的士兵的立场一定是正确的。我只是说教会的立场表明它没有接受战争，也没有反对退让。

国度冲突

因为神国不属这个世界，它必然和这个世界有冲突。像彼得和其他门徒一样，早期基督徒拒绝违背耶稣的诫命，即使是该撒要求。

Origen 写道：“如果上帝的命令与世上的法律冲突呢？难道我们没有理由放弃世上的法律，... 并把自己交给神吗？即使这样做可能会遇到危险、辛苦，甚至死亡和屈辱”。18

Lactantius 补充说：“当人要求我们行事违反神的律，反对公义，我们应该不因任何威胁或惩罚而让步。因为我们要选择上帝的诫命而不是人的”。19

总之，退让和与世界分别是历史上基督徒的生活经历。

第三部分 什么是神国的福音？

第十七章 耶稣是得救之路

耶稣曾预言：“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马太福音 24：14）。我们已经谈论了一些有关神国重要的价值观和诫命。但什么是神国的福音呢？

神国福音基本上是历史上基督徒的信心（见证）。这信心是初代的几百年基督徒所相信和实践的。神国福音是耶稣和他的门徒所传讲的所有信息主题。它不是建立在文字工夫上，它不依赖圣经以外的任何东西。

你可能听说过“罗马书中的得救之路”。在某种意义上，神国福音是耶稣救赎之路。其基本信念是耶稣自己的直接教训而不是保罗的书信。可以肯定的是，保罗的写作是受圣灵的感动，因此是正确无误的。但保罗是以耶稣的教训为基础的。他没有创立一个新的福音。相比之下，今天流行的轻松相信神学的福音是把保罗作源头，不顾保罗书信的背景，甚至对保罗书信的解释得使耶稣的教导变成了异端邪说。

“你太出格了”，你也许这样想。“现代神学怎么使耶稣的教训变成了异端邪说”？如果我今天走进一个绝对相信圣经的教会讲这样的道：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马太福音 6：15）。

一个人只有按照耶稣的教训生活才能得救（马太福音 7：24，25）。

如果我们不帮助穷人的温饱，我们不会看到天堂（马太福音 25：32-46）。

如果我讲这些，我知道我会被大多数福音派教会称为异端。神国的福音告诉我可以相信耶稣和他所说的话。这对基督徒听起来似乎是不言自明的。然而，今天大多流行的神学不要基督徒相信耶稣。

神国的核心

与大多数神学不同，神国福音的核心是神的国，并不是对个人的救赎。我们不能把福音从神国分开。如果我们不能委身于耶稣的神国，我们也不能委身于耶稣。

其实，所有圣经都指向神国。上帝从开始就有计划要建立一个特别的国度。他在旧约时期就预言了。其中最明显的旧约预言是在以赛亚书第二章：“末后的日子，耶和華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華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華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以赛亚书 2：2-4）。

大多基督徒以为这段文字是谈论基督再次降临地上后的状况。它当然适用于那个时候，但它的实现是从现在开始的。事实上，它从基督开始他的使命时就开始了。耶稣第一次来到地上就带来了他的神国，并邀请听到的人进入。

开始时，只有犹太人被邀请进入神的国，后来向所有人开放。许多国的民前往。那些进入神国的人“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他们不再拿起武器互相杀戮，他们永远忘记战争。

耶稣立约给那些遵循他教训的人，赐给他们一个国度：“我在磨炼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路加福音 22：28，29）。再有“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启示录 3：21）。

谁可以进入神国

神给所有人成为他神国国民的机会。他没有任意指定某一族人进入神国，而把余下的丢到永刑里去。这样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进入神国是神任意的，神会选择所有人都进入神国，因为他“不愿有一人沈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得后书 3：9）。

神选择进入他永恒的绝不是出于任意。他只要那些少数真正爱他的人进入他的国。神国是为那些真正要走他所指定的路的人预备的。神国里只有那些相信耶稣一定会按他承诺做的人，他们相信耶稣的法律和耶稣的道路对他的子民是最好最正确的。

神如何决定谁是符合条件的呢？他试炼我们。你有没有注意耶稣前面说的：“我在磨炼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以及“得胜的”。进入神国的要经历试炼。正如保罗说的：“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使徒行传 14：22）。

事实上，神在宣告他的永恒国度以前就已经开始在考验人。他创造第一个人后，第一个事是给他一个考验。他测试诺亚，让他建造一个方舟。他测试亚伯拉罕，让他把以撒献祭。经上告诉我们：“耶和華试验义人”（诗篇 11：5）。还有“鼎为炼银，炉为炼金。惟有耶和華熬炼人心”（箴言 17：3）。此外，“公义的神察验人的心肠肺腑”（诗篇 7：9）。

三个主要测试

神用三个主要的测试方法淘汰那些不属神国的人。

测试 1：信心。没有重生的人看不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约翰福音 3：3）。所以甚至想加入一个看不见的国也需要相当大的信心。其次，大部分神国祝福的应许都发生在未来。所以一个人要有信心神会成就他的应许。

这个试验淘汰了大多数人。大多数人没有足够的信心相信一个看不见的国和死后才实现的应许。

测试 2：委身。正如我们以前讨论过的，耶稣要我们为神国放下一切。我们的绝对忠诚只可以为我们的王-耶稣基督和他的神国。耶稣要我们对他和他的神国的忠诚甚至超过对父母，子女、配偶、对国家甚至对自己的生命。

只有一种人可以进耶稣的神国，就是那些真正认识到“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他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梢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马太福音 13：44-46）。

大多数通过了信心考验的人在委身的考验中失败。当然，他们是在不花费任何利益代价的前提下接受那个看不见的神国和永恒的奖赏。要为了那个应许放弃一切？没门。

因为很少人通过委身的测试，我们会以为神国能留下的人寥寥无几。然而，耶稣提到很多人没有委身也进入了他的国。他告诉他的门徒，“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强盗”（约翰福音 10：1），所以很多人好象爬过围墙，试图窃取神国的国民身份。

耶稣用婚宴比喻指出：“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召聚了来。筵席上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麽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马太福音 22：10-14）。

因此，那些通过了信心的考验，但在委身的测试中不合格的人与那些不信的有所不同。不信的是那些拒绝接受婚礼邀请的，他们通常毫不迟疑地拒绝耶稣的道理和应许。他们甚至不相信有神国存在，也就不会努力进入了。

然而，那些委身的测试不合格的常常相信耶稣的道理和应许。他们只是不愿按耶稣的要求委身于他。实际上，他们接受耶稣神国婚宴的邀请，但拒绝他的所有条件。他们怎麽做的呢？他们看到有人无条件发出神国的邀请，所以他们象爬围墙一样纷纷进来。

根据耶稣说的，最后，那些不论善恶都召聚来的成为神国的大多数人。他们不属于“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的“少数”。他们从来没有对基督和他的国委身。他们可以相信耶稣是他们的拯救者，但他们没有真正接受他作为他们的主。

测试 3：顺服。在前面几章，我谈到一些神国的律法。这些律法可以帮助我们属世界的价值观念带到属神的价值观念。它们也可以一个考验。一些通过信心和委身测试的基督徒后来变得不顺服。所幸的是，许多这样的基督徒后来又悔改，回到神国的生活。

然而，许多人失去了他们对基督的爱。他们不再听从他因为他们不再爱他。他们最后也将被赶出神国：“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马太福音 13：41，42）。

所以，在最后，耶稣在他的国里只留下那些真正相信他的应许，并接受他的条件的人。他们爱耶稣超过世上一切，并会为耶稣欣然放弃自己的生命。他们是耶稣愿意带进永恒的。这才是真正的神国福音。

与我们国王的关系

在下一章，我们将讨论如何进入神的国。不过，在这以前，我们必须认识到神国福音的根本是在关系。可以肯定，神学理论有它的必要性，但不是福音的根本，也不是基督信仰的根本。

当我们成为神国的国民，我们就与我们的国王开始了一个持续的关系。但这种关系与那种现代轻松相信的福音所说的关系有很大不同。耶稣自己解释他要的这种关系：“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乾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约翰 15：1-4）。

耶稣说的结果子是什么意思呢？下面是一些新约里用这个词的例子：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加拉太书 5：22-25）

“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3：9 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路加福音 3：8，9）。

“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歌林多后书 9：10）。

“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或作喜爱那美好的事）作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与神”（腓力比书 1: 9-11）。

这些都是“仁义的果子”，如果我们靠在耶稣的葡萄树上就能结出这样的果子。这果子与我们一直在谈的神国的价值观非常匹配。但这果子不会自动增长。我们必须和基督连在一起，让天父修剪我们。我们必须走在圣灵里。如果我们不结果子，天父会把我们从树上剪去。这就是为什么神国里的国民是相互相连的。它取决于我们与基督的联结顺服他和天父。

我们怎样与基督联结呢？耶稣清楚告诉我们：“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约翰福音 15: 10）。所以我们与耶稣基督联结，不是靠唱歌赞美他，而是顺服他的命令。如果我们选择不顺服他会怎样呢？他很坦率地告诉我们：“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乾，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约翰福音 15: 6）。

因此，我们与耶稣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这是一个顺服的爱的关系。其实，“顺服的爱的关系”这个词内涵丰富。因为不顺服就不可能爱耶稣。我们都可以公开宣告我们是多么爱他，但如果没有顺服，都是空话。为他自己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约翰福音 14: 21）。所以如果我们不顺服耶稣，我们就不爱他。就那么简单。（这是所说的，不是我！）

假顺服

当耶稣讲顺服，他说的是真顺服，而不是象今天流行的假的口头顺服。耶稣真正的诫命记在新约里。但今天的轻松相信的福音说我们可以忽略这些诫命。大多数基督徒把他的诫命只是当作建议。按照这种流行的福音，只有那些被我们大脑接受的诫命才是要顺服的，才是耶稣真正要给我们的诫命。由于诫命对每个基督徒的启示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什么是神允许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

这有点像一个大型的皇帝新衣的游戏。众多基督徒假装顺服地按照基督的诫命行事，而事实上，他们正无视践踏他的诫命，他们发现耶稣的许多诫命相当可恶，但他们顺服主观对诫命的感受，这样可以欺骗自己，以为他们是顺服耶稣的。

的确，耶稣给先知和那些亲近他的人个别的指示。但他说他要想谁显现自己？“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约翰福音 14: 21）。我们先前看过，那些爱他的是那些顺服他诫命的。耶稣已经告诉他的门徒：“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不义”（路加福音 16: 10）。如果我们不能在那些交给每个基督徒都遵行的小事上忠心，如果我们以为耶稣还会给我们额外的特别指示，我们简直是开自己的玩笑。

如果我们不联结在葡萄树上结果子，耶稣不会向我们显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想象的与基督的关系，如同许多天主教徒想象他们与玛丽亚的关系一样是骗人的。

这不是第二个摩西律法

当我们谈论耶稣的诫命，请不要以为我们靠顺服耶稣的诫命来积累点数，争取我们的救恩。我前面说过，他接受的唯一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这不是第二个摩西律法。耶稣成全摩西律法不是通过给我们一套相似的新法规。

我们爱耶稣的生活就像他告诉我们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马太福音 11: 28-30）。

这是怎么的生活呢？耶稣曾说过，我们必须放下一切跟随他。他甚至说：“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丧失生命。为我丧失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马太福音 10: 38, 39）。这听起来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轭。

啊，现在我们看到神国的逻辑。从我们肉体看，耶稣的话似乎是矛盾的。但在灵里，它们是完全和谐的。神国的生命无法与肉体一起成长。它不是一个新的犹太法典。它是在灵里建立起关系。当我们旧的生命埋葬在耶稣基督里，才能使他的轭变得轻省。只有当我们摆脱旧生命的各种纠缠，全心投入到为主的服侍中，耶稣的担子才能是轻的。

只有当我们的心的心摆脱对在这个世界生活的顾虑和关心，我们才可以说约翰所说的：“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约翰一书 5：3）。只有当神的国是我们唯一的国，我们的心丢弃其它一切的时候，他的诫命才是容易的。否则，如果我们留恋这个世界和我们在地上的财产、地位和自由却又要服侍耶稣，耶稣的诫命就变得相当艰巨和繁重了。

第十八章 如何进神国

一个人仅仅是合法或非法进入美国边境，都不能使他成为一个美国公民。只有遵循美国政府制定的程序才能使一个移民入籍成为公民。申请人必须年满 18 岁以上，合法居住在美国 5 年，有良好的道德，能阅读和书写简单的英语，对美国政府和历史有基本知识。最后，申请人还要必须宣誓效忠。

同样地，申请加入神国也有必要的程序。首先，进入神国的人必须是自由的。所有人类都被罪、撒但和死所捆绑。耶稣的死作为赎罪祭把我们这些捆绑中解救出来。他的死胜了撒但，他的血洗净了所有相信他的人。一个人凭信心遵循圣经教导使耶稣的血成为他的遮盖。

耶稣训练了他的门徒，使他们能够帮助他人进入神国。耶稣升天不久，门徒就开始把耶稣的教训变为行动。在五旬节，第一批申请人进入了神国。使徒行传第二章描述了他们是如何做的：“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须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作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们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使徒行传 2：37-41）。

我们再回顾这些听到彼得话的人进神国的过程：

#他们听到了耶稣基督和他的国度的信息，他们就相信了。这不再是表面的相信。他们“觉得扎心”。

#此外，他们对过去的行为悔改。我的字典定义悔改是：“对过去的行为或欲望感到遗憾或不满，要从心里做改变”。¹，因此听到彼得话的人要改变他们的生活。他们要在他们的余生跟随耶稣基督。

#他们受洗。

#他们接受圣灵。

经过这些过程后，他们进入了神国。

请注意，这些人必须对他们的罪悔改，但并不需要付代价，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作了赎罪祭。我们不是自救，是耶稣救了我们。还请注意，听到彼得话的人不需要为他们的救恩或得到神国的地位做任何事情。他们是完全不配的。他们的救恩和神国的国民身份完全是白白得来的。他们得救本乎恩，而不是他们自己的义。

重生带来了什么

在五旬节信而重生的人身上有什么变化吗？很多奇妙的事！他们过去全部的罪被赦免，被洗净。他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此外，他们成为新造的人，也就是说，他们经历了一个超自然的灵里的更新。他们成为了神国的国民。成为耶稣这个葡萄树的枝子（约翰福音 15：5）。如果他们当时死去，他们将在天堂里。

救恩的两个方面

按照轻松相信的福音派的理论，救恩是福音的结束。根据这个流行福音的说法，每一个人过去和将来所犯的罪都在重生时被赦免了。这个福音宣称救恩是一次性的。人重生后，救恩就变成过去时了。

但耶稣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这个轻松相信的福音不是神国的福音。神国的福音认识救恩有过去时和未来时两个方面。一个人不了解这两个阶段，他永远不能明白神国的福音或新约所教导的救恩。

在新约圣经有很多地方讲到救恩的过去时。举例来说：“主将得救的人(who were being saved)，天天加给他们。…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For we were saved in this hope)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For by grace you have been saved through faith)”(使徒行传 2: 47，罗马书 8: 24，以弗所书 2: 8)。

所以，当我们重生时，我们就得救了。我们被带出这个世界。我们随即进入了神国。同时我们的名字都写在生命册上。当保罗写信给腓力比教会时，他把他的同工称为“名字在生命册上”(腓力比书 4: 3)。

圣经也提到救恩的将来时。耶稣说：“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But he who endures to the end will be saved)”(马太福音 10: 22)。所以这是救恩的将来时。我们必须为了救恩忍受到生命的最后。另外，耶稣在葡萄树的比喻中说得更清楚：“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乾，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约翰福音 15: 5, 6, 2)。

这段话体现了救恩的过去时和将来时两个方面。只有那些重生得救的才是这一个葡萄树的枝子。这是救恩的过去时。然而，仅仅因为我们是耶稣这个葡萄树的枝子并不意味着我们就留在葡萄树上。如果我们与耶稣不保持顺服和爱的关系，上帝会把我们从葡萄树上剪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谈救恩的将来时。

因为救恩的将来时，耶稣告诉撒狄教会的基督徒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启示录 3: 4, 5)。所以我们得救时，我们的名字已被写在生命册上，但我们不能以为我们的名字就一定永远留在上面。事实上，耶稣对撒狄教会的话听起来更象是他要涂抹掉大多数人的名字。因为他说：“然而在撒狄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启示录 3: 4)。

也是因为救恩的将来时，耶稣告诉在推雅推喇教会的基督徒：“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直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伏列国”(启示录 2: 25, 26)。圣经中还有下面的经文告诉我们关于救恩的将来时：

#”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你的人”(提前 4: 6)。

#”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提后 2: 12)。

#”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伏，他们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彼后 2: 20, 21)。

弟兄的分歧

我听到神国的基督徒彼此争论救恩的看法，却不知道救恩有过去和未来时两个方面，我心里很痛苦。我听过或看过神国基督徒有类似于下面的基督徒 A 和基督徒 B 的场景对话：

基督徒 A 是神国的基督徒，热爱耶稣，并且按照他的教训生活。但他所属的教会比较强调救恩的将来时的方面。基督徒 B 同样热爱和顺服耶稣，但他所属的教会比较强调救恩的过去时的方面。尽管这两个教会在现实中都相信救恩的这两个方面，但他们都没有把这两个方面看作同等重要。结果他们往往有类似这样的对话：

基督徒 B: ”弟兄，你得救了吗”？

基督徒 A: ”你的意思是我注定要得救吗？当然不是！任何人认为自己注定会得救都是没有根据的。耶稣会在我死后作决定”。

基督徒 B: ”如果你现在不知道是否得救，当你死后那将会太迟了。你相信的福音是不对的”。

基督徒 A: ”不，你相信的福音是不对的，是空想的福音”！

这两个基督徒信仰上的分歧听起来非常大。但多数情况下，往往他们的信仰颇为接近。如果他们真正是神国的基督徒，他们的教会可能都接受神国的过去与将来时的救恩。不过，因为每一

个教会只强调一个方面，几乎排斥了另一个方面，其成员对救恩有了模糊的认识。即使他们在心中相信，但他们却不能清楚地阐明神国的福音。

问一个人”你已经得救了吗”？就像问一个人”你们有没有停止偷你雇主的的东西”？一个诚实的员工不能用”是”或”不是”回答这个问题，他只能对这种欺骗性的问题回答说：“我从来没有偷过我雇主的的东西，因此也没有要停止的”。

救恩的问题有同样的欺骗性，虽然并非有意这样问。用简单的”是”或”没有”是不够的。明白神国福音的人必须对这个欺骗性的问题回答：“是的，我在重生时已经得救了。不过，我最终的救恩直到我坚持忍耐到最后才能肯定下来”。

在结束救恩这个话题之前，我想补充一下关于确据的问题。我们神国的基督徒并不是生活在持续痛苦和不安全之中。我们生活在欢喜期盼耶稣所作的应许来到的日子里。我们知道，只要我们信靠顺服，耶稣的恩典会使我们能连结在他的葡萄树上。但同时，我们绝不能盲目自信，不应失去对我们的主的敬畏的心。是的，我们享受真正得救确据，但它是有条件的确据。

神学里的救恩？

请明白，一个人并不是要能够阐明前面两章讨论过的各种问题才能得救。耶稣并没有兴趣我们说什么。他主要关心的是我们所做的。他清楚地用比喻说明了这一点：“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作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阿，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那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马太福音 21：28-31）。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所做的，不是我们所说的。

耶稣的教训是可以让最简单的人理解的。是否受过教育无关紧要。如果我们的神学需要一个人学习几年才掌握，才能教导别人，这个神学是有问题的。耶稣和他的门徒都没有创立任何神学院，因为神国的福音并不需要。神国的基督徒很少把精力花在建立神学院上。当他们这样做，他们最终总是丢失了神国的福音。

神国福音是如此的简单，远非复杂的神学，在基督教最初的 300 多年里，以下的信心陈述就足够了：

”我相信全能的创造天地的天父上帝，并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他是由童贞女玛利亚受圣灵怀孕所生，受刑于巡抚彼拉多，被钉十字架，死后被埋，他下到地狱；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升到天堂，坐在全能天父上帝的右边，从此他将再来判断活人和死人。我相信圣灵和圣洁的天主教会，相信圣徒的团契以及罪的赦免，复活的身体和永恒的生命”。²

这个简单的信心陈述通常被称为门徒信条。当然，有些早期基督徒的教训和看法已经超出了这个简单的信心陈述。但这已经是一个基督徒需要相信的全部神学了。如果一些基督徒想要研究更多，当然也是好的。只是不要把人的看法看得过重，偏离了真道。

如果刚才的门徒信条对基督教最初的 3 个世纪是充分的神学，同样对它后来的时代，包括今天，也应该是充分的。当传统教会放弃了神国的福音，它就停止了对基督认识上的长进，而是越来越远离了真正的基督。

第十九章 法利赛人也不属于神国

我已经说了很多关于神国所要求的完全的委身。神国不要那些不服管教的，三心二意的和留恋世界的。我们已经看到，多数人将永远不会进入神国。我们还看到，相当大一部分进入神国的人，最终也被筛出来。

因此，从堕落的人性角度看，很自然的，我们这些神国的国民会感受到优越于非基督徒和世俗的基督徒，会很容易瞧不起那些神国之外的人。

因为知道这种肉体的败坏，耶稣警告我们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马太福音 7：1-5）。

的确，那些心里昏暗和三心二意的人不属于神的国。但也有另一类的人也不属于神国，就是那些论断人的和自以为义的。耶稣要我们不论断人的诫命，与他关于退让的诫命，是同样重要和有革命性的。可悲的是，有那么多愿意顺服耶稣坚持退让和拒绝玛门的人，却拒绝接受耶稣关于不要论断人的教训。他们好像以为耶稣所说的并没有那么严重。

在我们的神国生活中，如果我们只是因为自己的圣洁顺服而自我安慰，对那些还没有象我们那么圣洁的人嗤之以鼻，不闻不问，我们的日子确实会容易得多。但那不是真正的神国生活，而是自我妄想。我们比那些被我们看不起的人更让耶稣可憎。

天国窄门

难怪耶稣教导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马太福音7：13，14）。永生的路的确又窄又难。路两边都是鸿沟。

天路的一边是软弱松懈和追随世界。多数自称基督徒的掉在这里。天路历程对他们过于严酷。他们要走易路。有不少的传道人说，我们并不需要对耶稣的教训太认真。另有些传道人告诉我们并不需要从世界分别出来。

天路另一边的鸿沟是为法利赛人的。这是自以为义的鸿沟。如果我们没有落入前面一个鸿沟，我们也有可能落入另一个。天路历程不容易。

早在1981年，我在德克萨斯州东部为一个小型石油公司作律师。一天，我们在奥斯汀与德克萨斯州铁路委员会有一个听证会。不住在德州的听起来可能会陌生，德州定规石油天然气生产的管理机构是铁路委员会。这个听证会是关于改变某个天然气田的法规。因为我们公司有自己的直升机，我们决定飞到奥斯汀。路途中，我们要去接一个石油工程师和一名从Fina来的地质学家，他们也要同去听证会。

在奥斯汀听证会结束后，我们一起回来，我坐在直升机前排，看驾驶员操作飞机。我觉得操作飞机看上去不难，我大概也可以开。于是我问飞行员是否可以让我操作一段时间，他爽快同意。我问他要注意的，他给我看操作台上的一个小球，解释说：“你要做的就是让这个球保持在中心位置”。听起来很容易，我告诉他我准备好了，于是他递给我操作器。

不过，我很快便发现，这对新手并不容易。操作器非常敏感，稍有动作直升机就左右摆动。我慌作一团，小球不听使唤，直升机在得克萨斯州的天空摆来摆去。最后，在后排那位从Fina来的工程师感到紧张，高喊：“让那个律师放下控制器”！飞行员拿回了控制器。当我们把两个Fina来的人放下时，他们都厌恶地看着我。

一个月后我们还得再去奥斯汀参加第二次听证会。我们打电话到Fina，问那两个工程师是否要与我们一起搭乘直升机。他们礼貌地拒绝，说他们开车去和我们见面。我想是他们担心我可能会再操作控制器。

基督徒的生活很象尝试开直升机。我们必须保持在路的中间。这是不容易做到的，因为道路狭窄。这条路不让我们左右摇摆。我们既不能开入世界的鸿沟，也不能开入自以为义的鸿沟。我们必须保持直行。

我们能论断罪吗？

耶稣告诉我们不要来论断别人。但他没有告诉我们不能论断罪。保罗、雅各、彼得和其他新约作者都指出教会的罪。这样做不是自以为义，而是顺服耶稣。

这本书是在把神国的福音告诉给基督徒和不信的人，这福音已经很少被传讲了。在这本书中，我指出了很多今天教会的缺点和历史上海教会所经过的弯路。我提到了“轻松福音派”。我比较了属神国的基督徒与那些只是口头承认的基督徒。

不过，我可以保证，我不是自以为义写这本书，因为我知道我和你们大多数读者一样需要这样的信息。我唯一的祷告是，通过阅读这本书可以深刻地挑战我自己，如同挑战我的读者。我诚恳地说，我没有想论断个人或认定他们最终与基督的关系。不过，我很关心现今基督教的情况。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写这本书。

同时，我知道一些读者会觉得我不应该使用”基督徒”来谈论那些爱这个世界的，那些坚持错误神学的，和那些仍在用基督之名犯罪的人。我想再次声明，我在正本书中使用的”基督徒”，是指所有口称基督徒的。其准确性当然值得怀疑，但我把它交给耶稣来审定。

我也应该解释清楚我所用的”神国的基督徒”是指那些认真对待自己神国国民的地位，用顺服和爱的关系与基督联结的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所有人都必将接受末日的审判。再次说明，这是由耶稣决定的，不是我。

最后，我要澄清一点，我用的”教会”（大写的”C”），指的是传统教会。包括所有自称是基督徒所在的教会。同样，传统教会在什么程度上保持真正基督信仰，只能交给耶稣判断。

其它神国的法律

我们所谈的四、五个神国法律是一些较具有挑战性的耶稣教训。但它们只是神国法律的一小部分。其余的法律和教训也记录在整本新约圣经里。我在这里没有讨论它们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及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重要。

登山宝训是最大的一处关于神国诫命的集中记载。如果你对成为神国基督徒是认真的，我强烈建议你们重读登山宝训，对照自己生活思考每个教训。

第二十章 神国不能保持沉默

进入神国使世界恨我们，我们很自然保持沉默。为什么找麻烦呢？息事宁人就好了。但我们的国王不会让我们把他的神国当作一个秘密：“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马太福音 10：27）。

我们必须记住，一个人不重生甚至不能见神的国。如果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不传讲神国，别人怎么能知道呢？耶稣没有聘请一个广告公司介绍神国，相反，他已把这项使命委托他的所有国民了。

耶稣受洗后从旷野回来，他立即开始传道。他传讲的是什么呢？马太告诉我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马太福音 4：17）。耶稣毫无耽搁开始在加利利全地传讲”神国的福音”。他很快就开始邀请人加入他的神国。

耶稣不仅对他的门徒传讲神国，他还具体培训他们怎样向别人传讲神国的福音。他选了十二个门徒后，耶稣就叫他们出去传福音，他们传的是什么呢？”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马太福音 10：7）。后来耶稣有训练了70个门徒，要他们两两出去传道。他告诉他们，进了一个城，他们要”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路加福音 10：9）。

在被害之前，耶稣预言：“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马太福音 24：14）。他临别时对门徒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作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 28：19，20）。

所以传讲神国并不是在耶稣离开人世后就停止了。耶稣的门徒把他所传讲的所有关于神国的真理继续传讲出去。神国的国民都担当着这个责任。整个世界都要听到这个与世界相反的神国的福音！没有人能够阻止神的旨意！

息事宁人

毫不奇怪，正是这种神国的不安分带来了许多麻烦。如果门徒们远离世界隐居起来，建立自己的属灵社区，可能不会与当权者有冲突了。犹太人和罗马政府就没有给在死海边的 Qumran 社区找麻烦（直到犹太人的独立战争）。如果耶稣的门徒也同样做，他们可能长期过上太平的生活。

但国王没有让他们这样做。国王自己也没有选择保持沉默的生活。天父送耶稣进入到世界，而不是远离。耶稣和他的门徒的使命就是传讲神国的福音，而不是隐藏！

所以，圣灵降下后使徒们就开始对他们的犹太同胞传讲耶稣和他的神国。直到这时，犹太当权者开始不能听之任之了。他们逮捕使徒，命令他们停止向百姓传讲耶稣。但使徒们无所畏惧地回答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

的，不能不说”（使徒行传 4：19，20）。后又告诉当权者：“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使徒行传 5：28，29）。

随后，犹太当权者打死使徒之一的司提反，并开始把发现的基督徒都抓起来。但这并没有阻止神国。逃离耶路撒冷的基督徒随处传道（使徒行传 8：4）。神国的基督徒不会保持沉默！当神国的福音传到帖撒罗尼迦，犹太人向当权者抗议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使徒行传 17：6）。

传讲神国

神国的特点之一是不保密。它必须宣扬出来！它一定是不断扩展。每当一些神国的基督徒停止传福音或失去了见证的兴趣，他们就开始在灵里朽坏起来。就象停滞的水很快生出腐臭。同样，停滞的基督徒可以成为神国的腐臭。

第四部分 生出混血儿

第二十一章 神国的福音怎么变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了耶稣和他的门徒所传讲的，我们也看到初代三百年教会历史是完全按照耶稣的教训生活的。然而今天，大多数基督徒不再实行这些教训。怎么回事？

公元 260 至 300 年，教会享受了空前的和平时期。有零星局部地迫害，但没有国家范围的大逼迫。这对于从诞生就经历百般磨难和残酷迫害的基督教会似乎像一个祝福。

不过，教会开始渐渐失去了起初的爱。忘记耶稣说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教会放松了警惕，基督徒开始彼此分裂。神学观点（超出基本的知识）历来在教会都是次要的，但现在成了彼此的分水岭。神学之争遍及罗马全国。

基督徒也忘记了耶稣关于教会权力的教训：“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马太福音 20：25-27）。罗马帝国主要城市罗马、安提亚和亚历山大的主教不再想作仆人，开始争权夺利。罗马的主教宣称他是彼得的继任者，他对其他所有教会有管辖权。

基督徒也开始失去与世界分别为圣。信仰失去了对人的约束，特别是在罗马。基督徒开始寻求政府的职位。尽管如此，公元 300 年的教会仍然比绝大多数今天的教会更显出与世界的区分和信仰对人的约束。但与起初相比，它已经倒退了。

然而，四十年的和平突然间结束了，将大多数基督徒的软弱暴露出来。公元 303 年，罗马皇帝 Diocletian 开始大规模迫害教会。基督徒祷告场所被烧毁，圣经被焚烧。士兵把男女基督徒投到监狱里，用各种灭绝人性的方法折磨他们。虽然有许多基督徒在逼迫中妥协，但教会整体上是立场坚定的。虽然他们曾失去一些对神国的热情，但基督徒仍有相当准备为国王耶稣牺牲生命。

这场对基督徒的迫害持续长达 8 年，但政府没有摧垮教会。最后神国得胜了。虽然这场征战不容易，但基督徒向撒但明显靠武力是不能战胜神国的。皇帝 Diocletian 在 311 年宣布结束这场迫害，向基督教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请求基督徒的祷告。后来，皇帝卸任后不久自杀。撒但被打败了！

撒但真被打败了吗？教会没有想到的是，撒但还有一个武器：欺诈。当他和世界不能打败神国，他们就渗入神国。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会引诱基督徒加入到他们的行列。

米兰法令

公元 312 年，基督教徒收到更多的好消息。君士坦丁，一个地方官，在罗马打败他的对手 Maxentius，取代了皇帝。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君士坦丁深得基督徒的好感。事实上，在皇帝迫害教会时，居住在君士坦丁所管辖地区的基督徒受到了保护。

更好的消息是，公元 313 年，君士坦丁和他的伙伴 Licinius 发布了新法令，即把基督教与其他宗教放在同等地位。这一法令称为米兰法令。法令说：“我们决定给予基督徒和所有其他人选择信仰的自由，以便他们的神可以祝福我们的政权和所有在我们政权下生活的人”。2 君士坦丁和

Licinius 还制定的其他法令承诺得更多。在迫害时期被没收的基督徒的财产要归还。此外，所有被烧毁的祷告场所将用公共开支重建。

该米兰法令还没有把基督教设为国教。它只是反映罗马帝国的宗教自由。然而此后不久，君士坦丁在他的领地采取了优先基督教的政策。（他的统治伙伴 Licinius，仍然在东部有很大一部分帝国的领地）。四世纪教会历史学家 Eusebius，深深被君士坦丁的行动所感动：“虔诚的皇帝，对着得胜的十字架悔改而显出荣耀，以无畏的见证向罗马人宣告上帝的儿子。… …因着上帝的恩典，君士坦丁的敬虔体现了上帝对我们人类的祝福。… …皇帝本人还寻求上帝的仆人的合作。他给予他们最高的尊重和荣誉。他以他的言行鼓励他们服侍于他们的神的事工。皇帝邀请他们同吃同行。他相信上帝会因此帮助他，因为他们是上帝的仆人”。

”祝福”教会

所以在短短的几年间，基督徒从一个受迫害的少数群体变为被宠爱的群体。不幸的是，这种从政权而来的优惠是有条件的。当一个政府决定要帮助基督教，通常在某种程度上也把政府行为带入了教会。

举例来说，我已经提到，君士坦丁已颁布要用公共开支重建被毁的祷告场所。当政府筹备资金时，君士坦丁自然觉得政府有理由决定新的祷告场所的样式。

君士坦丁是想要靠帝国的力量促进基督教。然而，他是一个属世界的人。他只会用人的方法做事。他确信，因为他这个皇帝对基督教的推动，以往的祷告场所肯定将不够用。因此，他发布了一项法规，规定全国基督教崇拜场所要大幅扩大。不但如此，他把监督建造这些新教堂建筑物的责任交给各省的省长。⁴

事实上，君士坦丁决定，这些新建筑物不仅要扩大，还要更加壮观。为什么基督教的礼拜场所比异教徒的寺庙显得那么不起眼呢？难道不应该反过来吗？难道真正的宗教不应该有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吗？按照这种人的逻辑，君士坦丁要求新教堂的建筑物要选用令人印象深刻的柱廊和拱形天花板。他给很多教堂建筑中加上美丽的喷泉和典雅的大理石地板。君士坦丁希望以此使不信基督教的人路过教堂时，无法抗拒地要走进去看看它的美妙。

君士坦丁处心积虑想”祝福”教会。他真诚地相信，如果他祝福教会，上帝就会祝福他的帝国。

不久，君士坦丁注意到，大多数的基督徒主教和长老生活在贫困之中。他认为这对一个真神的仆人是合宜的。所以他开始用国家的钱支付薪水给主教和长老。他甚至把他住的一个宫殿送给罗马主教和他的继承者。君士坦丁还豁免所有主教、长老和执事的税收，他豁免所有教会建筑物的财产税。罗马的税是相当高的（君士坦丁时期更高），这些豁免是一个相当大的恩惠。

更好的是，这些薪俸及免税不带任何条件。起码看上去是这样。

多纳图派信徒

北非地区在教会受迫害的时期，曾因教会领袖向政府妥协而产生过教会分裂。那些反对教会领袖妥协的基督徒被称为多纳图派信徒。其他的人被称为天主教徒。由于这个分裂，在北非的迦太基出现了两个主教，两套长老和两派信徒，多纳图派和天主教派。都自称是这个城市的正宗教会。

在过去，这种争议纯属教会内部的事。但因君士坦丁的”祝福”，就造成了教会的一个全新的问题。哪个主教将得到那份由政府给的客观的收入呢？哪个主教和哪些长老将获得豁免缴税呢？哪个主教将成为由政府出资重建的宏伟的新教会建筑的领袖呢？

君士坦丁的政府最初认为天主教派的主教 Caecilian 应成为迦太基的主教。因此 Caecilian 得到了政府的薪金，他和他所有的神职人员得以获免各种税项。多纳图派不服，投诉给罗马在非洲的行政长官，说他们才是迦太基的合法教会。该行政长官把投诉转交给君士坦丁。不知怎地，君士坦丁让罗马主教处理这事。毫不奇怪，马虎的罗马主教偏心于天主教派主教 Caecilian，因为那是他的朋友。

多纳图派觉得这不公平，请君士坦丁任命更公正的人来裁决。于是君士坦丁把高卢省（现今法国）的主教们召集来审理此案。会议于公元 314 年在 Arles 召开，裁决结果再次以天主教胜诉。多纳图派最后一次上诉君士坦丁。这一次，君士坦丁亲自听取案情，他裁决支持天主教胜诉。

多纳图派的投诉，成为罗马皇帝参与教会事务，甚至亲自裁决的开始。教会与政府之间的界限基本上瓦解了。基督徒开始自愿把神国的事务与世界的事务混淆起来。

新主教君士坦丁

君士坦丁任命基督徒作政府高级职位。因为他相信，如果他的政府是基督徒组成的，上帝会保佑他的政权。讽刺的是，在短短的几年前，Lactantius曾说过：“上帝会把财富和国度赐给我们这些属他的人(基督徒)，正如他先前对犹太人一样，我们是犹太人的后继者。不过，上帝将基督徒放在政府的统治之下，否则他们会因富裕而败坏腐化，最终背弃上帝的诫命。这是我们的祖先曾经历的”。⁵

正如Lactantius不知不觉预言的，基督徒获得权力后，就开始败坏腐化，最终背弃了上帝的诫命。

这时，君士坦丁把自己看作是“教会以外的主教”，换句话说，教会的主教负责牧养那些在教会里的，君士坦丁属灵上负责牧养教会以外的。作为一个世俗的主教，君士坦丁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政府官员向偶像献祭或搞算命。

但不久，君士坦丁甚至开始把自己看作包括教会在内的“普世主教”。

第二十二章 神学权威

公元325年，教会卷入了一场对圣父与圣子本性的激烈争论。争论的一方是亚历山大城主教亚历山大，另一方是同一个城市的教会长老艾瑞Arius。君士坦丁把自己当作一个教会领袖，在尼西亚(小亚细亚西北部古城)亲自主持召开一个世界性的主教会议，以解决这一争端。

让我先介绍一些讨论中所提的有关艾瑞异端的背景。

“本性”和“地位”

自从第一次世纪开始，教会对圣父与圣子就已经有一些基本的认识。这些认识完全符合圣经。要明白教会历史对圣父亲和圣子的教导，我们必须区别“本性”和“地位”这两个概念。在神学里，“本性”是指人或物的属性，所有人类是同一属性。没有哪个人比其他人更属于人类。然而，人在权力地位上是有区别的。总统权力胜过副总统。这两个人是同一本性，但处于不同地位。

教会始终教导圣父和圣子属于同一本性。子与父是合一的。子不是天使的本性，却拥有圣父的本性，他与圣父有同等神圣的神性。

但圣父与圣子在权柄和地位上有区别。本性相同并不意味着地位相同。正如丈夫和妻子的地位有上下之分，三位一体的神也有地位上下之分。保罗解释说：“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各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哥林多前书11:3)。圣父有权支配圣子，圣父差派圣子，圣子顺从圣父，圣子坐在圣父的右边。这种地位关系不能倒过来。但这种地位差异并不削弱了圣子的神性。

当基督徒不明白本性和地位两者之间的差异时，就不能正确认识三位一体。四世纪的长老艾瑞就是在这里出了问题。他混淆了本性和地位的概念。因为三位一体有地位上下之分，艾瑞错误地相信圣父与圣子在本性上也不同。所以他认为圣子是介于天使和圣父之间。

君士坦丁的解决方案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为澄清这件事，君士坦丁在尼西亚召开了一次世界性的协调会。当会议一开始，艾瑞的支持者很快认识到他们是少数，注定会输掉这场辩论。于是他们自愿提出让步，承认自己对这个复杂的问题欠考虑。他们甚至表示，今后不再使用圣经上没有出现的文字。

然而，东正教的主教们不是用爱的方式来对待艾瑞和他的支持者，来解决教会的分歧，却是用蔑视的态度来接受对方的退让。事实上，主教们有意地造成了双方对立的局面。

还没有东正教的主教想到要在圣经上添加内容，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会议处于僵局。这时，君士坦丁再次出来“帮助”教会。他建议主教们把教会300年来所使用的简单的信条改变一下，增加 homoousian(同性)这个词，用来表明圣父和圣子的关系。主教们很快接受了君士坦丁的解决方案，添加了新信条。

作为一个简洁表达基督神性和圣父圣子关系的信条，我觉得它是所有信条中最好的之一。它准确地概括了从使徒时代到君士坦丁时期基督徒所持受的对神儿子的信仰。¹

尼西亚会议：教会重要的转折点

尼西亚会议是历史上教会转向败坏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有四个方面的败坏使教会一步步远离了神的国和起初的基督信仰：

1 受迫害者变成迫害者

尼西亚会议后，教会理所当然地排斥了艾瑞，艾瑞也确实有许多错误的教导。如果是在基督教头三个世纪，此事会就此了解。但君士坦丁把艾瑞从他的家乡亚历山大市放逐到了地中海对岸的 Illyricum。君士坦丁还下命令所有艾瑞的著作被烧毁。最不应该的，任何被发现拥有艾瑞著作的人将被处死。² 这些措施没有受到主教们的异议，却得到赞扬。

十四年前，基督徒还是被迫害者，现在它们成为迫害者。君士坦丁相信民法最重要的责任是维护和支持”天主教”的信仰。对于君士坦丁，任何异端或反对他命令的分裂分子，都是顽固不化的罪犯。他甚至逐字采用了 Diocletian(曾被称为迫害基督徒最厉害的以往的罗马皇帝)的法令，用以打压异端。³

这种新的迫害的结果比以往信异教时的罗马的景况更糟。以往的迫害是针对那些相信耶稣是救世主的基督徒，而现在是针对那些传统国家教会认定的异端。艾瑞的确是异端。但并不能因此就应该迫害他们。事实上，后来许多受迫害的教会并不是异端，很多是真正的神国的基督徒。

新的迫害不仅常常针对了无辜的神国基督徒，也使迫害者自己的双手沾满了血腥，离开了基督信仰，被拖进败坏灭亡的世界。基督徒开始相信他们甚至可以利用撒但的方法来成就”神”的旨意。这一新的迫害使教会很难改革或恢复其原有的纯洁性。因为任何潜在的改革者们很快被当作异端而遭到打击。

由教会发起的迫害，使尼西亚协调会议原有的积极效果化为乌有。

2 脱离圣经

尼西亚会议在许多方面对神学的影响超过其对人迫害带来的影响。从此东正教开始把尼西亚信条 homoousian(同性)这个圣经上从未出现的词当作与圣经其它经文同等重要来看待。这个希腊字本身准确地反映了父神与子的关系，如我们前面讨论的。我不反对使用这个词。

但是，使用圣经从未出现的一个词作为东正教的基要真理，尼西亚会议开了以人的认识代替圣经真理的先河。也可以这样说，尼西亚会议认为圣经是不够的，圣经没有把一些使人得救的基要真理讲出来。主教们在这次会议上是依靠人的解决办法，而不是信靠上帝和相信他的话的完全来解决艾瑞的争端。其后果所造成对教会的损害远远超过对艾瑞异端的损害。

主教们脱离了圣经却要表明他们的公义，于是立即宣布这次会议的决定是在圣灵的引导下得到的，因而是与圣经同等重要的真理。换句话说，特殊启示在使徒时期还没有结束。在中断二百多年后，圣灵理应再次给予新的与圣经同等重要的特殊启示。从此，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明确宣布，尼西亚会议和其他所谓的普世协调会议所得到的结论，与圣经真理有同样的权威。

后来的几百年历史，教会为基督教添加了越来越多的圣经以外的教条，甚至有些已经违背了圣经真理。举例来说，460年后，公元785年，另一个在尼西亚的普世协调会议，做了以下声明：

”正如宝贵的赐生命的十字架，那些圣洁尊贵的雕像和油画以及其它材料的艺术品，都应放在神的圣殿前，神圣的器皿和礼服上...”

”这些都是应该给予相应的尊贵和崇拜[希腊：proskineo]，不是仅仅真正在属灵意义上崇拜它们[希腊：latrìa]，还要象对宝贵的赐生命的十字架和圣经以及其他圣物一样，要根据古代虔诚的习俗用香和灯来崇拜。对这些图像的崇拜会传递到它们所代表的，敬拜这些图像就是敬拜它们所反映的...因此，我们遵从保罗，他在基督里发言，我们也遵从所有神的使徒和过世的圣徒们，紧紧持守传给我们的传统...”

”我们敬拜像，我们反对那些不这样做的人。... 诅咒那些不敬圣像，抨击那些称这样为敬拜偶像的人”。4

圣经以及早期教会都反对使用像。现在教会却反对那些不使用像的。

3 神学变成基督教的根本

尼西亚会议以后，教会开始把神学理论看作基督教的根本。认为人可以仅仅通过接受神学理论成为基督徒，而不是需要有生命的根本转变。

更重要的是，教会已不再满足于基本的神国福音的神学。相反，它现在专注于神学的细枝末节，普通的基督徒不一定都把握。尼西亚会议以后催生了一个全新类型的基督徒：神学家或教父。自有了这些神学家，教会再没有停止过神学的争论。

四世纪时的主教 Hilary of Poitiers 说：“关于父与子同一性的争议造成了许多不愉快。每年甚至每个月，我们都在为那些看不见的神秘概念制定新的教义。我们为我们所做的悔改，我们又为那些悔改辩解，我们又指责那些辩解的。我们或是在内部谴责别人的教义，或是在别人那里谴责我们的教义。相互毫无顾忌地指责，我们都成为拌倒人的人”。5

四世纪有好几次教会协调会议，神学派别之间的争斗越发激烈。这些神学家总是无一例外地自以为义，而把对方看作是邪恶有罪的。没有人愿意相信对方的错误可能是有情可原的，相信对方的信仰也许是诚恳的。

没有人友爱地走近他的弟兄，帮助他认识真理。相反，神学家只是一味驳斥和谴责他们的对手。无怪当时的罗马史学家 Ammianus Marcellinus 说，当时基督徒之间的仇恨甚至超过野兽对人的残暴。6

尼西亚会议后的一个世纪，教会逐渐相信，单纯地学习圣经不足以让人准确理解信心的意义。人同时需要研究这些新教会神父的著作以及各教会协调会议所制定的诫条。一个敬畏神熟读圣经的人，并不表示他有资格在教会传道。知道圣经真理不起决定作用，他必须知道教会怎么说。

这个”新基督教”毒害到教会的每个角落，最终教会宣布，任何人，未经教会授权，不管如何属灵，都不可传道(无论是教堂建筑内或外)。没有执照传道成为犯罪行为，可以判为监禁甚至死刑。

这并不是因为教会刻意要把人捆绑”在黑暗中”。我觉得教会的动机是真诚的。无执照的传教士可能会误解圣经，从而误导人，使他们丧失永生。但是，教会试图用人的方法解决问题，而不是信靠神的方法。

4 把圣经变成一本危险的书

因为教会积极采用圣经以外的定义和错综复杂的神学，终于把圣经成一本危险的书。教会相信基督徒自己读圣经不可能期望得到真理。这样的基督徒几乎肯定会陷入异端。基督徒不再可以自由听耶稣的浅显语言，而不得不接受教会要求他们相信的。

最终，教会甚至相信一个人可能会通过阅读和相信圣经而失去他的灵魂。结果，在 1229 年的 Toulouse 主教会议上通过法律宣布：平信徒不准拥有圣经，而只允许看诗篇、罗马天主教的祷告簿或者 the Little Office of the Blessed Virgin(祷告用书)。这些书的语言都不简单。7

圣经变成为一本危险的书。耶稣和他的门徒的话变得对普通人来说不再安全。

第二十三章 是上帝改变规则了？

在短短的不到 15 年时间，基督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属这个世界”的神国现在却紧紧联接到这个世界上了。

教会怎么会这样短的时间发生了 180 度的转变？为什么教会领袖都视而不见呢？原因是领袖们以为上帝改变了他的规则。圣经所说的关于退让，爱仇敌，不要随从世界这样的教训，只适用于其它时代，其它环境。

在大多数基督徒眼里，上帝真的通过君士坦丁祝福了教会。好象这些变化是上帝的引导。当基督徒受迫害时祈求迫害过去，似乎眼前的一切就是上帝的回应。但所有这一切真是上帝的祝福还是上帝通过撒但考验教会呢？四世纪的基督徒怎么知道呢？

有一种相当简单的方法可以让四世纪的教会知道：就是继续按神国的方式行为。丝毫不偏离基督的教训。“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希伯来书 13：8）。直到基督再来，他神国的立场不会改变，他的律法不会有任何改变。如果君士坦丁是由上帝所赐的福，教会不应该有任何妥协之处，不需要淡化神的教训。基督徒只要对神的国忠诚，很快就会发现他们的皇帝是不是神所赐的福。

阻挡福音

正如我刚才所说，君士坦丁任用一些主教和长老作他的参谋。这是绝好的机会测试君士坦丁是不是被神差派的。那些参谋只需坦率地向君士坦丁提出意见，看他有什么反应。如果君士坦丁拒绝神的教训或是恼怒，那他就不是来自于上帝的。对上帝的信心的人总能直言统治者。看看圣经中的撒母耳、拿单、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他们不怕告诉国王来自上帝的真理。

或者，看看施洗约翰。那些犹太宗教领袖们来问他应该怎样做。约翰可以有理由对自己说：“上帝真的祝福我的工作！你看，连犹太当权者也要来听我。我通过他们的帮助向整个犹太民族传道！”约翰没有这样想。相反，他谴责他们的罪孽，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忿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马太福音 3：7，8）。

施洗约翰对希律王也毫不妥协。希律把他看作真先知。希律王的地位本可以给约翰提供巨大支持。但约翰丝毫没有向希律迎合或妥协。圣经告诉我们：“先是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约翰曾对希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于是希罗底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马可福音 6：17-20）。

约翰作先知本可以因王的支持有物质上的富裕。如果约翰对王的罪沉默不语就意味着默许，会误导了希律和希罗底。约翰说出来，就给希律机会悔改。希律看约翰是公正圣洁的人。如果希律真要顺服上帝，希律就会听约翰的话。但希律不愿背起他的十字架。最终他成为了一个不情愿的谋杀约翰的凶手。

我们的国王自己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当年轻当官的富人来到耶稣那里，耶稣恭敬地听了他的见证，然后告诉他：“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路加福音 18：22）。结果，耶稣失去了这个要作门徒的年轻人。

君士坦丁时期的基督教领袖可以做同样的事情。他们可以告诉君士坦丁放弃他的财富和权力。他们可以把耶稣对那个年轻人的教训讲给君士坦丁。他们可以告诉君士坦丁爱他的敌人，并对敌人行善。他们没有这样做。

第一个基督徒皇帝

大多数人认为君士坦丁是第一个基督徒皇帝，实际在他以前就有一个罗马皇帝比起来更像基督徒。他的名字是菲利普 Philip，阿拉伯人，在君士坦丁之前统治了很短的时间。菲利普娶了一位基督徒太太，他认为基督教是真正的宗教。Eusebius 告诉我们：“罗马皇帝 Gordion 执政 6 年后过世，菲利普接替他。据说菲利普是一个基督徒，想在逾越节晚上到教会与其他信徒一起祷告。但当时的主教不让他进，直到他公开认罪，并与那些被判定有罪的一起呆在[教会]的忏悔室。如果他这样做，就不会被教会接受，因为他的罪状很多。据说他很顺从，用他的行动表明他是真诚敬畏上帝的”。¹

君士坦丁时期的主教们也可以同样做。他们可以毫不妥协要求君士坦丁悔过。他们就会发现他的信仰有多真！

无视警告

人正在或即将犯心脏病时有几个预兆。如不舒服的胸压或胸痛，左手臂疼痛，呼吸急促等等。无视这些警告往往会有生命危险。

君士坦丁时期的基督徒忽视了耶稣有关神国的警告：“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待假先知也是这样。...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路加福音 6：27，马太福音 5：11，12）。

当我们受人欢迎，别人都赞扬我们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走在正路上，这是人之常情。但这不是神国的情况。当世界称赞我们，希望成为我们的朋友时，我们要反省自己是否有问题。可悲的是，四世纪的基督徒似乎已完全忘记了耶稣的警告。

第二十四章 基督教训的消失

三百年前，基督徒为了进神的国，整个人生观必须有彻底的转变。而现在，他们忽略耶稣的警告，相信现在应有一个新的立场。他们以为上帝把他们带进了一个新的黄金时代，基督徒将不再受迫害，并可以享受世界的权力和奢侈。新约圣经是否提到这样一个黄金时代呢？

啊，问题就在这儿。新约全书没有一处适用于这种新的假想的黄金时代。因此，教会不得不挖回旧约时期，寻找适用的根据。教会不再向前，而是到古代以色列中寻找榜样。这是一次逆转。

我们将称这一新模式为“君士坦丁混合神国”。¹ 它试图把新约的教义和诫命与旧约的道德和生活方式结合起来。同时也要把神的国与世界的国结合起来。当政者为这个混血儿做一部分让步，教会则做另一部分让步。两下生出这个新的混合“神国”。

正如旧约时期，神的国是在以色列的领土范围内，现在这个新生的“君士坦丁混合神国”也要与罗马帝国的疆界合并。神国不再是住在一个人的“里面”，而是一个看得见的帝国。也象以色列人要为他们的神国与神的仇敌征战一样，现在的基督徒也要承担起为国争战的责任。不接受“君士坦丁混合神国”的将被打成异端。

皇帝的角色

象以色列王大卫、所罗门和约书亚热心参与在以色列民中的敬虔和属灵生活一样，罗马帝王们也自觉扮演起同样的角色，“参与”教会的崇拜和属灵生活。Eusebius 写道：“（君士坦丁）特别关心神的教会。在各省任何地方如果教会有争议，他就会象上帝所命定的主教一样，召开主教会议。他毫不犹豫地出席，坐在集会中间，并参加讨论，裁决所有与上帝和平有关的事项”。²

基督的教训呢？

在这本书的前面，我们讨论了一些有关神国的律法。这些律法在“君士坦丁混合神国”变成了什么样子？它们基本上都被曲解，除非那教训正好也套用在旧约的模式上。在这个“神国”里，如果是犹太人看作合法的事情，基督徒就当作合法的。我们可以简单看看这个“神国”的教会怎样看待财富、宣誓、离婚和退让。

关于财富，没有旧约诫命禁止人在地上积蓄财富。因此“君士坦丁混合神国”也便赞同基督徒在地上积蓄财富，也赞同基督徒追求把持世上的权力。教会甚至开始教导说上帝在人中间设定了阶级，因此一个贵族成员与一个农民在生活服饰上应有所区别，农民不应梦想贵族的生活方式与服饰。

关于宣誓。因为宣誓在旧约是合法的，因此在“君士坦丁混合神国”也是合法的。教会发现有些没有真正重生的贱民也混在教会里，他们的话不可信。因此教会有必要恢复宣誓的做法。宣誓实际上成为后来罗马和中世纪政府和社会运转的基础。

关于退让。旧约没有教导我们退让和爱我们的敌人。所以教会也不这样教导。在短短几十年，基督信徒从谦备退让的态度变为残酷和暴力。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君士坦丁兴起以前，基督信徒甚至放弃用刀剑保护自己和抵抗外族野蛮人的侵犯。而现在，他们却毫不犹豫地屠杀罗马同胞和基督徒弟兄。

关于离婚，情况有点不同。因为旧约只有丈夫有权离婚，并且是在丈夫发现妻子不洁的情况下。虽然一些犹太拉比曾宽松地解释这一法律，但教会的解释是很严格的，只允许丈夫在妻子犯淫乱时有权离婚。

西方教会解读淫乱为违反旧约利未记中的禁止近亲或姻亲关系结婚的法律。举例来说，一名男子不能娶他的姐妹或其兄弟的妻子（利未记 18：9，15）。因为旧约成为教会的榜样，教会把利未记中对婚姻的法律照搬到“君士坦丁混合神国”。如果一个男人不幸违反了，他就要与他的妻子

离婚。(今天我们称之为“判决为无效婚姻”)。正因为此,几百年后,亨利八世借此离弃他的第一任妻子 Catherine of Aragon,因为她是他死去哥哥的妻子。

结果,这种新的公认的黄金时代看上去象古代以色列,却没有犹太人的仪式和饮食规条。它倡导宣誓,累积地上钱财及政府授权的暴力。然而,不道德性行为、占卜和巫术是不允许的,因为它们在新约里是禁止的。这以后近一千七百年的教会历史都沿袭了“君士坦丁混合神国”这种以旧约为标准的道德规范。

神国国民曾一度使世界翻转。现在,世界正尽力要把他们再拉回来。

神的旨意落空了吗?

这是否意味着神的旨意落空了吗?是否历史出乎他的意料呢?完全不是。整个“君士坦丁混合神国”正如上帝知道它要发生的。耶稣在他的神国教训和比喻中早就预言了。

在他的两个比喻中,耶稣预言了他的神国会大大扩展:“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他的枝上”。另外,“天国好像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直等全团都发起来”(马太福音 13: 31-33)。

同时,耶稣明确提出:“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马太福音 7: 14),他也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路加福音 12: 32)。

前面我们说过,大部分进到神国的人最后会被淘汰掉。耶稣知道“君士坦丁混合神国”要来。他用它作为一个测试,筛出那些不是真正爱他和跟随他的人。

第二十五章 虚空的黄金时代

我说了很多“君士坦丁混合神国”不好的地方。但不能否定它的积极方面。如果没有一点可取之处,教会也不会一直随从。所以让我们来看看那些有益的方面。

最直接明显的,就是它把基督教制度化了。国家推动基督教,豁免教会纳税。此外,君士坦丁规定了周日为法定假日,便于民众参加周日礼拜。他还取缔了所有隐匿的聚会。¹

突然崛起的基督教,特别是在公共场合,迅速终结了其它异教。虽然君士坦丁容忍异教崇拜,宣布信仰自由(除基督教异端),但君士坦丁禁止国家官员为政府给异教献祭。他还撤回为建设异教徒寺庙的资金,而且他把一些寺庙改为教堂。

在社会领域,君士坦丁颁布了一项法律,为贫困家庭提供公共财政资助,使他们不用象以往一样丢弃无用的婴儿,任其死亡。他在许多城市下令禁止残酷的角斗士竞赛,关闭淫乱的戏院,并取缔卖淫活动。君士坦丁还禁止纳妾,惩罚通奸,并使离婚受到约束。²

“君士坦丁混合神国”的黑暗面

我相信君士坦丁是真心想要改善罗马社会,取缔所有冒犯上帝的行为。但他不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他仍然是一个属世界的人,所以他只知道使用世界的方法,这些方法往往是残忍和野蛮的。举例来说,君士坦丁对性犯罪的刑罚比以前重很多,这样虽好,但刑罚残酷得难以形容:活着烧死,被野兽在圆形剧场咬死,或用熔铅从喉咙灌下。³

此外,君士坦丁和他的官员继续沿用以往历代君王使用的酷刑。事实上,君士坦丁逐渐变成了一个残忍的独裁统治者,挥霍无度。为支付他的消费,君士坦丁施加给人民的沉重税收超过了以往的帝国。⁴

权力欲

正如我们已讨论过的,耶稣告诉我们一定要放开一切世界的捆绑。我们要放下那些让我们忧虑或贪恋的财宝,它们会夺去我们的心。世上的权力也与世上的金银财富一样有毒害,只有过而无不及。人一旦得到权力就往往希望得到更多。不用多久,他们将会不惜一切抓住权力不放,而且如果可能,他们会设法为自己谋更多的权力。这也是为什么在前三个世纪,如果政府高级官员要成为基督徒,他们不得不离职的原因之一。

君士坦丁爱世上的权力，他无情地竭力维护他的权力。比如，他在全国建立了一套间谍网，向他报告各种异议，争权者或可能的叛乱。如果他的间谍指控某人对君士坦丁不忠，被告人就会被带到米兰或君士坦丁堡受审。如果找不到充分的证据，狱卒会严刑逼供，直至他“认罪”。被告人是基督徒也没有区别。

正如我前面说的，君士坦丁和他的妹婿利森尼斯Licinius在公元313年联合发布了米兰公告：君士坦丁统治罗马帝国西部，利森尼斯统治东部。但君士坦丁并不满意。他的野心是统治整个罗马帝国。君士坦丁恐怕利森尼斯可能有同样的野心。

所以，在公元324年，君士坦丁入侵利森尼斯的领土。他给教会的理由是，利森尼斯已经开始迫害基督徒了。5与以往罗马战争不同，基督徒参加了对利森尼斯的战争。君士坦丁要求教会的主教随从军队并在战斗中为和他们祷告。他还让人制做了巨大的十字架作战斗标志，他的士兵把它当作护身符来确保胜利。6

君士坦丁的军队真的得胜了，并俘虏了利森尼斯。君士坦丁现在成为罗马帝国唯一的统治者。他宣告这一切都是上帝给他的：“我当然不能因这些神的恩典而狂妄，应献上最高的赞美。我自己是神选用的器皿，有幸用来成就他的旨意。...靠神大能的帮助，我消除了各样的邪恶势力。这样做是希望人类可以通过我的工作得到启发，得以回归到神的律法以下。从而也让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在他全能的手中得以兴旺”。7

君士坦丁打败利森尼斯之后，对他的姐姐Constantia，也是利森尼斯的妻子，作出了庄严承诺，他会让利森尼斯的余生过得和平舒适。他还为此起誓。然而，不到一个月，君士坦丁就除死了利森尼斯。8他不能容忍有任何潜在对手存在。

但潜在对手无处不在。君士坦丁没有就此停手。没多久，君士坦丁杀害他自己的儿子Crispus。后来，他又杀死了一个被怀疑会篡位的侄子。根据记载，君士坦丁甚至还谋杀了他的第二任妻子Fausta，同样是怕她谋反。9然而教会却视而不见，从来没有对任何这些谋杀事件谴责或批评君士坦丁。

君士坦丁临终前把罗马帝国交给他的三个幸存的儿子Constantius, Constans, 君士坦丁二世和他的两个大侄子。五个人都是基督徒，罗马将继续是一个基督徒帝国!然而，这五个人都有君士坦丁一样的权力欲。君士坦丁死后不久，他的儿子constantius谋杀了君士坦丁两个将要合作掌权的侄子，并谋杀了几乎所有他们一方家庭的男性。

杀了君士坦丁的两个侄子以后，君士坦丁的三个儿子瓜分了帝国。这三个骨肉兄弟，而且还是基督徒，应该和平相处了吧!可惜他们所信的基督教不是真正神国的基督教。他们都不满意只有三分之一的帝国。不久，君士坦丁二世入侵意大利，要攫取已分给他弟弟Constans部分的帝国。不过，君士坦丁二世中途死亡。五个统治者还剩两个。Constans统治西罗马帝国，Constantius统治东罗马帝国。

但即使这一简单的分权也没有持续太久。很快，一个名为Magentius的将军推翻了Constans获得西罗马帝国。他并不满足，寻求统治整个帝国，他率军攻击君士坦丁唯一幸存的儿子Constantius。但这次Magentius打败了，他逃往高卢。Constantius成为唯一的皇帝。10

基督教带给帝国的黄金时代在哪里？基督教的罗马帝国的头50年的内战比信异教时的罗马帝国的二百年的内战还多。第一个异教徒皇帝曾拥有200多年的稳定，繁荣与和平的大同时代。而第一个基督教皇帝却始终处在无休止的内战，苛税，帝国迅速衰变。

皇帝瓦伦丁Valentinian

Constantius死后，君士坦丁的一个侄子Julian成为新皇帝。他是家族中少数得以逃离君士坦丁儿子Constantius屠杀的一个。他已看够了“基督教”的劣迹。因此，虽然他仍容让基督教，但却试图使帝国重回异教时代。他的努力失败了。

Julian死后一年，瓦伦丁被宣布为新国王。作为一个常去教会的天主教基督徒，瓦伦丁过着纯洁的生活，他发布了很多值得称道的法律。比如，他在罗马的十四个管辖区各设立了一个医生照顾穷人。他给异教徒、犹太教和基督教信仰自由。11瓦伦丁统治下的生活应是基督徒预期的黄金时代了吗？可惜不是。

像以往基督教皇帝一样，瓦伦丁整天担心有人会政变拿走他的宝座。因此，他和君士坦丁一样使用间谍侦测任何不忠行为，特别是那些潜在的竞争对手。瓦伦丁衡量他的政府官员政绩的标准是以他们在其法庭上处决多少人。间谍和政敌常常错误指控，甚至指控有好名声的公民。被告被残酷逼供。富裕家庭变得穷困潦倒，数百名参议员、无辜妇女、哲学家受屈死于水牢和酷刑室。¹²

无辜的公民生活在恐惧中，担心有人指责他们叛国。瓦伦丁把任何对他统治不忠的指控都当作事实来对待。¹³ 轻微或假想的冒犯都可能会导致一个公民的舌头被割断或被活活烧死。一个历史学家发现瓦伦丁使用最多的词是“砍掉他的头”、“活烧”，“用棍打死”。¹⁴ 他能冷静地看着公民在酷刑之下痛苦挣扎，毫无怜悯。他没有感到这与他的基督教信仰有冲突。¹⁵

最后，瓦伦丁自己失控的脾气使他走上绝路。他的一名军官曾邀请一个野蛮部落的国王赴宴，却背信弃义地在盛宴中杀害了这个国王。结果被杀国王的部落进行报复，掠夺了几个罗马的省份。

瓦伦丁没有为谋杀道歉，寻求和解，而是带领罗马军队对野蛮部落进行了血腥报复。当野蛮部落的代表来到瓦伦丁的帐篷乞求怜悯时，瓦伦丁极度激怒，他的脸几乎成了紫色。他对代表们大叫，在愤怒中，他因脑血管爆裂而死。¹⁶

罗马的衰败

历史上把罗马的衰败一直解释为异教盛行，经常醉酒狂欢，以及嗜血娱乐。我看过许多基督徒作者指出，如果美国不恢复圣经信仰的道德观，将重演罗马衰败的历史。

但罗马不是异教徒统治时期衰亡的，当时角斗士表演已被取缔，而且圣经旧约的道德观已被严格推行。甚至于几乎全部人口都自称是基督徒。¹⁷

谁使罗马衰亡的呢？很多人想象是那些野蛮的，半赤裸的，崇拜雨、雷电或庄稼的野蛮人杀进罗马屠杀。不是的，征服罗马的日耳曼民族不是野蛮人。他们的文化已半罗马化了，他们中许多是罗马帝国的盟友甚至是保护者。而且，他们也自称是基督徒。¹⁸

想象的黄金时代从未出现。当然，罗马帝国在接受基督教时已经开始衰败了。但可以肯定，基督徒没有比他们的异教前辈统治得更好。基督教的皇帝不仅没有扭转形势，反使情况更糟。它的苛税和无休止的内斗加速了从第三世纪异教徒皇帝就已经开始的衰败，最后，整个西方帝国崩溃。

四世纪初的基督徒基本上把上帝的神国出卖给了这个世界。这可能是历史上自以扫为一碗红豆汤出卖长子名分以来最不幸的交易之一。至少以扫还吃到了红豆汤。而基督徒不仅失去了上帝的神国，他们还失去了罗马帝国。

从君士坦丁在312年介入西罗马帝国到最后一个皇帝在476年被赶下台，这段历史应当给基督徒很多思考。异教徒的罗马皇帝在他们的绝大部分战争中得胜，而基督教的皇帝却没有。基督是和平王子，为什么异教徒皇帝，甚至如邪恶的Caligula和Nero这样的，都能够维持一段大同盛世，而基督教皇帝却不行？为什么帝国在异教统治下前二百年不仅存活，而且蓬勃发展，在后二百年的基督教统治下却衰亡了？

到476年为止，应该很明显看出，“君士坦丁混合神国”不是出于神的。

混合模式

但罗马的衰亡并没有带来教会的悔改。也没有结束“君士坦丁混合神国”。事实上，教会成了中世纪的主导力量。这种混血儿的模式持续在整个中世纪：性犯罪，巫术，堕胎，以及下流娱乐被谴责（至于性方面的不道德，当时的贵族推崇双标准）。积累财富，起誓，以及认同战争中的杀人。这一君士坦丁时期的模式，从中世纪一直延续到我们今天的“基督教化”的很多国家。

第二十六章 奥古斯丁-“君士坦丁混合神国”的卫道士

罗马帝国走向崩溃，教会在归向世界，而不是在扭转世界。神国迫切需要一个象保罗或象施洗约翰一样的人大胆站出来挑战整个“君士坦丁混合神国”。相反，教会站出来的反而是“君士坦丁混合神国”的卫道士。他的名字是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代表，完全接受”君士坦丁混合神国”，认同当时教会的做法。他非常胜任卫道士的角色，不幸的是，真正神国的代言人没有出现。所以，奥古斯丁的理论自然占了上风。

奥古斯丁不仅仅捍卫”君士坦丁混合神国”，他还试图捍卫传统基督教神学，反对异端，如灵恩派 Gnostics。他的方法是先听对方的观点，然后走相反的立场。

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把圣经教义比作绿色，它是由蓝色和黄色混合而成。让我们把异端的教义比作蓝色。它有真理的部分，因为蓝色是组成绿色的一部分。然而，异端不能代表全部真理。他因为丢弃了黄色部分而扭曲了真理。

奥古斯丁的方法不是把他的反对方带回到真理的绿色，而是简单地走到对方的反面，争辩说问题中根本没有蓝色，只有黄色。他因而拒绝承认他的对方有真理部分。这当然是相当有效的取胜手段。

奥古斯丁可能赢得了争论，但在这个过程中，他扭曲了历史基督教对圣经的共识。黄色只是真理(绿色)的一部分，和蓝色一样。让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奥古斯丁反对灵恩派

灵恩派是基督教面对的一个主要异端。它认为物质世界都是邪恶的，物质世界不是由新约圣经的神创造的。为支持他们的立场，灵恩派指出下述事实：耶稣的教诲有别于摩西。例如，旧约的上帝曾指示以色列人兴起战争，而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要爱仇敌。因而许多灵恩派接受耶稣关于神国的教导，他们拒绝了整个旧约，把它当作另一个神的工作。他们甚至否认神子耶稣曾降世为人。

早期的基督教作家，如 Irenaeus 和 Tertullian，已从基督教的历史观批评了灵恩派。他们指出，新约与旧约的上帝是一个。新约与旧约是上帝启示的两个阶段。摩西律法是为以色列人预示将来的基督。耶稣的教义是以色列人的律法的最终目的。

但是，这些观点不符合”君士坦丁混合神国”。正如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混血儿基本上是一个新约圣经神学与旧约道德和生活方式的混合物。要承认新约圣经带来的道德标准比旧约的更高，将意味着要承认这个”君士坦丁混合神国”是错误的。它不会这样做。

而奥古斯丁反对灵恩派(当时称为摩尼教派)是去否认他们的基本前提。他说，耶稣的教导与旧约的没有不同。杀人在新约是合法的，就象它在旧约一样。他写道：“战争有什么邪恶？要死的早晚总是要死的，它不是使其他人可以生活得平安了吗？反对战争仅仅是懦弱的表现，没有任何宗教感情。战争真正的邪恶是喜爱暴力，喜爱复仇的残酷，喜爱野蛮抗争，贪恋权力等等。战争是为了惩治这些邪恶，当需要时，是义人顺服上帝或合法权威而投入战争。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有义务采取这种正义的行动，或要求其他人这样行为”。¹

但耶稣不是说要爱我们的敌人，不要抵制邪恶吗？奥古斯丁的理解是：“有人以为上帝不会授权战争，因为后来主耶稣基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但这里指的不是身体上的行动，而是一种内在的处置”。²换句话说，奥古斯丁认为只要你爱你所杀的人，你就可以杀他！

奥古斯丁继续说：“主的‘打右脸给左脸’是教训我们忍耐，这可以是内在处置，而不是表现在身体的行动或口头上。当使徒被打时，……他祈求上帝饶恕那些打手来世的过犯，但不要让他们在现在逍遥法外。使徒在内心存着对恶人的爱，但同时希望他们受到惩罚，以作鉴借”。³

这样的逻辑可能字面上说得通，但对基督只是玩游戏。按奥古斯丁的逻辑，我们可以象世界一样胡作非为，我们的行动可以象旧约以色列人那样暴力。我们只要内心有善良，和平与爱。

奥古斯丁的理论几乎可以为任何过犯提供借口。例如，奥古斯丁认为迫害多纳图派 Donatists 是一种基督的爱的行为，因为这样可以把他们重新带回教会，他说：“这不是牧羊人的关爱吗，当有羊离开羊群，即使不是被狼强迫，而是被花言巧语欺骗，牧人找到他们。他可能要让它们因害怕鞭子而回来，如果他们反抗，牧人甚至会让他尝尝鞭子的疼痛”。⁴

奥古斯丁不明白的是，在基督的神国里，手段和结果一样重要。基督徒不应使用邪恶或暴力手段来成就神的旨意。我们做什么和怎样做同样重要。

正义战争

奥古斯丁被认为是“正义战争”理论的创始人，实际上他不是，是异教希腊哲学家和统治者首先制定了正义战争的理论。奥古斯丁只是借用了几百年前的理论。⁵

我看到各种奥古斯丁的关于正义战争的诸多定义，他认为，符合这样条件的战争对基督徒来说可以是正义和有道德的。这些定义彼此有冲突。奥古斯丁从没有写过正式的对“正义战争”的教义。也从来没有提出一些明确的标准。相反，中世纪的神学家如 Thomas Aquinas 提出了明确的标准，并指出这些标准是由奥古斯丁提出的。

事实上，奥古斯丁在他的许多作品中对战争作了论断。但他自己从来没有说，只有在所有这些标准或条件满足时的战争才是公正的。不过，中世纪神学家根据奥古斯丁的作品列出了一个正义战争的清单。这些神学家认为，一个基督徒可以在这样的条件下杀人：

基督徒爱那被杀的人；

基督徒在所有其它努力尝试失败后，只能用战争解决时；

基督徒在维护被暴力侵害的正义的战争或抵抗非正义武力侵略的战争中；

基督徒在统治者授权发起的战争中；

基督徒在有获胜可能的战争；

基督徒努力区分军人和平民，不可有意杀害平民；

基督徒杀人的量与最后得胜是“相称”的；

基督徒在战争中的武力杀人所获得的超过邪恶暴力所带来的；

基督徒参加的战争，获胜方从来不会要羞辱失败方。⁶

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这些条件应该对你荒谬的，除非你也认同“君士坦丁混合神国”。

古代战争把杀死所有敌人的男性，强奸所有他们的妇女，当作是完全合法和光荣的。我们看到了奥古斯丁怎样使之在基督信仰上合理化。

我们生长的社会接受和鼓励这种混合的价值观。按照这种混血儿的观念，只要是当权者许可，就可以不把这样的杀戮和酷刑与罪联系起来。但同时，这一混血儿的观念却几乎一致谴责任何情形下的性犯罪。

“正义战争”的标准直接违背了耶稣的教训。比如，“正义战争”的标准说，当正义受到非正义的武力侵犯时发起的战争才是正义战争。然而，耶稣早已给出答案：不要抵抗邪恶。如果有人要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如果有人强逼你走一里，你就同他走两里。基督徒不是通过战争来争取正义，他们心甘情愿蒙受损失。他们让敌人打自己的脸而不报复或反击，耶稣说他们是在爱中这样做的。

谁决定战争的正义与否？

假如有一场战争真正符合前面列出的正义的条件的话，那应该是在上帝眼里是正义的。即便如此，我们还会问：谁决定战争是否满足那些条件呢？是教会，某些信徒，还是政府呢？奥古斯丁认为是政府。那么参与战争的基督徒个人如何知道这场战争是否正义呢？答案是，他们不知道！

奥古斯丁知道：“只有上帝有绝对的权柄。因而一个义人也可能在一个背逆上帝的君王手下服侍。但他仍可以顺服他的君王，履行他在战场上的职责。因为有时他很清楚他在战场上的行为符合上帝的旨意，但有时王的命令是不正义的。但作为战士是无辜的，因为顺服是他的职责”。⁷

结果，“正义战争”本身也只是虚假的。基督徒必须顺服王的命令，即使参与非正义的战争也是无辜的。奥古斯丁承认：“一个人不可能既对天上的王绝对尽忠，又对地上的王绝对顺服。所以他的解决办法是，我们在地上时就对人间的王绝对效忠。唯一的例外是如果地上的王要我们拜假神或要我们信教会认为的异教时，我们应该反对。

基督耶稣不会接受奥古斯丁的解决方案。他不会允许我们效忠于任何其他个人或权力。如果世上君王给我们的命令违反了耶稣的教训，我们必须违抗的是地上的君王，而不是我们在天上的君王。

“君士坦丁混合神国”试图要基督徒解脱他们个人对基督的责任。它宣称教会可以决定我们相信什么和怎样实践，只要我们顺服教会，我们在灵里就免除了一切的罪恶。它还认为，世界统治者决定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杀人，什么时候可以使用酷刑，放逐，或掠夺他人。只要我们顺服掌权

者，我们在基督台前就是无辜的。历史上，已有数不清的基督徒因这样的教导，手上沾染了同胞，甚至他们在基督里的弟兄的鲜血，而以顺服命令来推卸道义上的责任。

事实上，大部份”基督教”国家要求他们的军人顺服上级长官的一切命令，不管该命令是否道德。例如，俄国沙皇时期(基督教国家)要求士兵：”条款第 87 条，上级命令必须绝对执行，不考虑是好还是坏，不考虑能否完成。上级军官对其命令后果负责；第 88 条，下属绝不能拒绝执行上级命令，除非他清楚发现执行该命令会违背… …”。8

我们以为这样的条例既然出自基督教的国家，第 88 条应该这样结束：”除非他清楚发现执行该命令会违背基督的命令”。而事实却是””除非他违背了他效忠沙皇的誓言”。9

美国军事条款对士兵的顺服有基本相同的要求。它要求士兵顺服上级的一切命令，除非”违背美国宪法，法律，或合法的上级命令”。10

基督允许他的国民接受这样的条例吗？丝毫不会。他明确指出，我们必须绝对顺服于他。他是我们个人的王。不管当权者、世俗或军队怎样要求。所以，只要我们的王已经在这件顺服的事上给了教训，我们就不应向世界的条例妥协。最终我们将是以个人身份而不是团体站在基督的判断台前。

淡化个人责任

在奥古斯丁时期，一个来自英国的基督徒领袖 Pelagius 走遍整个罗马世界，抨击当时基督徒灵命衰败的现实。他明确强调基督徒个人对基督的责任。然而，他和他的追随者有点过了头。他们说，(据称)人可以不靠神的恩典就可以遵从耶稣的命令。

这和历史上的基督信仰违背：不依靠上帝的恩典，没有人会最终得救。同时，基督信仰教导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对自己的得救承担一分责任。我们必须愿意放弃世界的诱惑，天天将我们自己的肉体情欲钉在十字架上。救恩是人与神共同的工作，因为这是神对我们这样要求的。

然而，奥古斯丁用他一贯的做法反对 Pelagians，就是走向相反的极端。他宣称，我们没有能力顺从基督。甚至没有足够的自由意志去选择顺服他。换句话说，在现实中，我们对我们的救恩无能为力。奥古斯丁解释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在创造宇宙以前，上帝已定意谁将得永生，谁将得永远的咒诅。我们无法改变上帝在我们生前就已决定的命运。11

这完全淡化了整个耶稣的福音！如果奥古斯丁讲的是真的，那么耶稣登山宝训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要提醒我们要顺服他的教训，把房屋建在磐石上？如果奥古斯丁说的是真理，我们绝对没有能力顺服耶稣的教训，按照他的教训去做！如果一切在生前就命定了，那他为什么还告诫我们要建造在磐石上呢？

为什么耶稣曾警告我们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忍耐什么呢？为什么他要比喻说：把绵羊从山羊中分别出来，如果这种分别已经在耶稣来到世上以前就完成了？为什么耶稣要指责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如果他们的结局已注定了？法利赛人按照神写给他们的经文生活，凭什么说他们有罪呢？在整个新约圣经里其它警戒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传福音不能改变人的命运，为什么要传福音呢？

奥古斯丁为了维护自己的观点常走极端，他发明了一套荒谬的很容易被圣经学者戳穿的理论。神国福音不是建立在某些经过特别挑选的经文，而忽略其它的新约圣经的教导。但奥古斯丁却是这样创造了他自己的理论体系。神国福音接受整本新约圣经，决不会忽略耶稣的教训去解释某一部分圣经。

事实上奥古斯丁本人都不相信自己的学说。否则他就不会去回应 Pelagians 的言论。如果奥古斯丁的学说是真理，那些 Pelagians 的言论能有什么影响呢？没有人会受损害，没有人与上帝的关系会受影响。为什么奥古斯丁认为异教徒和离间者应该受到迫害呢？他们的过犯不会伤害任何人。没有人会因他们失去救恩，因为每个人的救恩早在宇宙形成前就决定了。

概括起来，真正神国的福音是面对整个新约全书，即使是未受过教育的基督徒也可以阅读，并可以一一顺服遵从。然而奥古斯丁和”君士坦丁混合神国”的神学，使新约全书成了一本到处是地雷，只有受过神学训练的头脑才能解释正确的书。

第二十七章 冒名基督的名！

西罗马帝国的崩溃没有使传统国家教会消亡。相反，罗马帝国的衰败助长了教会的影响力。西罗马帝国崩溃后，教会成了西欧主要的民间组织。日耳曼侵略者把西方分成较小的“基督教”国家以后，罗马主教接手以前西罗马皇帝的地位，被称为“教皇”，他成为了西方国家最有权力的人。

在后来的几百年，罗马天主教会的财富和权力越来越大。罗马一直是西欧的首要城市，它主要收入来自教会。数以千计的朝圣者每年都来看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瞻仰彼得的遗骨。罗马的“好基督徒”尽其所能搜刮这些朝圣者。在罗马各处，基督徒们兜售十字架碎片，圣人遗骨，或其它遗物。

与“君士坦丁混合神国”相应的，教皇有两个不同的权力。他是罗马的统治者，又是罗马天主教的大主教。为了明确教皇在地上的权力，公元750年，一个教士编造了一个法律文件，意图是要君士坦丁把王位传给罗马主教和他以后的继任者，直到世界末日。这文件被称为君士坦丁继位书，它愚弄几乎中世纪欧洲的所有人。这个假文件有如下内容：

“因为我们的帝国权力在地上，我们[即君士坦丁]已郑重决定要荣耀最神圣的罗马教会，高举神的圣者彼得超过我们自己帝国的一切权力，把荣耀和尊荣国度都归给他。...

本文件，赋予我们的拉特兰帝国宫殿神圣的地位超过世上所有其它宫殿。赋予我们头上的diadem王冠、tiara王冠...以及紫外袍和深红色短袖衣，以及我们所有王室服装赋予神圣的地位。...

让教皇的地位被高举在我们帝国之上，使他有超过世上一切帝国的尊容而不会被藐视，看，我们最神圣的教父，我们的父亲Sylvester，普世的教皇，我们给他上述提到的所有殿堂，而且还有整个罗马城、所有各省、区、意大利所有城市和广大西区。”¹

教皇不仅成为罗马的统治者，而且统治了所有的意大利和“西区”。

利用假文件

公元755年，称为Lombards的日耳曼人控制了大部分的意大利。教皇担心罗马城受到威胁。请你明白Lombards也是“好基督徒”，但这说明不了什么。天主教徒会毫不犹豫侵占其他天主教徒的领地或施行杀戮。教皇Stephen担心Lombards入侵罗马，于是到高卢试图说服法兰克国王Pepin援助。教皇向Pepin拿出君士坦丁继位书的文件，他敦促Pepin，作为一个良好的基督教国王，应把意大利城市“恢复”给圣彼得和他的继任者，即教皇。因这一文件，法兰克援助了教皇，打败了Lombards，并把二十五个意大利城市交给教皇，这块领地后被称为教皇国。

因为这块教皇国所带来的一切世俗权力和大量税收当然使教皇的位子引来许多世上的诱惑。各派为获取“彼得的宝座”战争不断。在一年时间里，4个不同的人坐上教皇宝座，其中3个被谋杀。

两个国度，两个名

公元954年，罗马皇帝阿伯里克Alberic正准备参加战斗时，突然高烧。他知道自己即将死去，于是召聚其他罗马贵族到圣彼得大教堂的墓地。在那里，阿伯里克要贵族对彼得的遗骨宣誓，他们将在他死后选他的十五年岁的儿子奥克特温Octavian继位，并在现在的教皇死后，让Octavian作下一任教皇。贵族都宣誓尊行。

于是年仅十五岁的奥克特温成为罗马皇帝。一年后，他也成为教皇。为了区分他行使罗马皇帝的权力和他行使教皇的权力，奥克特温想出来一个好主意。作为教皇，他就叫人称他约翰十三。作为罗马皇帝，他用他的真实姓名奥克特温。他统治着两个国度，为什么不用两个名字呢？此先例至今仍被教皇沿用。

奥克特温（教皇约翰）用许多武士保护他的教皇和王子的地位。他是如此难以置信的邪恶，以至一个历史学家把他称为“基督徒卡里古拉”（一个被暗杀的暴君）。²他酗酒，豪赌，放荡。他基本上把拉特兰帝国宫殿变成了一所妓院。当时有人指控他在圣彼得教堂强暴一些女信徒。

后来，通过借助德国国王Otto，一些神父和主教们召开一个理事会，要将教皇带上教庭审判。不过，教皇约翰拒绝出席，隐藏起来。当德国军队走后，教皇返回罗马，发泄他的愤怒，对那些在安理会反对他的教士报复。其中一个神父被鞭打至死。另一个的舌头被拉出来，第三个神父的手被切掉，第四教士的鼻子和手指被切掉。³

让我们看看真正作恶的

尽管很多教皇如此邪恶，教会从来没有因他们的谋杀和放荡驱逐或惩罚他们任何人。只有反叛者强行杀掉他们或赶他们下台。

教会对他们中间不断的败坏和邪恶视而不见，却对“异端”大加报复。它野蛮拷打他们，把他们投入潮湿黑暗可怕的地牢。教会往往用最可怕的方式杀害异教徒。有些受害者的确有错误的教导，有的还很严重，但有些是好的天主教徒，他们的唯一罪名是质疑罗马权威。许多“异端”实际上是真正神国的基督徒，他们只是为了顺服他们的王。

1215年德国制定的法律有一条充分反映了中世纪对异端的迫害：

“若有人被指控是异端，他们应当在神的法庭受审，首先在教会受审。若证实有罪，他们应在国家法庭接受处罚，也就是在柴中被烧死。但是，如果法官保护他们，或作任何非法的让步，没有判刑，他应被最严重的方式逐出教会”。⁴

这个法律还规定，即使是皇帝保护异端或没有惩罚他们，也会被驱逐，他的所有财产和地位也要被剥夺。

1229年，图卢兹主教会议提出了45项追捕和惩罚异端的条款。法规包括有：

在每一个教区，无论是城里或城外，主教必须联合[誓言]一名牧师和两名以上有好名声的平信徒，尽心忠实地，经常性地在他们的教区，在可疑的房子，有地下室的或增补的房子，或其它可藏身之地寻找异教徒。

被发现的异端的房子，必须被拆除，财产必须予以没收。

那些因畏惧死刑或别的原因而勉强回到教会的，必须被主教送到监狱。

教区所有成员要向主教起誓，他们会致力维护天主教的信仰，按照各自的能力惩罚异端。这誓言必须每两年起誓一次。⁵

“时代”能为教会辩解吗？

今天，罗马天主教会承认，中世纪教会对外教徒造成的无法形容的恐怖是错误的。但他们通常辩解说，那时的教会行为只是遵循中世纪的社会规范。今天的社会不会容忍有人被柴烧死，但中世纪社会可以。教会只是随波逐流。

这个借口能为教会解脱吗？丝毫不能。耶稣给我们的价值观和诫命是永久的。不会随时代改变。“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希伯来书13：8）。神国不属于这个世界，社会规范违背神国的诫命不能成为理由。没有人会原谅一个基督徒崇拜别神仅仅因为这是他的社会环境。耶稣没有告诉我们：“爱你的敌人，除非政府和教会允许对他们使用酷刑”。

第五部分 神国基督徒受逼迫的时代

第二十八章 地下神国

这本书的前面部分，我们详细分析了“君士坦丁混合神国”以及妥协于世界的教会所信仰的和它如何行事。我们也看了“基督化”国家的行为。下面，我们要看看，在传统教会属灵境况日下的同时，真正神的国度如何发展。

皇帝与教会有什么相干？

我们前面提到多纳图派。我们看到他们一开始并没有什么异端。他们想要君士坦丁提供给传统教会的新的福利。他们也毫不犹豫地要求国王介入在他们的宗教纠纷。

然而，被世界拒绝成了多纳图派的祝福。因为这使他们回头重新评估传统教会的处境。他们看到事实上教会不再是一个圣洁的身体。相反，它已迅速成为世俗机构，提倡财富和权力。因此，多纳图派完全放弃被皇帝接纳的愿望。如多纳图自己所言：“皇帝与教会有什么相干？”¹ 从此多纳图派开始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在神的国度上。

多纳图派几乎都生活在北非。与政府支持的天主教会为邻，却形成鲜明对比。天主教徒常常生活在城市，受良好教育，富裕。多纳图派主要是穷人。从君士坦丁时期直至现代，几乎所有的“神国运动”都反映出这种对比。

在教会里过神国的生活

如果以为从君士坦丁以来，真正神国的基督徒只存在在象多纳图派这样的团体里是不对的。可以肯定的是，还有其它神国的教会，如 Novatianists。还有许多神国的基督徒仍留在天主教会里。

虽然罗马天主教会听从奥古斯丁大部分的教义，但并没有接受他的预定论的说法。在许多地方，它仍然教导要顺从基督。但天主教会没有完全坚持耶稣神国的教训，而是把它归于“完美主义”。教会教导说，只有那些要成为“完美”的人追求完全按照基督的教导做。教会确实鼓励基督徒追求“完美”，只要他仍然在教会的控制下。事实上，有数以万计的中世纪基督徒的确是严格按照耶稣的教义生活的。

许多如 Francis of Assisi 和 Thomas Kempis 这样的基督徒，他们遵行一些属灵的教导或组织过神国的生活，他们过着宁静的祈祷，服事和爱的生活。另一些神国的基督徒是远离权力中心和复杂世俗的没有文化的农民。另一些是城市家庭主妇，在家庭生活中活出耶稣的教诲。

当然，还有许多假的神国的基督徒，实际与基督脱离。有的希望靠自己的洁身自好得以称义上天堂。许多是假冒伪善，但真正神国的基督徒并不短缺。

神国和教会之间的冲突

正如我曾经说过，天主教会通常不反对有人过一个神国的生活，只要他们不妨碍现行的宗教体制。然而，当神国基督徒开始传讲神国的真理，或当他们有意改革教会时，教会的逼迫对他们毫不手软。

布雷西亚(意大利北部一城市)的阿诺得 Arnold 是其中一个例子，他是当地的神职人员，试图改革 12 世纪世俗化的教会。他认为所有的神职人员从教皇到乡村牧师都应该过门徒一样的生活。他称一些神职人员为“货币兑换商和盗贼”。他谴责教皇体制抛弃了真正使徒的使命。阿诺得宣扬教会应该脱离所有世俗的权力，并专注于基督的福音。²

教会的反应如何？教皇把阿诺得吊起来，然后烧死。他的骨灰被倾入台伯河流过罗马。

阿诺得在意大利传道的同时，另一个贫困的乡村牧师赤足走遍法国南部的城镇和村庄，传讲神国。他的名字是皮尔 Pierre de Bruys，他吸引了相当多的穷人。他认为教堂的建筑物奢侈浪费，真正的教会是一种属灵的团契，不需要建筑物。他还认为，为死人所做的工作毫无意义。他反对罗马的弥撒和重复性的祈祷。他告诉人们不应该崇拜十字架或图像。事实上，他鼓励人们毁掉各种偶像。³

皮尔把四本福音书读给他的听众，宣讲真正的神国。不幸的是，他的一些追随者并没有真正明白退让的教训。他们捣毁神坛和图像，焚烧十字架，并毁坏教会建筑物。跟大部份中世纪神国宣教士一样，皮尔最终被天主教烧死。

最后一个例子是中世纪神国的布道者洛桑的汗瑞 Henri，12 世纪早期他走遍法国北部，传讲神国。他不仅讲神国的信息，而且强烈谴责有钱的神职人员。他劝听众不参加天主教会。他强烈的教导和谴责吸引了相当多的穷人。最后，教会利用贵族势力迫使他离开法国北部。

于是汗瑞到了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鼓励各地的基督徒回到早期教会和门徒的单纯信仰。不要依赖传统教会的权威。汗瑞把新约圣经作为他唯一的权威。他告诉基督徒应彼此认罪。没有必要在神父那里忏悔得到赦免。成千上万的穷人响应汗瑞的信息，将自己的生命交给耶稣和他的神国。

12 世纪中期，洛桑的汗瑞从历史记录中消失了。我们不知道他是否能继续逃脱敌人的逼迫，继续传教。我们的确知道，他的传教结了许多果子。⁴

共性

中世纪的神国基督徒，不论是以个人还是作为神国运动中的一员，他们普遍有两个共通点：第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贫穷和没有受过教育。怪不得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 Blessed

are the poor!”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财富，所以他们很少有牵挂。天国确实属于他们。他们远离所有神学诡辩和细节，能看到单纯的神国信息，就是记在福音书里的信息。正如耶稣说：“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马太福音 11: 25）。

第二，新约圣经是他们唯一的权威，特别是直接来自耶稣的教诲。有些神国基督徒有正规的神学训练，但大多数人没有。通常，这些神国的基督徒反复看过或听过耶稣的教诲，并认真遵行。

这也正是所有神国基督徒共同的。

第二十九章 华尔多教派 Waldensians

华尔多教派在中世纪神国运动中最显著。它始于约 1170 年熙攘的法国里昂市。这里住着一个有钱商人命名华尔多。他喜欢他的财富，乐于来往于城市权贵。他是一个好的天主教徒，每个星期参加礼拜。

但在有一天礼拜之后，华尔多听到一个民谣演唱，是关于一个四世纪的基督徒名叫爱里克斯 Alexis。爱里克斯是一个罗马参议员的儿子，他是一个富有的，被惯坏了的异教徒。当爱里克斯要结婚的那一天，基督忽然向他显现。感动他的灵魂，使他回转，爱里克斯抛弃一切，家人、财富和新娘，只带着几件衣服，横跨欧洲到叙利亚。他的大部分时间祈祷和禁食，服侍他人，分享耶稣的爱。他为基督忍受贫困和巨大痛苦。

几年后，爱里克斯失去健康，身体垮了，返回罗马。然而他的家人和朋友们都认不出他，因为他看起来象肮脏的乞丐。所以爱里克斯决定隐瞒他的身份。他从他的父亲（也认不出他）那里接受了粗重的工作，他住在他家人楼梯下的小房间。他这样过了 17 年，用基督的灵服侍他人。当爱里克斯死后，他的家人在他的仅有的遗物中发现他的日记，他们终于知道他是谁。

华尔多被这个故事深深感动，内心激起属灵的征战，他去咨询当地的神父。他袒露了他的灵魂，神父认真听取了。经过几个小时的认真讨论，神父拿出圣经，读给华尔多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关于那个富有年少的官。“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马太福音 19: 21）。

这些话在华尔多回家的路上一直回响在他耳边。他的财富不再成为他的满足。相反，它似乎象一个重锁链缠在他脖子上。在刹间喜悦和灵里的自由后，华尔多立刻决定脱下财富的锁链。他要成为基督的使徒！他将享受属天的珍宝！

华尔多首先用他的钱将部分新约圣经译成里昂人能明白的白话文。有了经文后，他把全部剩下的财物分给有需要的人。

“市民和朋友们，”华尔多在分发他的财物给里昂人时说：“你不要以为我是疯了。我从这些捆绑我的东西中得自由。因为它使我爱钱财过于爱神。我这样做既为自己，也是为你们：对于我，如果我以后再拥有任何东西，你就叫我傻瓜。对于你们，可使你们将盼望放在上帝那里，而不是财富上”。¹

华尔多在里昂向所有人传扬神国单纯的福音。他的言传身教感动了许多人。很快有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信徒。他们称自己“虚心的人 Poor in Spirit”（放下自己，追求圣灵）。他们认真遵行耶稣的每个教训。他们要亲身体会真实不妥协的使徒的喜乐。神国降在里昂，它把城市翻转过来！

华尔多和他的弟兄没有想要建立一个新教会。他们没有想要质疑或攻击天主教会。他们只是想在天主教内活出真正的基督信仰，并向他人分享自己的喜悦。他们没有新的理论，单纯传扬耶稣曾经传扬的信息。除少数一些富裕和知识分子加入“虚心的人”以外，他们大多数是穷人。

虚心的人在天主教会还是显出了他的不和谐。首先，他们所做的没有征求教会的许可。其次，他们不想在教会仪式里冬眠。他们要继续做里昂公民，把福音带到教会，广场和市场。

一个华尔多派早期的弟兄写道：“我们的决定是这样的：我们到死都要坚持上帝的信仰和在教会的圣工。… …我们决定要按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自由传教。无论任何状况我们将不会停止”。²轻视教会的教义或挑战教会权威都不是这些虚心的人想做的。事实上，他们鼓励人们忠实地参加教会。教会不会反对他们所做的吧？

但没多久，华尔多和虚心人的属灵乐园受到挑战。天主教会没有反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教会把他们当作追求“完美”。教会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但并不是必要的。教会也没有反对他们的学说，因为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学说。

然而，主教不舒服这些虚心人没受过任何大学的训练，没有教会授权，就上街传道。从君士坦丁以来，教会一直垄断传道。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这是这个混血儿的一个特征，它相信只有那些传统教会给予执照的，才能正确传道。所以主教召见华尔多。然后，他要求华尔多和虚心人停止传道。大主教严厉指责华尔多，告诉他传道只属于神职人员。

成千上万属神的人面临抉择。华尔多可以选择作一个好的天主教徒，说：“是，主教，一切照办”。他和虚心人就可以继续在教会的权威下过神国的生活方式，他们无疑将继续吸引新人。但华尔多拒绝停止传道。大出主教的意外，华尔多正视主教，毫无畏惧地回答说：“传道属于每个真正选择象耶稣门徒那样生活的人”。³

不用说，华尔多激怒了主教，并把自己推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况。但华尔多还有对天主教有天真的信心。第三次拉特兰会议在罗马举行。华尔多和一些虚心人到罗马向教皇本人陈述自己的态度。教皇亲切接待了他们，并表示赞同他们的经文翻译。他甚至喜欢他们的见解。但他告诉他们说，任何传道的决定都必须由当地的主教决定。

一名会议理事会的代表想知道这些虚心人有什么能力向他人传道。他来自英格兰，名为沃特 Walter Map，是个傲慢的神职人员。他把这些虚心人叫到他和若干其他代表面前，然后问他们：“请告诉我，你相信天父吗？”“我们相信，”虚心人回答。“那圣子呢？”“我们相信。”“圣灵呢？”“我们相信。”“基督之母 Mother of Christ 呢？”“我们相信。”⁴

代表们对最后的一个回答大声嘲笑。华尔多和其他人莫名其妙。虚心在嘲笑中退出。沃特报告说：“他们在嘲笑中退席。因为他们没有人引导所以糊涂。这些人却要带领其他人”！⁵

他们错在哪儿？原来几百年前，以弗所会议已给玛利亚一个专用称呼：“圣母 Mother of God”。所以，虚心人说他们相信“基督之母”表明他们没有受过神学教育。但圣经从未称玛利亚为圣母，虚心人相信的是圣经。他们所知道的是一个单纯的神国福音，这也是他们只需要知道的。

华尔多和他的弟兄回到里昂，一如既往公开传讲福音。他们向地方教会当权者说明他们不是异端，没有传讲什么新学说。华尔多甚至同意签署一项由教皇代表给他的声明，就是坚持天主教信仰。事实上，华尔多只在教皇的信仰声明手写道：我过贫困生活的呼召来自顺服耶稣基督的教训，不是为教会所提倡的追求“完美”。⁶

不过，教会当局再次召集华尔多和虚心人。神职人员再次强硬命令他们不可传道。华尔多背诵经上彼得向当权者的话：“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⁷

神职人员被惹怒了，他们让民事当局把华尔多和他的跟随者从里昂永久放逐。然而，这丝毫没有挫伤这些神国传道人的热情。他们象使徒们一样，因为基督的名受迫害而高兴。他们走遍整个法国南部，在街道和市场传讲神国福音。他们写传单和组织公开讨论。他们仍认同天主教会。

志同道合

不久，华尔多派（教会这样称呼他们）遇到一些前面我们提到的另外两个神国传道人洛桑的皮尔和汗瑞的跟随者。华尔多可以看得出这些人显然不是异端。这些基督徒强烈抨击罗马天主教会，批评他们的世俗性，追求财富和世俗权力。他们还指出敬拜图像和为死人祈祷不符合圣经。

这些对华尔多和他的跟随者来说都是新的思想。然而，他们是认真的圣经学者，他们仔细查考了经文。很快就认识到这些批评是正确的。因此他们也开始挺身而出，反对教会的错误和罪孽。⁸

天主教会快速回应。1184年，维罗纳协调会议谴责华尔多派为危险派（但不是异端）。从前那个用文字伎俩藐视他们沃特显然也插手此事。他写道：“这些人居无定所，两两出走，赤着脚，身着羊毛外衣。他们个人一无所有，一起分享，效仿使徒。赤身露体，他们跟随一个赤身的基督。其开始极端弱小，没有指引。但如果我们任其发展，他们会把我们都赶出去”。⁹

再次，人们都害怕虚心谦卑的回把世界翻转了。最后，在1190年，教会谴责华尔多派为异端，把他们列入无情镇压和死刑的对象。

华尔多和他的跟随者前仆后继继续走遍法国南部，后来，他们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北部的朗巴底 Lombardy。他们在这里遇到布雷西亚(意大利北部一城市)的阿诺得的信徒，我们此前谈过他们也是神国的布道者。这些意大利基督徒(被称为朗巴底穷人)帮助华尔多弟兄们看到教会应该与政府分离。反过来，华尔多派的精神和热情也大大激励了朗巴底穷人。所以他们同意加入华尔多派。

联合后，华尔多派带来了传福音的热诚，朗巴底穷人带来了稳定。联合使他们成为一股不可轻视的变革力量！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武器的军队，唯有神的话语。他们成为翻转世界的力量！

华尔多派洞察历史

联合不久，华尔多去世。他们的神国运动继续进行，对这些人来说，他们不是追随华尔多，而是耶稣。华尔多去世后，华尔多派进一步反思，他们是谁和他们运动的目的。他们看到天主教会的问题，但是从何时开始的呢？通过学习教会历史，他们正确指出，是君士坦丁时期教会发生了转折。

华尔多派把历史上的教会分为两个时期：忠实见证时期(君士坦丁前)和背叛时期(开始于君士坦丁)。这是否意味着所有神国的财富在君士坦丁时期消失了吗？华尔多派说：没有。他们认为，君士坦丁混合神国的消极影响并没有伤害到所有基督的身体。忠实的神国仆人在每个时代都有保留。神国的荣光可以暂时暗淡，但从来没有消失。¹⁰

华尔多派看清真假神国的本质差别。一个人可以绝对效忠这个世界，或绝对效忠于神的国。但不能同时效忠两个。所以他们选择了神的国。

华尔多派的信仰

华尔多派没有复杂的神学信仰。他们的信仰基于神国的福音。通过彻底学习耶稣的教训，他们认为，人有能力作出选择，并为选择承担责任。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按照基督的教训作出的选择，并要坚持到底。他们认为：如果没有真正委身于基督的管教，没有人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¹¹他们清楚看到耶稣的教训是革命性的，是要人一丝不苟地遵行的。所以他们反对积累财富，反对使用武器，无论是自卫，还是战争。

遵照耶稣的教训，华尔多派拒绝起誓，尽管起誓已成为中世纪社会的信用基础。此外，他们严格遵循耶稣诚信的教训。他们在当时以诚信相当著名。以致一个天主教徒被诬告为华尔多派时，告诉他的审判员：“我不是你觉得的那种人。我说谎话，但我是一个好天主教徒！”¹²

一张华尔多派传单上说，真正的基督徒是：“很多假基督徒对错误视而不见，他们迫害仇恨好人，让虚假行骗的好好的生活。不过，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他们不是好牧人，因为他们爱的不是羊，只有羊毛。经上这样说，我们也都知道它是千真万确的，如果有人是好的，热爱耶稣基督，那人将不诅咒，不起誓，不说谎，不奸淫，不杀人，不窃取，也不向敌人复仇。...我敢说，也是真实的，所有的从西尔维斯特 Sylvester 以来的教皇，大主教，主教，教士，或类似的人，都无权赦免或原谅哪怕是一项道德上的罪过。只有上帝才能赦免，没有别人。这是牧师应该做的：向人传道，与他们祷告，给他们喂养从神而来的话语”。¹³

华尔多派的人殷切学习圣经，他们逐渐淘汰了几乎所有天主教信仰中与新旧约相违背的教义。虽然他们开始于良好的天主教信仰，最终站出来反对诸如自我折磨受苦、为死人做弥撒、崇拜圣母和圣徒、崇拜的图像和十字架、神化教父等等不符合圣经的信仰。¹⁴

宣扬真理！

虽然被教廷迫害，明知一旦被发现，酷刑和死亡等待他们，华尔多派的宣教士依然把单纯的神国信息传向整个欧洲。耶稣曾禁止他的跟随者称呼人为父，所以华尔多派干脆称流动传教士为 barba，意思是“叔叔”。他们通常两两出行于整个欧洲。通常年轻和年长的为伴，亲身学习门徒经验。他们通常伪装成客商来逃避教会迫害。

讨伐华尔多派

近4个世纪，华尔多派的生活就象被猎杀的动物，不知何时教会军队会降临到他们。很多华尔多派社区被屠杀。他们一个最后的据点在阿尔卑斯山山前的河谷，法国和意大利边界，1488

年和 1489 年，距欧洲宗教改革仅 36 年的时间，教皇的十字军来到，对华尔多派在阿尔卑斯山住区施行了无法形容地残忍屠杀。

“神圣的”天主教十字军杀害了所有能找到的华尔多派的人。他们剖开父母的身体，将他们的子女的头摔向岩石。他们把割下的子女的头颅绑在父亲脖子上，让他行走死地。¹⁵

教会历史学家 J. A. Wylie 写道：“这些残酷行为形成的景象，在文明国家的历史上是无可比拟和独有的。历史上有比这流血更多的死亡惨案，但没有象这些执行者那样的惨无人道，结局那样恐怖、残酷和可憎。’山前大屠杀’在这方面达到极处”。¹⁶

到 16 世纪早期，大部分的华尔多派信徒被屠杀。幸存者在极有限的地区坚持他们的信仰行动。华尔多派没有退后。尚存的社区立即开始印刷传单，使用印刷机这一神奇的新发明。

第三十章 支流

并非所有中世纪改革运动把重点都放在神国福音上。在神国的主流边，有股支流就是君士坦丁混合神国的改革者。

乍看之下，似乎有奥古斯丁在里面的改革运动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改革运动。归根到底他不过是整个君士坦丁混合神国的代言人。不错。但教会在奥古斯丁时期接受这一混合神国不到一个世纪，后来的教会越来越远离耶稣的教训。拜偶像、崇拜圣母玛利亚和古圣徒在奥古斯丁时期才刚刚开始，那时还没有教皇赦罪这样的事，也没有红衣主教。会众可以在教会领圣餐。

所以回归到奥古斯丁时代的基督信仰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改革。当然它仍然是君士坦丁混合神国范围内的改革。这不是回归神国的福音。

奥古斯丁运动与神国运动

虽然他们有很多共同点，但奥古斯丁改革运动与神国运动有明显差别：

1. 所有奥古斯丁改革者都接受君士坦丁混合神国。他们接受教会与政府的联合。事实上，他们不可避免地通过政府的力量完成他们的改革。

2. 反对退让。由于他们接受教会与政府的联合，奥古斯丁改革者不反对使用武力。他们都承认武力是政府运作和维持的必要手段。政府既然与教会联合，教会当然不会反对其成员参与战争，不反对死刑和酷刑。

3. 排斥其他神国教诲。奥古斯丁改革运动几乎总是采取了同样模式：就是把新约神学（假定的）套用到旧约道德和生活方式。奥古斯丁改革者认为，耶稣对财富和起誓的神国教诲并没有必要当真遵循。他们通常不会教导人从世界分别出来。不过，奥古斯丁改革者的确在奥古斯丁时代以后反对罗马教会对福音的增补。但在奥古斯丁活着的时候，他们接受大部分奥古斯丁对福音作的修改。

4. 重神学超过重生命。这是奥古斯丁改革运动和神国运动典型差别。相比之下，神国运动的重点在活出生命，而不是神学。此外，奥古斯丁改革者改革的重点是奥古斯丁的神学。这些改革者常说圣经是最高权威。然而在实践中始终是奥古斯丁对圣经的解释。难怪几乎所有奥古斯丁改革者都片面强调绝对宿命论。

5. 教育。大多数奥古斯丁改革者们都受过大学教育。他们至少可夸耀有一个主要大学是同盟。在相比之下，大部分的神国运动都由平民发起，他们通常没有大学支持。

卫可里夫 John Wycliffe

卫可里夫是中世纪最主要的奥古斯丁改革者。他曾在 14 世纪英国牛津大学担任过哲学和神学教授。他在英国学术界非常著名，英国皇家法院支持他。

像追随他的其他奥古斯丁改革者一样，卫可里夫在奥古斯丁以后反对大部分天主教增补的教义，如相信做弥撒时神父所献的面包和酒变化为耶稣的肉和血；崇拜的遗物、雕像和古代圣人；授权赦罪等。¹

卫可里夫也拒绝把教皇神化。事实上，他把罗马教会称为“撒但会”，他把教皇称为敌基督。卫可里夫正确地看到“彼得与克莱门特，以及其他属灵前辈都不是教皇，都是神建造我们的

主耶稣基督教会的工人”。² 卫可里夫要全英国所有教会与教皇分开。他强烈谴责所有宗教命令，甚至说，任何人如果从属他人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³

在他的著述，卫可里夫强烈反对天主教的富有。事实上，他告诉我们，神职人员和教会都不应该拥有任何财产。⁴ 然而，卫可里夫并没有全面接纳耶稣的反对积累地上财富的教训。他一点儿不反对国王和贵族积累地上财富，他只是不希望教会去做。卫可里夫甚至建议，如果教会不交出其庞大的财产给国王，国王就可以强行采取夺取。事实上，这也恰恰是亨利八世在卫可里夫死后大约150年后所做的。

像其他奥古斯丁改革者一样，卫可里夫完全接受该奥古斯丁混合神国。他反对的只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君士坦丁继位书。在卫可里夫时代，这个文件还被普遍当成法律文件。卫可里夫认为，政府和教会是一体的，一个世界的君王必须过一个公义的生活。他说，“一个在公义上有罪的人不能作任何人或事的主”。⁵ 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公义上有罪的统治者，他就自动失去了他的政治权力，人民不再需要对他绝对顺服。当然，这与新约圣经教导相背。所有罗马皇帝都在公义上有罪。但保罗说，我们要顺服掌权的，而不是推翻他们。卫可里夫的教导为武装革命提供基础，如果基督徒相信国王或任何其他地上的主有罪（或加入错了教会），他们就有理由使用武力。

象奥古斯丁一样，卫可里夫相信绝对宿命。他说，人出生以前已经注定要进入永生还是地狱。他认为这不是因上帝的预知，而是他随意而定。卫可里夫写道，“我凭信心断言，一切发生都有发生的必然性。如果保罗预知他要去地狱，他不可能真正悔改”。⁶

与在法国和意大利的神国福音传道者不同，卫可里夫要通过国家的权力实现改革。从一开始，卫可里夫在英国政权圈子内做工作，国王和其他贵族保护他不受教皇的迫害。事实上，卫可里夫特别保护者是 John of Gaunt，他对当时的英国老国王爱德华拥有巨大影响力。

天主教会宣布许多卫可里夫的主张是异端邪说。不过，因为他的强大保护者，卫可里夫逃脱了火刑。他自然死于1384年。大约50年后，教会掘出了他的尸体，执行火刑，将灰倾倒在河里。

罗拉德派 The Lollards

卫可里夫的跟随者继续影响英国，他们被天主教称为罗拉德派。卫可里夫始终坚持圣经的权威超过教会的权威。罗拉德派的一个伟大成就是翻译了第一本英文圣经。虽然这本英文圣经现在被普遍认为是卫可里夫的工作，实际的翻译工作由他的门徒和朋友完成的。⁷

最初，罗拉德派包括许多有钱有势的人，他们深受君士坦丁混合神国的影响，1394年罗拉德派向英国议会递交一本小册子，要求改革教会。然而，他们提出的改革是一个有趣的奥古斯丁和神国教义的混合物。它们抨击天主教的神职人员独身的教义，反对圣水，为死者祷告，朝圣罗马，崇拜十字架和图像，反对向神父忏悔。⁸ 他们呼吁结束教皇或主教在英国的权力体制。⁹

他们还抨击神职人员同时担当政府职务，说：“一个人同时是国王和主教，神职者和判断官一起处理社会案件，牧师和军官同在世俗办公，这不可能把任何国家统治好。事实清楚证明，世俗和精神是整个神圣教会的两个不同面。所以参与在一面的人不应该再参与另一面，因为没有人可以侍奉两个主”。¹⁰

所以和卫可里夫一样，罗拉德派没有完全明白神国的福音。他们想要世俗和宗教事务分离，但他们仍认为世俗力量和宗教力量共同构成了“整个神圣教会”，上帝的神国仍然是与政府结盟的。

不过，卫可里夫死后，罗拉德派的确从奥古斯丁神学靠近了神国的福音。举例来说，尽管不完全明白神国的教训，罗拉德派看到战争不符合基督信仰：

“没有圣灵的启示，在战争中的杀人，或通过教庭所谓的正义审判杀人，是明显与新约圣经教导相违背的，新约是一个体现恩典的法律，充满怜悯。这个结论可以由基督在世上时的教导清楚知道，因为他特别教导人要爱他的仇敌，向他们施怜悯，而不是杀害他们。理由是：（一般来说）当人一旦斗争，爱就已经被遗忘了。因没有爱而死的人只能走地狱之路。

“除此之外，我们都知道，没有神职人员可以靠经文或合法理由，赦免某个道义犯罪的死刑而不赦免另一个。新约圣经是有怜悯的法律。它禁止任何杀人行为。福音书上说：“经上记着说，‘不可杀人’” …… [十字军] 要受和平之君（耶稣）的谴责。是谦卑和耐心使信心加增。基督耶稣痛恨杀人的，因为他说：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¹¹

大家可能猜中，英国议会没有接纳罗拉德派的建议。事实上，在数十年后，国王和天主教会联手企图彻底消灭罗拉德派。天主教庭无情追捕罗拉德派，他们中许多被火烧死，其他的面对酷刑和死亡而妥协，幸存者转入地下。罗拉德派没有停止秘密聚会，他们强调圣经学习和宣教。¹²

罗拉德派运动失去国王和贵族的支持后，它开始显出中世纪神国运动的特征。他们中大多数是商贩、农民和城市贫民。天主教会无法完全根除他们，所以到英国宗教改革时期罗拉德派仍然存在。¹³

不过，天主教会在罗拉德派身上没有做到的，宗教改革运动做到了。幸存的罗拉德派被卷入英国宗教改革和奥古斯丁神学。玛利亚王后（1553年至1558年）以后，他们失去了他们特有的主张，他们的名字也就被人遗忘了。

第三十一章 韦尔多派投入瑞士宗教改革

早在16世纪初，奥古斯丁神学还只是中世纪的涓涓细流，突然被马丁路德推广在整个德国。同时也被改革领袖茨温利Ulrich Zwingli传遍了瑞士。作为典型的奥古斯丁改革者，马丁路德和茨温利都受过良好大学教育。两人都仰慕奥古斯丁，并熟悉他的著作。

茨温利是瑞士一个作官的儿子，著名爱国者、人权主义者、布道者和政治家。他同时还是被任命的神父，代表教皇任瑞士雇佣军的军事牧师。1519年，茨温利被任命为瑞士苏黎世天主教堂的牧师。¹

茨温利上任时并不打算改革。不过，在他讲道时，他选择不跟随中世纪天主教的神学教义，而是自己解释经文，其中很大程度上受奥古斯丁的影响。

茨温利是一个受欢迎的公众人物，苏黎世当局并不反对他的说教。事实上，他们甚至要求其他神父独立讲解经文，接纳不同意见。1522年，茨温利在讲道中提出，在四旬斋日禁止吃肉是没有圣经基础的。这引发了一场风波，带来茨温利与天主教会的公开冲突，整个瑞士被惊动。

茨温利要求当局就此展开公开辩论，当局同意。在辩论中，茨温利赢得群众和官方的认同。有政府的支持，茨温利在苏黎世教会开始了重大的改革。他的目标是靠圣经的力量改革整个宗教，政治和所有公民的社会生活（茨温利的话）。²

因为所有的瑞士天主教主教反对改革，苏黎世当局介入，接管了以前由天主教主教承担的执政和司法权。1525年，法院没收了所有教会财产，并开始控制神职人员的教育。³

可悲的是，茨温利完全接受“君士坦丁混合神国”。他宣讲奥古斯丁福音，而不是神国的福音。茨温利揭露那些罗马天主教自奥古斯丁以来的错误。但象其他所有奥古斯丁改革者一样，茨温利期待以政府权力推行改革。他毫不迟疑地用武力推行他的运动。他最终作为改革队伍的牧师死在战场上。⁴

联合韦尔多派

茨温利的朋友和支持者法惹勒William Farel继续在苏黎世南方日内瓦湖的东岸的小镇Aigle宣传改革。这个火热的布道家在地方政府的保护下成功地说服了数千人参加瑞士改革运动。⁵

与此同时，改革的消息也传到了在意大利的华尔多派。他们派出两名弟兄到德国了解更多情况。这两个弟兄差别很大，年纪较大的，我们只知道叫乔治奥Giorgio，稳重，成熟和谨慎。另一个弟兄叫高尼Martin Gonin，年轻充满活力，还相当敏感。两人一起越过瑞士阿尔卑斯山徒步慢慢走到瑞士的小镇Aigle。他们打算只住一晚或两晚，然后继续去德国。但在那里，他们很快听说了法惹勒和他的改革思想。他们去会见法惹勒，他介绍了关于改革的思想。法惹勒的激情给年轻弟兄高尼留下深刻的印象。⁶

两个弟兄决定返回意大利汇报，而不再继续到德国去。回到意大利后，年轻弟兄积极推崇改革，而老年弟兄则对投身改革持保留态度。他注意到华尔多派与瑞士改革派有明显信仰和实践上的分歧。⁷

华尔多派有四年时间讨论这件事。最后，他们决定派出4个新代表到瑞士。法惹勒和他的瑞士改革者热情接待了他们。面对这些独立反对罗马超过三百年的英雄们，瑞士改革者对代表们说：“你们将不再孤独，我们来帮助你们”。

这又好像重演了四世纪基督徒面对君士坦丁提供给他们“帮助”的情景。华尔多派面对了同样的考验。从瑞士改革者那里，他们发现被接纳，也许几百年来的祷告现在终于得到了回应。也许是上帝为他们开了新的出路。

但接纳是有条件的。“有几件事我们需要你们改变，以使我们完全结合在一起。”改革者这样告诉华尔多派代表，而这“几件事”却是差不多要放弃神国基督信仰。代表们聆听改革者说的，同意回去汇报后进一步沟通。⁸

代表回到意大利，报告了调查结果。很快华尔多派出现了不同意见。保守派人士认识到改革者们不是神国的基督徒，要与他们保持独立。相反的，自由派如高尼，他们愿意改变自己，加入改革者，另一些人则认为要进一步与改革派对话。⁹

由于自由派和中立派的人占大多数，他们邀请法惹勒从瑞士来对华尔多派亲自说教。在意大利前弗仑 Chanforan 的一个草场上，华尔多派听取了关乎其未来的讨论。富有说服力的法惹勒争取到了大部分人加入改革。大部分华尔多派同意下列条件：

如果一个基督徒不虚用神的名起誓，那么他就可以用神的名起誓而不违背马太福音第 5 章的话；

神没有命令要当众公开认罪，根据圣经，基督徒真正认罪只是对神认罪；

基督徒可以对犯罪的基督徒审判；

所有那些已得救的和将得救的，都是上帝在创世以前已经拣选的；

宣教士不应该反复换地方，除非是对教会大有好处。¹⁰

对法惹勒和他的改革者来说，这是一次相当大的神学成功。华尔多派基本上同意放弃一切他们一贯坚持的立场。几百年来，他们因为四处传教而遭受了天主教残酷的迫害。但现在他们不用流一滴血就把它放弃了。在前弗仑，他们甚至还同意放弃他们自愿贫穷的主张。¹¹

前弗仑属灵投降者华尔多派还同意用新法语翻译的圣经取代他们自己翻译的曾用了几百年的圣经。¹²

这是基督教历史上一次最显著的神国运动的结局。可以肯定的是，华尔多派仍在继续，他们成了现代改革派基督徒，愉快地拿起刀剑保卫自己的信仰。他们看到以往那么认真坚持圣经教义带来的“错误”。他们今天仍然存在，但他们神国的见证已经不存在了。

第三十二章 新锡安在日内瓦

前弗仑会议后，法惹勒搬到日内瓦，在那里他成了天才年轻布道约翰卡尔文 John Calvin 的朋友。法惹勒说服卡尔文为华尔多派同意使用的新翻译的圣经写前言，他还说服加尔文留在日内瓦带领改革。不久，日内瓦成为瑞士宗教改革的中心。

象茨温利一样，卡尔文无保留地接受君士坦丁混合神国。他没有把日内瓦带向神国的福音，而是要把日内瓦变成类似旧约时期的以色列。所有公民都必须接受改革，加入教会。政府要积极参与建立和维持“真正的”教义和属神的生活。对那些支持卡尔文的，那是梦想成真。

然而，对于那些不同意卡尔文或其改革的，则是恐怖统治。为约束百姓，日内瓦改革者成立了一个宗教法院。由城里所有牧师组成，加上 12 个长老。反对卡尔文教义的或错过教会聚会的公民会被带到这里。¹ 宗教法院尽职尽责。他们被安置在不同社区监视人们的活动。他们举报任何即使是很小的违规行为。他们从孩子嘴里查询他们父母的情况。²

如果有任何人被怀疑反对加尔文的制度，执法者随即搜查他们的家，寻找定罪的证据。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被发现，当局通常拷打嫌疑人，使他们招供。他们的供词就成为无可辩驳的证据定他们的罪。让我与你分享几个例子：

在 1546 年 6 月，有人在日内瓦圣皮埃尔教堂的讲坛留下了一封匿名信，谴责支持改革的传教士，并威胁要报复。市政府立即采取行动。他们仅仅凭怀疑就逮捕了一名叫雅克的无辜的自由派人士，搜查了他的家。他们没有发现任何与匿名信有关的证据。然而，他们检查了雅克的私人文件，发现其中有批评卡尔文的意见。这足以给雅克定罪。因此，他们残酷折磨他，直到他“坦白”了他的罪行，然后砍了他的头。³

几个月后，一个名叫乔里 Jean Trolliet 的改革派牧师反对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神学中关于双重预定的教义。乔里指出，加尔文的教义从本质上表明是神创造了罪。换句话说，上帝使人有

罪，然后再惩罚人。加尔文拒绝与乔里或任何其他其他人讨论这一问题，相反，他傲慢地回答说，他在研究院提出的理论是上帝放在他的脑子里的。他甚至把乔里从日内瓦驱逐出去。

被烧的异端

卡尔文曾寄了一本他的基督教教义给西班牙思想家塞尔维特。塞尔维特是一个天才的科学家和地理学家。事实上，他是第一个准确地描述人的血液循环系统的科学家。塞尔维特是一个兴趣很广的人，他也写一些神学作品。这些作品包含有见地的看见，也有错误的猜测。卡尔文希望通过送给塞尔维特他的神学思想来“纠正”他。

塞尔维特阅读了卡尔文寄来的资料，并做了许多旁注、批评和反驳，他反对加尔文关于婴儿洗礼、预定论以及三位一体的观点。尽管塞尔维特相信基督的神性，但他对三位一体有模糊和错误的看法。塞尔维特将卡尔文的资料连同他的意见一起寄回给卡尔文。加尔文被激怒，声称如果塞尔维特任何时候来到日内瓦，他决不会让他活着离开。⁵

然而，塞尔维特在卡尔文报复之前就遇到了麻烦。他在逃亡法国时被逮捕，并被当作异端判处火刑。塞尔维特设法从狱中得以逃脱，逃往意大利。途中，塞尔维特不明智地经过了日内瓦。他还想听听卡尔文的讲道。但加尔文认出塞尔维特，并下令逮捕了他。塞尔维特被投入可怕的地牢，又黑又冷又饿。⁶

审判中，塞尔维特被剥夺请律师的权利。⁷当局指控他四十四条异端的罪。大多是关于三位一体的，也有指控他反对婴儿的洗礼，认为孩子在成年以前是无罪的。刑事起诉书还指控塞尔维特对加尔文的神学有侮辱性言论。法官不允许塞尔维特做任何解释。

在听取证据后，日内瓦当局因异端邪说判处塞尔维特火刑，尽管他甚至不是一个日内瓦公民也照样执行。那位说服韦尔多教派加入改革的法惹勒，亲自把塞尔维特送上刑场，一路上都不停地斥责他的罪行。

行刑前，法惹勒警告周围众人：“在这里你看到撒但在一个被他控制的人身上的权势，这男子是一个优秀的学者，他可能还以为他所做的是对的，其实已被撒但完全控制了。你们如果上撒但的当，也一样会被撒但控制。”⁸

刽子手把塞尔维特绑在柱子上，在他周围堆放的木材大约一半还是绿色的。因而塞尔维特死得很缓慢，观众在戏笑中观看他在痛苦中死去。

虽然卡尔文曾建议对塞尔维特不要用火刑处决，但他没有用他的影响力出面制止。事实上，几个月后，加尔文写道：“许多人都指责我如此残忍（他们所谓的），我倒希望再杀一次这个被我烧死的人。不仅我不理睬那些指责我的人，就是他们吐口水在我脸上，我也高兴。…那些对处死异端不满的人都知道他们的结果。”⁹

我不禁想知道韦尔多派怎么认为所有这些事。几十年前，他们是那些被追捕和火刑的。现在他们却做同样的事。

改革的结果

瑞士改革取得了什么效果？可以肯定的是，在改革的县，它清除了教会的绝大多数罗马对圣经添加的东西，如：崇拜玛丽亚和先前的圣人，拜图像，教皇和红衣主教以及朝圣。这些是好的。但茨温利、法惹勒和卡尔文丝毫没有推进耶稣神国的教训。

事实上，改革后的神学在某些方面比罗马的神学更违背神国福音。正如我们已经讨论的，罗马把遵行耶稣的教导当作“完美主义”。如果一个基督徒要进一步达到基督教的完善，就应该按照这些教训去做。而卡尔文则把基督神国的教训变成毫不相干。

根据加尔文的预定论，一个人是否遵行耶稣的教义没有区别。因为这对他的结果没有任何影响。上帝已经确定了他的结局。更重要的是，卡尔文象奥古斯丁一样特别否认耶稣带来了超越旧约的新的道德或行为标准。为反对当时的神国基督徒，卡尔文写道：

“（基督的教训之所以存在）唯一可以用来解释的…是上帝要基督教会比他的犹太子民更完美。现在，这只适用在崇拜礼仪上。但在现实道德生活中存在着不同的规则…前人遵行基督教训的观点是错误的。…因此我们应该：从真正属灵公义上，这就是说，对于一个忠实有良心的人，要在他一切所行的事上保持在上帝面前的圣洁，摩西律法就是一个清楚完整的指南，我们只要遵循它就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因此，无论增加或减少摩西律法都是错误的。我们靠它就可站立得住。

我们与我们的前辈崇拜同一个上帝，我们与他们有相同的律法，它教导我们如何管理自己，以便得以行在上帝面前。这样，如果前人所行的是被认为是神圣合法的，那么对今天的基督徒也不会被禁止。”¹⁰

像罗马天主教徒一样，加尔文认为，教会和政府仅仅是神国的两个部分。因此，建立真正的信仰，保护教会和使人遵行旧约律法是政府的责任。1566年第二次海尔维第大会上 Second Helvetic (Swiss) Confession 明文写道：

毫无疑问，我们认为保护宗教的责任特别属于神圣的大法官。因此，他有神的圣言在手中，惩罚一切违背神的行为。同样上帝把人民托付给他，让他依法管理，法律是按照圣经制定的，让民众有纪律，有责任 and 顺服。我们让大法官执行公义审判，保护寡妇，孤儿和受害者，惩罚犯罪的、弄虚作假的和野蛮的。“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罗马书 13: 4）

因此，让他使用神的刀剑惩罚那些煽动人心的，小偷，杀人犯，强暴者，亵渎神的和作伪证的。神已授权大法官惩罚甚至处死他们。让他抑制顽固的异端（真正的异端），他们亵渎了上帝的威严，捣乱甚至破坏了上帝的教会。

为了人民的安全，如果有必要，大法官可以奉神的名兴起战争。前提是他已尝试了所有和平解决的方法，除战争以外再无它法保护人民的安全。当大法官凭信心这样做时，他是为神做善工，神会赐福给他。”¹¹

当一些基督教徒质疑卡尔文，一个基督徒是否真的可以在大法官的命令下拿起武器时，卡尔文回答：“如果这些当权者的命令与信徒的信仰相违背，那为什么旧约的王，特别是一些好的王像大卫、希西家、约西亚，甚至一些先知像但以理，也这样做呢？”¹²

换句话说，卡尔文认为基督时代的到来没有改变什么。除了神学和律法，一切都和旧约的以色列相同，像希西家、约西亚一样，基督徒应该尽力执行大法官的命令，不惜武力保护真正的宗教。

但耶稣特别说他的门徒没有起来征战来保护他是因为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卡尔文支持基督徒应采取武力保卫自己和教会，他所试图保护的是“这个世界”。他的新锡安城实际上是一个地上的王国，就像其他所有世上的王国一样。

第三十三章 重树神国的大旗

瑞士的改革派摧毁了韦尔多派的神国见证，但他们无法阻止其他人重树神国的旗帜。改革带来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就是圣经在欧洲广泛出版流传。各改革学者把圣经翻译成白话文，印刷业也使普通人买得起圣经。

自觉阅读圣经的欧洲人免受了奥古斯丁改革者的影响，他们更容易接受神国的福音。一个全新的神国运动在北欧自发兴起。

在瑞士的苏黎世，这个新的神国运动在茨温利传道期间就开始了。一些茨温利的同伴没有被奥古斯丁的影响所迷惑，他们清楚地耶稣的教训中看到神国的福音。他们要恢复使徒时代的基督信仰，但茨温利不愿意他的改革超过当局的许可。所以那些基督徒开始了家庭聚会。

除了恢复耶稣的神国教训，这些新的神国基督徒还宣传建立一个神圣的，有神诫命的教会，不象一个国家教会要包括所有居住在其中的人。他们拒绝接受预定论。然而，茨温利和卡尔文一样心狠手辣。在茨温利的批准下，当局迅速制定法律对付这些被称为“再洗礼派”的神国基督徒。其中的一个法律如此说：

为了根除那些危险恶毒和煽动人心的再洗礼派，我们就此下令：任何被怀疑的再洗礼派将被依法驱逐出境，人人有责任举报一切帮助再洗礼派的行为，违反者将受处罚。

再洗礼派的教师，施洗的传教士，和非法聚会的领袖都将被淹死。那些以前从监狱中释放的起誓停止这种行为的，如再犯，也将受同样处罚。外国的再洗礼派将被驱逐，如发现返回，也将被淹死。没有人可以脱离[政府]教会，逃避圣餐。从一个教区逃到另一个教区的将被流放或引渡。

茨温利和他的民事法官迅速逮捕了他们可以找到的再洗礼派教师或领袖。他们把这些基督徒投到黑暗的地牢，只给面包和水。如果这些被监禁的基督徒拒绝“认罪”，他们被反绑双手，在河里受“洗礼”之死。

在德国、奥地利和荷兰，其他神国基督徒的领袖和团体和在瑞士的再洗礼派一样发展起来。他们同样发现了神国的福音，不久他们就相互接触。改革者和天主教会把所有这些神国基督徒统称“再洗礼派”。

所有的主要改革者认为，罗马教会的首要问题是它的神学，这是因为所有这些改革者把基督教的本质当作神学。再洗礼派正确看到基督教的本质是关系，而不是神学。我们必须先重生，才能进神的国。然后我们才能成长为耶稣葡萄树的支子。罗马教会的确有许多不符合圣经的做法和理论，所有这些都必须予以纠正，但仅仅更正神学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

根本问题是，罗马天主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机械的宗教。一切都自动化了。如果一个人遵守教会的规条，参加礼拜，没有犯道德的罪，他就一定死后得救了。如果犯了严重的罪孽，他还可以用行为表明忏悔。这可以通过施舍，前往朝拜圣地或参加十字军，支付赎罪金，或观看圣人遗物。没有要求内心的改变。因此他与基督的关系从未改变。

我要清楚表明，罗马天主教会本身并没有明文说基督教只不过是一个机械流程，他们的确教导上帝的爱和真诚的悔罪是必不可少的。问题是（现在仍然是），他们所教导的和实际在天主教会操作的有相当的差距。在实践中，罗马天主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像机器一样的宗教，鼓吹廉价的恩典。

现在普遍以为，宗教改革运动已经改变了这一切。但实际上，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把一种廉价的恩典（圣礼和赎罪等行为）改成了另一种廉价的恩典轻松得救主义：只要相信耶稣为你的罪而死，你的顺服对得救没有起任何作用，永生上天堂是有保证的。事实是，德国路德会几乎与德国天主教没有差异，除了在神学和崇拜形式上有不同。可以肯定的是，在瑞士改革后的教会要求更严格的基督徒生活，它是通过政府强制执行的。但这些教会仍然教导机械化的基督教：在每个人出生以前，上帝就任意预定了。

重生

无论是马丁路德、茨温利、卡尔文，或是天主教，都不重视重生。在他们的神学体系中，重生只不过是整个机械过程的一部分。但对于再洗礼派，这是很重要的。重生是一个新人的开始，其中包括个人对基督国度的委身。它不仅是相信耶稣是个人的拯救者，同时也是个人的主。不只停留在神学概念上，而是要在个人实际生活中活出来。一位再洗礼派这样说：

“现在一些人会说：我相信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的话是真理，他用他的宝血和真理买了我们。我们受洗礼重生，我们接受了圣灵；因此我们是真正基督的教会。我们回答：如果你们的信仰像你所说的，你为什么不要照基督说的做呢？他的诫命是：悔改并遵守我的命令。…忠实的读者，回应你们所信的…你将不得不承认，你们所说的重生和接受圣灵没有给你们带来任何影响、智慧、能力和果子。都是死的和虚的。你没有靠圣灵和重生的能力生活。”³

还是同一作者描述神国福音的信心：“真正福音的信心是不会休眠的。他会给赤身的衣服，给饥饿的食物，给痛苦的安慰，给无家可归的住所，服侍那些伤害自己的，为受伤的包扎伤口，他成为随时随地给多人的帮助。”⁴另一个再洗礼派领袖这样说：“不效仿基督，就不能真正认识基督”。⁵

如保罗说的：“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权能”（歌林多前书4：20）。神国的本质不是学说言语，而是权能。保罗不是指行神迹的能力。神迹和言语一样，可以是神国的部分，但它们并非本质，凭他们不能证明什么。耶稣知道我们会倾向依靠神迹，所以他提前警告我们：“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阿，主阿，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麼。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马太福音7：22，23）。

如果耶稣从不认那些行异能的，就说明他们不在他的葡萄枝上。他们整个的基督徒生活是在一个幻想的世界里奉耶稣的名预言和行异能，他们以为自己有能力，但那都不是从耶稣那里来的。他们的问题是什么？是信赖自己的工作吗？不，耶稣说，他们的问题是他们作恶。耶稣的国有法律，如果我们不服从他的法律，那么，我们就是作恶的。

这就是再洗礼派要表达的。不管你发现多少神学真理，不管你经过怎样重生的路，如果你不是在圣灵的权能下生活，都是没有价值的。你或者从来没有在耶稣的葡萄枝上，或者已被剪下。长在耶稣葡萄枝上的不会作恶，不会拒绝耶稣的律法。

神国的子民

一个当时的再洗礼派基督徒作家这样描述他们的信仰：

“在洗礼中他们因主的死埋葬了他们的罪，并与主一起复活有了新的生命。他们心里有神的话作标记如行割礼，他们受圣灵的洗成为毫无瑕疵的基督的身体，归入教会，按照圣经真理生活。他们穿带基督，在所行的事中张显基督的灵、性格和能力。他们心里敬畏神，他们在思想、言语和工作上见证荣耀神，带人信主。他们没有嫉恨和复仇心，因为他们爱他们的仇敌。他们帮助那些故意为难他们的，为逼迫他们的祷告。

这些重生的人有一个属灵的大君王基督耶稣，他满有真理和圣灵，永远信实。他用公义给他们作衣服，用圣灵洁净他们，赐他们生命的粮。他们是和平之子，将刀剑枪矛打成锄头镰刀。他们与战争无缘。他们把该撒的物还给该撒，神的物归给神。”⁷

这些新的神国基督徒很快聚集起来，建立了许多地方教会，彼此联络。再洗礼派运动发展非常快，大有超过改革派的势头。⁸再洗礼派没有组织系统，每个信徒都是传道者。随时随地传福音。神国的福音再次要翻转世界。

世界也迅速作出反应，它不想被翻转。改革派担心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新的神国运动，他们会没有足够的力量对抗天主教或土耳其人。改革派和天主教都只接受用君士坦丁混合式的神国来维持社会。他们相信，如果教会与政府脱离，社会就会失控。因此，他们必须消灭再洗礼派！

天主教和改革派教会对这些新的神国基督徒采用了罗马在异教统治时期迫害基督徒所使用的残酷刑罚（不是喂狮子）。例如，德国当局对再洗礼派领袖萨特勒 Michael Sattler 作了如下判决：

“通过审判，萨特勒须交付刽子手，带他到执行地，切断他的舌头，然后把他绑在车上，用烧红的钳从他身上撕下肉两次。再将他带到城门外，再同样地撕他的身体 5 次，最后把他烧成灰。”⁹

萨特勒犯了什么可怕的罪行要承担这种残忍的处罚呢？他只是向人传讲神国的基督信仰。给他的 9 条罪状里有 2 条是反对起誓和提倡退让。我想他们也会同样回用烧红的钳撕耶稣，再把他烧死。因为，耶稣也教导退让，反对起誓。

对再洗礼派的迫害更甚于以往罗马对基督徒的迫害，更彻底和无情。然而即使如此，改革派和天主教也无法完全消灭这一新的神国运动。至今他们仍在我们中间。当然他们中有跌倒的，在那些所谓的“基督徒”的残酷迫害下他们停止了见证主的工作。

其他神国基督徒

再洗礼派运动是基督教历史上最重要的运动之一。它不仅在 16 世纪恢复了神国的福音，而且他们的后继者将它延续了近 5 百年。

再洗礼派当然不是过去 5 百年里仅有的神国基督徒。尽管改革派教会一般称神国基督教为“修行基督教”，但改革派教会中也有神国基督徒的身影，在罗马天主教会也是如此。只是在那些教会很难实践神国的教导。事实上，从没有一个持续的神国运动是从一个接纳改革派神学的教会兴起的。

贵格会

尽管再洗礼派传到英国，但从未扎根。在 1647 年，一个土生土长的神国运动在英国兴起。与大多神国运动一样，这一运动是由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纺织工的儿子兴起的，他叫乔治福克斯 George Fox。他通过自己阅读圣经，没有任何神学训练，看到了神国福音。

福克斯充满激情地在英国传扬神国基督教。有时他竟大胆地打断政府教会的讲道，自己出来对大众讲道。有一次这样做时，教会里一些愤怒的会众对他动刑。被吊以后，他们又打他，直到他失去知觉。后来他站起来，对暴徒大声说：“如果你愿意，再来打我吧。这里是我的头，我的手，我的脸。”众人都束手无策地散了。¹⁰

乔治福克斯通过讲道培养了很多信徒，他们自称朋友会，世人称他们贵格会，这个名字被后人流传。从英国，后来又带到美国，贵格会到处传讲神国。尽管教会当权者鞭打他们，把他们投

入监牢，他们从未退让。在新大陆美国，清教徒 Puritans 禁止任何贵格会在马萨诸塞州落脚，否则处以死刑。但贵格会继续在马萨诸塞州传道，清教徒绞死其中许多人。

贵格会与再洗礼派及韦尔多派不同，他们强调从圣经教导中见证圣灵。因为他们相信这是圣灵的新时代，他们错误地教导洗礼和圣餐已没有必要。11 后来的几个世纪，他们强调灵的启示使他们越来越脱离圣经，变成社会活动分子。今天，贵格会成为极端自由派，强调社会活动。只有少数贵格会仍坚持圣经的神国福音。

弟兄会

当贵格会在英国蓬勃发展的时候，在德国和北欧虔信派中兴起新的属灵运动。因为渴望真正的属灵生活，政府教会的基督徒开始聚集成小团体，研究圣经和祈祷，像贵格会一样，虔信派强调圣灵的内在工作，他们也把洗礼和圣餐当作是基督徒生活中次要的。不幸的是，虔信派没有教导要刻意遵行耶稣的神国教训。

在 18 世纪初德国普法尔茨地区，一个名为亚历山大麦克 Alexander Mack 的年轻基督徒被虔信派运动提醒，那时，大多虔信派还留在政府教会（改革的或天主教的路德会），他们在不冲突教会活动的同时一起聚会祷告。麦克和他的属灵同伴看到有必要与政府教会脱离，回到真正基督信仰，他们通过读经，清楚看到了神国福音。他们反对起誓、战争、积累财宝，反对使用法律保护自己，以及其他与基督的教训相违背的事。

他们自称弟兄会，后人称这些神国基督徒为德国浸信会。他们积极地在他们所在地传讲神国福音。迫害使他们四处躲藏。最后他们来到美国宾夕法尼亚的德国镇。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中，他这样描述他们：

“我发现那些浸信会行为谨慎。他们到我们这里不久我就认识了他们中的一个创始人迈克尔福利 Michael Welfare，他向我抱怨说，他们被其他信仰的人当作陌生人，被恶毒诬蔑，并被判处很重的刑罚。我告诉他，历来对异端都是如此，要停止这样的迫害，你们应该发表你们的信仰和规范。他说他们也这样想过，但没有同意，原因是：

他说：‘当我们开始组成团体时，神让我们看到，我们曾当作真理的，结果是错误；而我们曾当作错误的，却是真理。神让我们一点一点认识他的真理，我们的行为规范得到纠正改进，现在我们仍在这个过程中，还没有在神学或灵里达到完美。我们担心一旦我们将我们的信仰发表出来，我们会被其捆住，不思改进。我们的后代会把我们所得着的当作真理，不愿放弃。’
这个教派的谦卑在历史上可能很少有，每个派别都以为他们得到了全部真理。”¹³

事实上，浸信会的这种神学上寻索的态度是新神国运动的普遍特点。在他们发现神国真理后，他们像得到至宝一样欢喜，不再顾虑那些神学的教条。

使徒基督教会

在十八世纪的瑞士，再洗礼派几乎消失了以后，Samuel Froehlich，一个年轻的神学生，组织了基督徒聚会，一字一句查考神的话。毫不奇怪，这使他看到神国福音的本质：忍耐退让，单纯神学，认识顺从对得救的意义，反对起誓，反对物质主义。像其他神国基督徒一样，Froehlich 和他的弟兄积极见证主，他们的影响很快遍及欧洲，直到今天。他们在英国的，被称为 Nazarenes，在美国的，被称为使徒基督教会 Apostolic Christian Church。

神国的支流

大多数人如果不受事先灌输的知识的影响下读圣经，一般都能看到神国的福音。因此，并不奇怪，在新的家庭教会或小聚会处常常可以找到神国福音的教导。事实上，一些现存的为人熟悉的传统教会也开始提倡退让不抗争和更多地传讲神国福音。比如基督教会 the Church of Christ、基督教会 the Christian Church、摩拉维亚教会 Moravians，一些威斯里圣会 Wesleyan holiness 和五旬节教会 Pentecostal churches。然而，随其发展，他们建立了神学院，有了地位，通常又失去了大部分神国的教导。

在我们结束讨论神国运动历史之前，我想清楚地表明，这些神国群体的神学理念并不完全一致。但他们都坚持使徒的教训和神国的福音，遵行基督耶稣对我们生活行为的教导，这是对耶稣最重要的。

第三十四章 该我们了

我前面已经说过，我不是在这本书里分享我个人的神学，我说的是历史性的基督教信仰，是教会初期的几百年所教导的信仰，它们可以很容易地从君士坦丁时代以前的基督徒的著作中找到证明。

崇拜玛丽亚的福音派

谁如果要从这本书里得到最要紧的，我希望你记住，基督教的本质不是神学，也不是机械，而是关系。这并不意味着神学理论没有必要，神学理论是重要的。然而，当我们进入神国，我们进入了一个与我们的国王持续的关系。

当然，今天大多数教会都承认，作为基督徒，我们已经与耶稣有了关系。但他们所描述的关系不是耶稣所谈的关系。现代流行神学所讲的关系通常是与假耶稣的假的关系。

罗马天主教会一个大罪是它敬拜玛丽亚。玛丽亚在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极受欢迎，因为玛丽亚从来也不生气，她从来没有惩罚罪，她没有给诫命。她的恩典遮盖每个罪孽。她所要的回报是大众归向她。虔诚的天主教徒想象他们与这个想象的玛丽亚有持续的关系。

尽管相信圣经的基督徒反对天主教敬拜玛丽亚，但实际上他们也在敬拜玛丽亚。真的吗？的确是。只是他们叫她耶稣，而不是玛丽亚。流行的耶稣轻松相信主义只是天主教玛丽亚的一个温和版本，就是耶稣从来没有生气，他从来不惩罚罪恶，他没有诫命，他只有恩典，他只要我们赞美和敬拜。和这个假耶稣的关系与天主教想象的与玛丽亚的关系差不多。

神要试验我们

一个天国神学的重要部分是要知道神将检验我们。我们的信心将受到考验，看我们是否真正爱真正的耶稣。所以雅各告诉我们：“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雅各书 1：2-3）保罗写道：“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察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帖撒罗尼迦前书 2：4）。

这不是同神国一起而来的新事物。上帝一直是用这种方式。例如，上帝给了以色列人许多诫命作为试验。他告诉他们不要把吗哪留过夜（除安息日前），但一些以色列人仍试图这样做。神告诉他们安息日前存吗哪，但一些以色列人不听。（出埃及记 16：19-30）神告诉以色列人把一切耶利哥的东西毁坏，但他们中的亚干为自己保存一些黄金。

注意假诫命

上帝试验我们的基本方法是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指示，但允许人违背它。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列王记所描述的，神打发犹大的先知找耶罗波安。先知冒着生命危险传达神的信息给耶罗波安，神甚至通过先知行了神迹。

国王耶罗波安认识到这是个真先知，他邀请先知到自己的宫殿休息，然后再返回。但先知回答：“你就是把你的宫一半给我，我也不同你进去，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華的话嘱咐我，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列王记上 13：7-9）至此，从犹大来的先知通过了所有神的考验。

但犹大的先知正在回家路上，另一住在伯特利的神的先知追上犹大的先知，并告诉他：“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有天使奉耶和華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叫他吃饭喝水。这都是老先知诓哄他。”（列王记上 13：18）这又是一个新的试验。好象神改变了他的指示。于是犹大的先知吃住在伯特利先知那里。结果呢？在他会犹大的路上，狮子袭击杀害了他。

这是悲剧，但印证了几百年后保罗所说的：“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加拉太书 1：8）。如果给我们一个清楚的命令，他不会再给我们一个相反的命令。这将使他的仆人无法决定相反的命令是否真正来自神。

自从摩西以来，上帝只有改变过一次有关未来神国的诫命。但在那个特别的情况，上帝不是简单地派一个人送信，或一个天使宣布改变。他是派了他自己的儿子，为所有怀疑者行了足够多的神迹。

耶稣的降世是神对人旨意的最后阶段。没有天使或人有能力改变耶稣所教训的。天父也绝不会与他儿子所做的相违背。所以，除非是耶稣亲自来告诉我们有什么改变，他的命令一直坚立。正如我以前引用过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希伯来书 13: 8）。

违背神的诫命可以一直追溯到伊甸园。上帝清楚告诉亚当：“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世记 2: 16-17）。但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创世记 3: 3-4）。

因此，上帝说一件事，蛇却说另一件事。我们大多数人会说：“这么简单的测试！”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们第一个父母失败了。夏娃相信了蛇，亚当跟着相信了，没有指出妻子的错误。我们基督徒有何不同吗？我们阅读了耶稣清楚明确的诫命，但当解释圣经的人违背耶稣时，我们却选择相信人，而不是耶稣。

在这本书，我已经讨论了很多基督教的历史。但如果我们不从中吸取教训，所有的世界历史对我们不会有一点好处。数以百万计的基督徒鞭挞罗马天主教会的错误，然而，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却与天主教犯同样的错误。像天主教一样，他们也接受君士坦丁混合神国，他们通过混合神国的有色眼镜看世界。

欣慰的是，历来有真正神国的基督徒拒绝混合神国，不受它的教条摆布。他们已经通过了考验。现在接力棒到我们这里，如果所有其他基督徒忽视或错解耶稣的教训，这绝不能成为你和我不服从的借口。如果主已经直接用圣经向我们说明了，别人的说法不应动摇我们。正如已故的传道人伦纳德 Leonard Ravenhill 说的：“耶稣要么是绝对的，要么是无用的。”没有中间地带。

我知道这本书也许使你觉得不舒服，甚至可能冒犯了你。你的自然反应可能会走出去，寻找另一本与此相反说法的有关神国福音的书。这并不难，事实上，可能在书店里这本书的旁边就是。

但你不要这样，我鼓励你自己查考耶稣的教训。我不是指某些被公认的耶稣教训，我的意思是整个他的教训。我有没有误导他的教训？如果有，你当然应该听他的，不是听我的。但如果我没有误导，我求你不要丢掉这本书，忘记耶稣所说的。您可能会没有接受真正的神国福音而进入王的婚宴，但你不会呆在那里，除非你有他的福音。

另一方面，也许这本书在你的心里有一个共鸣。也许你也为这个神国很激动。神的国对你是否像贵重的珠子一样宝贵？神的国有没有让你放下所有去得到他？那么，让我们和那些现代神国基督徒联合起来努力翻转这个世界。

参考

Primary Sources

Barry, Colman J., ed. *Readings in Church History*. Westminster, Maryland: Christian Classics, Inc., 1985.

Calvin, John. *Treatises Against the Anabaptists and Against the Libertines*. Translated by Benjamin Wirt Farley.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82.

Calvin, John.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2 vols. Translated by Henry Beveridge.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83.

Eusebiu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Translated by Paul L. Maier. Grand Rapids: Kregel Publications, 1999.

Franklin, Benjamin. *The Autobiography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USA Inc., 1783.

Gee, Henry, and Hardy, John William, eds.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English Church History.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td., 1910.

Krey, August C., ed. *The First Crusade: The Accounts of Eyewitnesses and Participants*. Princeton: 1921.

Leith, John H., ed. *Creeds of the Churches*. Atlanta, Georgia: John Knox Press, 1973.

Luther, Martin. *The Bondage of the Will*. Translated by Henry Cole.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76.

Luther, Martin. *Works of Martin Luther The Philadelphia Edition*. 6 vols. Translated by C. M. Jacobs.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82.

Marcellinus, Ammianu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Translated by Walter Hamilto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6.

Randi, James. *The Faith Healers*. Buffalo: Prometheus Books, 1989.

Roberts, Alexander and Donaldson, James, eds. *The Ante-Nicene Fathers*. 10 vols.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85.

Schaff, Philip, ed. *The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First Series*. 10 vols.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83.

Schaff, Philip and Wace, Henry, eds. *The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Second Series*. 10 vols.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82.

Simons, Menno. *The Complete Writings of Menno Simons*. Translated by J. C. Wenger. Scottdale, Pennsylvania: Herald Press. 1956.

Secondary Sources

Bainton, Roland H. *Christian Attitudes Toward War and Peace*.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60.

Bainton, Roland H. *The Reformation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Boston: Beacon Press, 1952.

Cairns, Earle E. *Christianity Through the Centuries*. Grand Rapid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54.

Chadwick, Henry. *The Early Church*.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67.

Chamberlin, E. R. *The Bad Popes*. New York: Dorset Press, 1969.

Christie-Murray, David. *A History of Heres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Dickens, A. G.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52.

Dowley, Tim, ed. *Eerdmans' Handbook to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77.

Driver, John. *How Christians Made Peace with War*. Scottdale, Pennsylvania: Herald Press, 1988.

Edwards, David. *Christian England*. Vol. 2.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83.

Eller, Vernard. *Christian Anarchy*.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87.

Ellul, Jacques. *The Subversion of Christianity*. Translated by Geoffrey W. Bromiley.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Erbst" sser, Martin. *Heretics in the Middle Ages*. Leipzig: Druckerei Fortschritt Erfurt, 1984.

Estep, William. *The Anabaptist Story*.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6.

- Gibbon, Edward.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52.
- Gonzalez, Justo. *Faith & Wealth*.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1990.
- Gonzalez, Justo. *A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 3 vols.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70.
- Grimm, Harold J. *The Reformation Era 1500-1650*.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5.
- Hershberger, Guy F. *The Recovery of the Anabaptist Vision*. Scottdale, Pennsylvania: Herald Press, 1957.
- Kraybill, Donald B. *The Upside-Down Kingdom*. Scottdale, Pennsylvania: Herald Press, 1978.
- Lucas, Henry S. *The Renaissance and the Reforma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0.
- Schaff, Philip.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8 vols.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10.
- Shannon, Albert. *The Medieval Inquisition*. Collegeville, Minnesota: The Liturgical Press, 1984.
- Strype, J. *Ecclesiastical Memorials*. London: 1822.
- Thomson, John A. F. *The Later Lollards 1414-1520*.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Hoehner, H. W. "Maccabees."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 Ed. Geoffrey W. Bromiley. Vol. 3. Grand Rapids: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86.
- Tolstoy, Leo. *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You*. Lincoln, Nebraska: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894.
- Tourn, Giorgio, et al. *You Are My Witnesses*. Torino, Italy: Claudiana Editrice, 1989.
- Verduin, Leonard. *The Anatomy of a Hybrid*. Sarasota, Florida: Christian Hymnary Publishers, 1976.
- Verduin, Leonard. *The Reformers and Their Stepchildren*. Sarasota, Florida: Christian Hymnary Publishers, 1964.
- Willoughby, William C. *Counting the Cost*. Elgin, Illinois: The Brethren Press, 1979.

Notes

Chapter 1: Holy War?

1. Raymond d'Aguiliers in August C. Krey, *The First Crusade: The Accounts of Eyewitnesses and Participants* (Princeton: 1921) 250-256.
2. J. Arthur McFall, "The Fall of Jerusalem," *Military History Magazine* (June, 1999) 1-6.
3. Krey 252.
4. Krey 253.

Chapter 3: A Different Kind of Kingdom

1. Tertullian, *Against Marcion*, Book IV, Ch. 26; ANF, Vol. III, 409.

Chapter 4: Have You Made the Kingdom Commitment?

1. From the Bureau of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 at www.immigration.gov/graphics/aboutus/history/teacher/oath.htm.
2. "Florida During World War II, <http://www.floridamemory.com/OnlineClassroom/FloridaWWII/history.cfm>.
3. Webster's New World College Dictionary, Third Editio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Inc., 1997) 765.
4. Edward More, "The Solid Rock."
5. Frank Koch, Proceedings, quoted by Stephen Covey in *The 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9) 33.

Chapter 5: Changing Our View of Mammon

1. Clement of Alexandria *Who Is the Rich Man Who Shall Be Saved?* 14; ANF, Vol. II, 595.
2. Infoplease: "Economic Statistics by Country, 2001," <http://www.infoplease.com/ipa/A0874911.html>.
3. Source: Bureau of Census, <http://factfinder.census.gov/servlet/BasicFactsServlet>.
4. Infoplease.
5. Infoplease.
6. Infoplease.
7. Infoplease.

Chapter 6: A New Standard of Honesty

1. Mike Hertenstein and Jon Trott, "Selling Satan: The Tragic History of Mike Warnke," *Cornerstone*, Vol. 21, Issue 98 (1992).
2. "The Cornerstone Series on Mike Warnke," http://www.cornerstonemag.com/features/iss098/warnke_index.htm.
3. "Cornerstone Series."
4. Bob & Gretchen Passantino and Jon Trott, "Satan's Sideshow: The True Lauren Stratford Story," <http://www.cornerstonemag.com/features/iss090/sideshow.htm>.
5. James Randi, *The Faith Healers* (Buffalo: Prometheus Books, 1989) 105, 106, 150.
6. Randi 146-153.

Chapter 7: The Kingdom Laws on Marriage and Divorce

1. Testimony of Israel Abrahams before the London Divorce Commission, November 21, 1910, quoted in "Divorce in the Old Testament," *International Bible Encyclopedia* (online) <http://www.studylight.org>.
2. "Divorce Facts," at <http://wheres-daddy.com>.
3. "Divorces: 1858-2000" at <http://www.statistics.gov.uk>.
4. Margaret F. Brinig, "These Boots Are Made for Walking: Why Most Divorce Filers Are Women," *American Law and Economics Review* 2-1 (2000) 126-129.
5. 1 Corinthians 7:10-15, King James Version, rendered into contemporary English by the author.
6. Source: Barna Research Group, quoted by B. A. Robinson in "U. S.

Divorce Rates for Various Faith Groups," March, 2002, at (http://www.religioustolerance.org/chr_dira.htm).

7. Barna Research Group.
8. Barna Research Group.
9. Source: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Quoted in "U.S. Divorce Statistics," Divorce Magazine.com, at <http://www.divorcemag.com/statistics/statsUS2.shtml>.
10.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11. Barna Research Group.
12. David Knox and Caroline Schacht,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A Brief Introduction, (Belmont, Californi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Quoted in "Asian-American Couples," at <http://www.uwo.edu>.
13. Source: Institute for Divorce Reform, quoted in Divorce Magazine.com
14. "Divorce Rates of All Countries, Compared to the U.S.," quoted at <http://www.divorcereform.org/nonus.html>.

Chapter 8: Love My Enemies?

1. Adin Ballou, quoted by Leo Tolstoy in 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You (Lincoln, Nebraska: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0.

Chapter 9: But What If ...?

1. From author's interview with the Weaver family and from "Mountain Man Arrested," The Sentinel (Carlisle, PA: May 25, 1988) 1, 2.
2. Arthur Kellermann, MD,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1998, as cited at <http://goodsforguns.org>.
3. Origen Against Celsus, Bk. II, Ch. 30; ANF, Vol. IV, 444.
4. Arnobius Against the Gentiles, Bk. I, Par. 6; ANF Vol. VI, 415.
5. Origen Against Celsus, Bk. VIII, Ch. 73; ANF, Vol. IV, 667, 668.
6. Ballou, "How Many Does It Take," available at <http://www.adinballou.org/HowMany.shtml>.

Chapter 10: But Don't the Scriptures Say?

1. W. E. Vine, Expository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Words (Grand Rapid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40) 188.
2. Tertullian On Idolatry, Ch. 19; ANF Vol. III, 73.

Chapter 12: Life Under Two Kingdoms

1. Tertullian On Idolatry Ch. 15; ANF Vol. III, 70.
2. "Survey: U. S. Pays Soldiers Less Than \$16K," at <http://www2.hrnext.com/Article.cfm/Nav/5.0>.

Chapter 13: Am I of This World?

1. Dave Moreland, "Dave Moreland's Bozo Criminal of the Day," at <http://www.kooi.com/bozo/jan99.htm>.

Chapter 14: Does This Make Us Peace and Justice Activists?

1. "Capital Punishment Statistics" at <http://www.ojusdoj.gov>.

2. Statistics furnished by the Alan Guttmacher Institute and reported at <http://www.nrlc.org/abortion/aboramt.html>.

Chapter 15: Has Anyone Done This in Real Life?

1. H. W. Hoehner, "Maccabees,"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 Vol. 3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196-199.
2. R. H. Smith, "Pella,"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

Chapter 16: But Is This Historic Christianity?

1. Hermas The Shepherd, Book III, Ch. 1; ANF, Vol. II, 31.
2. Tatian To The Greeks, Ch. 11; ANF; Vol. II, 69.
3. Clement of Alexandria The Instructor, Book III, Ch. 8; ANF, Vol. II, 281.
4. Tertullian, Apology, Ch. 38; ANF, Vol. III, 45, 46.
5. Tertullian De Corona, Ch. 13; ANF, Vol. II, 101.
6. Origen Against Celsus, Book VIII, Ch. 75; ANF, Vol. IV, 668.
7. Cyprian On Mortality, Ch. 26; ANF, Vol. V, 475.
8. Clement of Alexandria, as quoted in Sermon 55 of Maximus. ANF Vol. II, 581.
9. Tertullian Of Patience, Ch. 10; ANF, Vol. III, 713.
10. Tertullian Against Marcion, Ch. 39; ANF, Vol. III, 415.
11. Lactantius The Divine Institutes, Bk V, Ch. 21; ANF, Vol. VII, 158.
12. Lactantius Ch. 24; ANF, Vol. VII, 160.
13. Lactantius Ch. 18; ANF, Vol. VII, 184.
14. Athenagoras Plea for the Christians, Ch. 1; ANF, Vol. II, 129.
15. Hippolytus (Gregory Dix and Henry Chadwick, trans.) The Apostolic Tradition (Ridgefield, CT: Morehouse Publishing, 1992) 26.
16. Canon XII of Nicaea; Philip Schaff, ed. The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First Series. Vol. 10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83) 27.
17. "Epistle of Marcus Aurelius to the Senate," ANF, Vol. I, 187.
18. Origen Against Celsus, Bk. V, Ch. 37; ANF, Vol. IV, 560.
19. Lactantius, Bk. 6, Ch. 17; ANF, Vol. 7, 182, 183.

Chapter 18: How to Enter the Kingdom

1. Webster's New World College Dictionary, Third Editio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Inc., 1997) 1138.
2. John H. Leith, ed., Creeds of the Churches (Atlanta: John Knox Press, 1973) 24, 25.

Chapter 21: What Happened to the Kingdom Gospel?

1. Eusebiu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Bk. VIII, Ch. 17.
2. Eusebiu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Bk. X, Ch. 5.
3. Eusebius, The Life of Constantine, Bk. I, Chs. 41 & 42. Philip Schaff and Henry Wace, eds., The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Second Series, 10 vols.,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82, vol. 1, 494.

4. Eusebius, Constantine, Bk. II, Chaps. 44 - 46.
5. Lactantius, Bk. V, Ch. 24; ANF, Vol. VII, 160.

Chapter 22: The Kingdom of Theology

1. Please see my earlier work, A Dictionary of Early Christian Beliefs, where I document this at length under the heading, "Christ, Divinity Of."
2. Socrate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Bk. I, Ch. 9. The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Second Series, Vol. II, 14.
3.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52) 386.
4. "The Decree of the Holy, Great, Ecumenical Synod, the Second of Nicaea," Philip Schaff, and Henry Wace, eds., The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Second Series, 10 vols.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82) vol. XIV, 550, 551.
5. Hilary of Poitiers, quoted by Gibbon, 397.
6. Ammianus Marcellinu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6) 239.
7. Colman J. Barry, ed., Readings in Church History (Westminster, Maryland: Christian Classics, Inc., 1985) 522.

Chapter 23: Was God Changing the Rules?

1. Eusebiu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translated by Paul L. Maier (Grand Rapids: Kregel Publications, 1999) 231.

Chapter 24: How Christ's Teachings Disappeared

1. Leonard Verduin uses this term in his well-known work, The Anatomy of a Hybrid, to refer to the church-state hybrid.
2. Eusebius, The Life of Constantine, Bk. I, Ch. 44. Schaff, 494.

Chapter 25: The Golden Age That Never Happened

1. Philip Schaff,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8 vols.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10) vol. III, 33-35.
2. Schaff 107-125.
3. Gibbon 252.
4. Gibbon 380.
5. Eusebius, Constantine, Bk. II, Ch. 3; Schaff, 500.
6. Eusebius, Constantine, Chaps. 7-9.
7. Eusebius, Constantine, Chaps. 24-29.
8. Gibbon 258.
9. Gibbon 380.
10. Gibbon 382.
11. Gibbon 470-472.
12. Gibbon 476.
13. Gibbon 477.
14. Gibbon 478.
15. Gibbon 478.
16. Gibbon 509.
17. Lynn H. Nelso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http://www.ku.edu/kansas/medieval/108/lectures>.

18. Gibbon 562-619. Also see Vincent Bridges, "Arthur and the Fall of Rome," <http://www.sangraal.com/library/arthur1.htm>.

Chapter 26: Augustine Apologist for the Hybrid

1. Augustine, Reply to Faustus the Manichaeon, bk. 22, ch.74. Philip Schaff and Henry Wace, eds., *The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First Series*, vol. 4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82) 301.
2. Augustine, ch.75; Schaff, *Fathers*, vol. 4, 301.
3. Augustine, ch.79; Schaff, *Fathers*, vol. 4, 304.
4. Augustine, *The Correction of the Donatists*, ch.7, par. 23; Schaff, *Fathers*, vol. 4, 642.
5. Roland H. Bainton, *Christian Attitudes Toward War and Peace*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60) 33-43.
6. Bainton, 96-98. Augustine, Faustus, ch.75; Schaff, *Fathers*, vol. 4, 301.
7. Augustine, Faustus, ch. 75; Schaff, *Fathers*, vol. 4, 301.
8. Leo Tolstoy, *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You* (Lincoln, Nebraska: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894) 306.
9. Tolstoy.
10. Article 92(1)(c) Uniform Code of Military Justice.
11. Augustine, *On the Predestination of the Saints*, chaps. 16-19. Schaff, *Fathers*, Vol. V, 506-508.

Chapter 27: Forgery in the Name of Christ!

1. Colman J. Barry, ed., *Readings in Church History*, 235-237.
2. E. R. Chamberlin, *The Bad Popes* (New York: Dorset Press, 1969) 43.
3. Chamberlin 60.
4. Barry 522.
5. Barry 521, 522.

Chapter 28: The Underground Kingdom

1. Tim Dowley, ed., *Eerdmans' Handbook to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77) 202, 203.
2. Martin Erbst" sser, *Heretics in the Middle Ages* (Leipzig: Druckerei Fortschritt Erfurt, 1984) 80, 81.
3. Erbst" sser 83.
4. Erbst" sser 85.

Chapter 29: The Waldensians

1. Giorgio Tourn, et al, *You Are My Witnesses* (Torino, Italy: Claudiana Editrice, 1989) 14.
2. Tourn 15.
3. Tourn 16.
4. Tourn 20.
5. Tourn 17

6. Tourn 18.
7. Tourn 19.
8. Tourn 19.
9. Tourn 20.
10. Tourn 36.
11. Tourn 37.
12. Erbst" sser 202.
13. Tourn 54.
14. Tourn, 51.
15. Judith Collins, "Heritage of the Waldensians: A Sketch," at <http://www.wrs.edu/journals/jour896/waldensians.html>.
16. J. A. Wylie, *The History of Protestantism, 1878*, Vol. II, page 485, quoted in Collins.

Chapter 30: The Alternate Stream

1. Henry Gee and John William Hardy, eds, "Wycliffe Propositions Condemned at London,"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English Church History*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td., 1910) 108, 109.
2. "Council of Constance," Session 15 - 6 July 1415, at <http://www.dailycatholic.org/history/16ecume3.htm>.
3. Gee and Hardy 110.
4. Gee and Hardy 109, Conclusion 10.
5. Gee and Hardy Conclusion 16.
8. Gee and Hardy 128-131.
9. John A. F. Thomson, *The Later Lollards 1414-1520*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247.
10. Henry Gee and John William Hardy, eds, "The Lollard Conclusions,"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English Church History*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td., 1910) 128, Conclusion 6.
11. Gee and Hardy 131, Conclusion 10.
12. Thomson 244-21.
13. J. Strype, *Ecclesiastical Memorials, Part II* (London, 1822) 54, 55.

Chapter 31: The Waldensians Meet the Reformers

1. Henry S. Lucas, *The Renaissance and the Reforma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0) 519.
2. Lucas 520.
3. Harold J. Grimm, *The Reformation Era 1500-1650*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5) 188.
4. Lucas 526.
5. Grimm, 321-324.
6. Tourn 66.
7. Tourn 66, 67.
8. Tourn 66, 67.
9. Tourn 66-69.
10. Tourn 72.
11. Tourn 72.
12. Tourn 69.

Chapter 32: The New Zion in Geneva

1. Grimm 338.
2. Grimm 325.
3. Grimm 342.
4. Rahull Nand, "John Calvin: Not So Tyrannical" at <http://oprfs.org/division/history/interpretations/2000interp/.doc>.
5. "The Murder of Michael Servetus" at <http://www.bcbsr.com/topics/servetus.html>.
6. John F. Fulton, Michael Servetus Humanist and Martyr (Herbert Reichner, 1953) 35.
7. Philip Schaff,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vol. VIII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10) 768.
8. Walter Nigg, The Heretics (Alfred A. Knopf, Inc., 1962) 328.
9. "The Murder of Michael Servetus."
10. John Calvin, "On the Magistrate" in Treatises against the Anabaptists and against the Libertines (Grand Rapids: Baker Bk. House, 1982) 77, 78.
11. "Second Helvetic Confession," Ch. XXX, reproduced in John H. Leith, ed., Creeds of the Churches (Atlanta: John Knox Press, 1973) 190, 191.
12. Calvin 77.

Chapter 33: The Kingdom Banner Arises Anew

1. Sammlung Simler, quoted in "A History of the Baptists," http://www.pbministries.org/History/John%20T.%20Christian/voll/history_10.htm.
2. Simler.
3. Menno Simons, The Complete Writings of Menno Simons. Trans. J. C. Wenger: Reply to False Accusations (Scottsdale: Herald Press, 1956) 96.
4. Menno Simons, as quoted by John D. Roth, "The Mennonites' Dirty Little Secret,"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7, 1996, 44.
5. Hans Denk, quoted in "What Is Anabaptism?," <http://www.anabaptistnetwork.com/WhatIsAnabaptism.htm>.
6. Simons 93.
7. Simons 94.
8. Roland Bainton, The Reformation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Boston: Beacon Press, 1952) 101.
9. Thieleman J. van Braght, Martyrs Mirror (Scottsdale, Pa: Herald Press, 1950) 418.
10. Norman Penney, ed., The Journal of George Fox (London: J.M. Dent & Sons, 1924) <http://www.geocities.com/quakerpages/fox17.htm>.
11. David Edwards, Christian England. Vol. 2.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83) 341.
12. William C. Willoughby, Counting the Cost (Elgin, Illinois: The Brethren Press, 1979) 45, 46.
13. Benjamin Franklin, The Autobiography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USA Inc., 1783) 129.

Free Catalog

When Christians discover the historic faith, they soon realize that today we live in a topsy-turvy spiritual world. A world where truth is called error and where error is called truth. A world where the commandments of Jesus are often ignored, but the commandments and traditions of men are treated as though they were sacred.

If you would like to learn more about kingdom Christianity and the historic Christian faith, please contact Scroll Publishing to receive our free catalog. It features books, cassettes, and audio CDs on:

- # Kingdom discipleship
- # Cultivating an obedient love relationship with Christ
- # What Christians believed before the time of Constantine
- # The history of kingdom Christians, such as the Waldensians
- # Writings of the pre-Constantinian Christians

Scroll Publishing Co.
www.scrollpublishing.com

P. O. Box 4714
Tyler, TX 75712
(903) 597-8023

Fax (903) 597-4176